咸宁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史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咸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编

咸宁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史

编印单位：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咸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发送对象：咸宁市直机关单位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刷：18.5 印张
印　　数：1200 册
印刷单位：咸宁市印彩图文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日期：2023 年 12 月
准印证号：（鄂）4212-2023014/图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咸宁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史》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子鹏　王良永

副 主 任：镇卫军　贺荣华

委　　员：周子逸　王　帮　镇方敏　张明智

谭盈门　杨　帆　陈会初　杨海滨

责任编辑：朱鹏飞　吴见知　江　芹　谢宝成

吴义民　吴区玲　盛　坚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编 辑 说 明

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根据市委领导安排，我们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各县市区史志研究中心启动《咸宁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史》编纂工作，对咸宁籍、在咸宁工作退休的抗美援朝老兵进行专访，并收集部分抗美援朝老兵前期接受的采访、撰写的自传、回忆文章，于2023年10月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之际形成书稿。

本内容全部为抗美援朝老兵亲历者口述、忆撰史料，从战争亲历者角度，以第一视角真实展示了最可爱的人民志愿军“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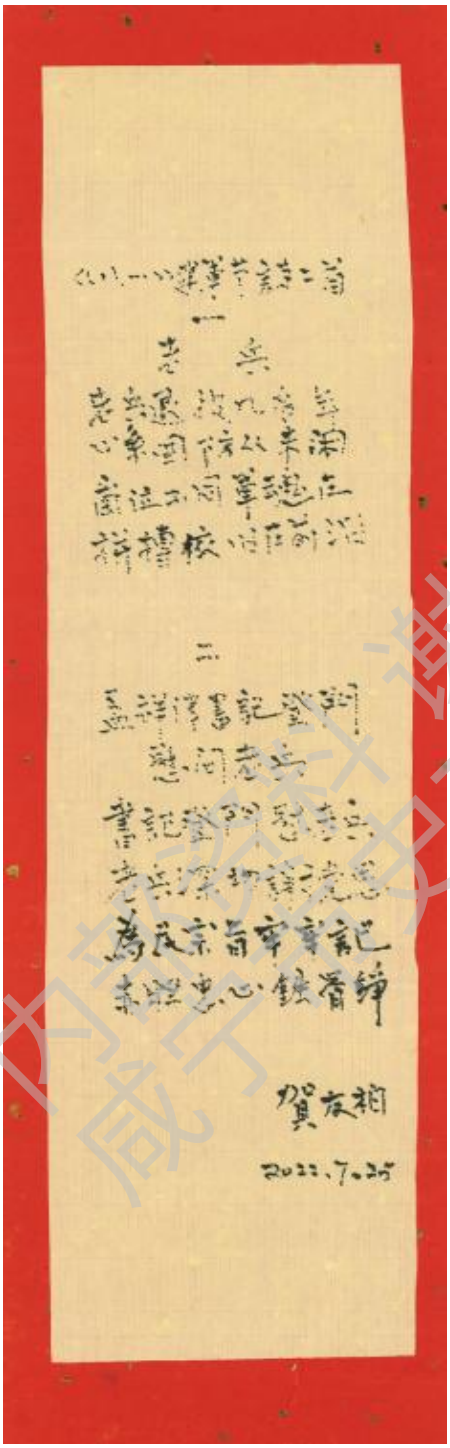
在采编过程中，我们尽最大努力还原口述者表述原意，并在能力范围内对内容进行甄别。由于能力有限，加之年代久远，部分老兵记忆出现混淆、表达不清晰，不能排除其中有失误甚至谬误之处。如读者发现其中有不当之处，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在再版时修订充实。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2023年12月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2022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咸宁市委书记孟祥伟专程看望慰问了抗美援朝老军人贺友柏，与他亲切交谈，送去节日问候。贺友柏老人被孟书记的登门看望和组织深切关怀所感动，现场有感而发，即兴写下庆祝“八一”建军节诗两首——《老兵》《孟祥伟书记登门慰问老兵》，并将手稿原件送给孟书记。

当天上午，咸宁市委办公室按孟书记指示，将手稿原件转交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在拿到手稿那一刻，我们就被贺友柏老军人那赤胆忠心深深感动。手里拿的虽然是一张轻轻的薄纸，却感受到这是一件弥足珍贵的无价之宝，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也即时体会到孟书记将手稿交给史志部门的目的和用意——抢救历史记忆刻不容缓。为此，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迅即召开专题会，讨论如何抢救抗美援朝这段历史记忆。决定联合咸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专班，制定方案，并以贺友柏老人专访为起点，开启《咸宁市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史》专题研究。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目　录

咸安区

镇万明：如果我年轻，还要去当兵 …… 001
陶德胜：上甘岭，不只是一个地名 …… 007
张金土：上甘岭上到处是英雄 …… 012
张国枢：难忘抗美援朝那段岁月 …… 017
甘超凡：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 …… 023
贺友柏：任务重于生命 …… 029
王树坤：保家卫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 038
樊后华：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祖国给我的荣誉 …… 041
樊孝珍：新旧社会两重天 …… 046
郭扬振：我很庆幸我选对了路线 …… 050
涂光华：难忘岁月，刻骨铭心 …… 055
王泰熙：运输兵，也能建功立业 …… 059
李　侯：永恒的记忆，徇丽的人生 …… 064

嘉鱼县

张达启：坚定信念跟党走 …… 068
段家河：抗美援朝磨练了我的意志 …… 071
杜耀焕：我曾炮轰侵略者 …… 07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赤壁市

曾令华：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 078
龚廷远：开火的时候，把敌人山头都打垮了 …… 083
何芳进：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 087
纪汉滨：朝鲜大娘一针一线把我棉袄补好了 …… 090
刘明贵：炮弹在空中过，你不要管、不要怕 …… 095
汪庆康：活着的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 098
余兴城：当时我家里什么人都没有 …… 100
孙国元：战后我给他们收尸，十几天都不能吃饭 …… 102
邢远来：沿途当地老百姓都逃命去了 …… 104
张向温：全连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 107
潘世金：飞机和炮弹把尸体炸得一块一块的 …… 109
周本繁：打在心脏那就活不了 …… 114
龙泽炳：我家两代人都直接上过前线 …… 117
葛满珠：送来的伤员，有的被炸伤头，有的被炸瞎眼睛，有的被炸断腿 …… 121
董怀道：为什么要去当兵呢，就是国民党时期太苦了 …… 126
龚益华：过了鸭绿江时就打算死在那里的 …… 130
童龙生：打赢了就好，打死就算了 …… 132
邓浚源：与战时相比，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 …… 134
白玉珍：我那时是最小的，只有 13 岁 …… 140

通城县

赵　壁：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战士 …… 144
付生兵：听到能当兵，我很高兴 …… 153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胡汉雄：他们是搞侵略，理就亏了 …… 156
黎逢阶：不能死在这个洞里 …… 159
李五香：我的遗书很短 …… 165
刘尚贝：一定不能给“万岁军”抹黑 …… 170
吴化龙：上了战场，就不怕死 …… 174
徐龙保：这样的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 …… 179

崇阳县

胡大国：我参加了云山首战和二次战役 …… 184
王锡勤：我入朝参加了三次战役 …… 188
王友生：只记得志愿军军歌了 …… 192
吴炳堂：上甘岭的战斗实在太惨烈了 …… 194
肖怡斗：我是“上甘岭”归来的老兵 …… 200
陈洪光：我参加了上甘岭后期的战斗 …… 205
柳为瑞：艰险的战斗历程 …… 208
罗明贵：我入朝四年，打了三年仗 …… 217
饶炎芳：我是抗美援朝战斗中的重机枪手 …… 222
庞桃贝：我的抗美援朝经历 …… 226
吴天容：部队训练纪律非常严格 …… 230
卢海贝：在朝鲜获立功奖章的缘由 …… 232

通山县

陈世喜：艰苦卓绝筑巢人 …… 234
袁知祯：彭德怀司令员的警卫兵 …… 242
徐怀敬：冲锋陷阵的机枪手 …… 248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邓永利：冲锋陷阵炸碉堡 …… 253
阮长凤：灵活机智的哨兵 …… 257
金学明：南北转战通信兵 …… 261
张文智：在炮火前线的战士 …… 265
晏忠强：抗敌致残终不悔 …… 270
李相谷：血战在三八线上 …… 275
王贤佐：从入朝参战到凯旋 …… 280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咸安区

镇万明：如果我年轻，还要去当兵

镇万明，男，1927 年 1 月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长岭村镇德章（十一组）人，中共党员。1948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清剿白崇禧、两广战役、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二等英雄模范”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2 次、二等功 2 次，集体二等功 1 次，5 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53 年，跟随部队从朝鲜回国。1956 年 1 月从咸宁 195 医院复员，被安排在官塘驿林业站，任站长。1962 年，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和体弱多病的妻子，辞职回乡务农。

在战场上，牺牲是常有的事，刚才还是活着的，敌人一个炮弹下来，或是从暗堡里飞出一颗子弹，你可能就死了。

1927 年 1 月，我出生在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长岭村 11 组。那时，家里田地很少，一家生活非常困难。1947 年冬，国民党抓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被强行拉去当兵，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没有半点办法。

1948 年底，我随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 27 旅 81 团 2 营 5 连，并参加了淮海战役。当时，经常一天要经历大小战斗多次，为了争取战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情史志研究中心

机，有时一天要行军上百里，途中又累又饿，但极少有人掉队。

淮海战役胜利后，部队南下挺进大别山，在安徽省旺江县整训，之后又横渡长江千里追击。随部队先后参加了大别山行军、渡江作战、千里追击、两广战役。当时，虽是一名新兵，但没有一点恐惧，眼中只有火，只有炮，只有向前冲。那段日子，每天都在路上，每天都在跋山涉水。那段与战友并肩作战的经历，至今还历历在目，回荡在脑海。

记得，在一次在战斗间隙，班长悄悄拉着我，轻声问我想不想入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想!”。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四班班长王志忠和机枪班班长古九庭。当时，入党是秘密的，连进培训场所都需经过层层哨岗，原本 3 个月预备期也被缩短了。两广战役前夜，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荣获“二等英雄模范”称号。

两广战役结束，我被编入贺龙领导的西南剿匪部队，担任班长。1950 年，我随部队到达贵州省纳雍县剿匪。当地的土匪狡猾、猖獗，他们白天伪装成农民在田地干活，晚上偷袭杀害革命人士。记得一次，一位通信员给在当地任乡长的部队指导员送信，惨遭土匪杀害，土匪换上通信员的衣服送去假信，造成一个班的战士伤亡。当我们闻讯前去进剿时，土匪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战士们对土匪恨之入骨，但解放军的军规是不能打、不能骂，我只能带领大家进村入户逐一摸查，宣传发动，耐心做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的信任，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情报。当时，群众对我们不是很信任，又害怕土匪报复，不敢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我们努力宣传剿匪政策，叫他们不要怕，解放军会保护他们，取得了很大成效。

记得有一个村庄在山里，只有三五户人家。我们上门做工作，希望他们告诉我们“哪家有人当过兵，哪家有枪”。进村后，我们并没有急于行动，而是主动帮他们干活、拉家常，慢慢地与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老百姓搞熟了。跟群众打成一片后，“谁当过兵，谁家有枪”，很快就都弄清楚了。随即，便组织收缴了土匪隐藏的10支步枪。但我不相信土匪只有步枪，后来便一个人进村，通过进一步走访，得知土匪的一个机枪手拜村里的一个老人为干爹，经常在他家落脚。我便悄悄找到那个老人，因为有纪律规定，对老百姓不能打不能骂，只能连吓带诱，套出了准确信息，在山后他家草屋的楼上，把那个土匪连人带机枪给抓住了。

在群众的帮助下，几股土匪被我们剿灭了。因出色完成剿匪任务，并缴获大批武器，我被记为一等功。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原准备退役的我主动报名参战，成为15军45师135团一名志愿军战士。因为能识几个字，连里安排我跟随老兵郑保松学通讯技术，他是从河北通讯兵团调到我们营的。郑保松，1938年入伍，1948年入党，脾气暴躁，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去战场送炸药，完成任务后返回时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我们营通讯连里另外一名战士在战场上接被炸断的电线，当时线不够用，为了保证通讯畅通，用自己的身体当电线牺牲了。

在战场上，牺牲是常有的事，刚才还是活着的，敌人一个炮弹下来，或是从暗堡里飞出一颗子弹，可能就死了。

我和革命烈士黄继光在同一个营，同为通信员。1952年10月19日夜，他们奉命天亮前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必须组织爆破组炸掉敌方火力点。第一、第二爆破组前赴后继，全部壮烈牺牲。第三爆破组冲上去，又被困在敌人阵地前，危急时刻，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掩护我军打开了冲击道路，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敌人两个营。

我是营里的步话员，背着步话机负责领导与战场上联络。步话机通讯受地形限制比较大，不能到处走动。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被堵在坑道里，外面被敌人封锁了。我们发明了用盐放在罐头盒里，放在地上当地线的方法，保证坑道整整一夜通讯始终畅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通，一刻未断。为上级领导能及时掌握战场的情况和指令能顺利到达各连、各营、各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战役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所在的通讯连荣获了集体二等功。

1953 年，我跟随部队从朝鲜回国，分配在咸宁 195 医院。1956 年，转业后安排到高桥林业站任站长，后又调任官塘驿林业站任站长。在官塘驿林业站任站长期间，大哥、二哥相继去世，家中再无一个男劳力。1962 年，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养育三个幼小的儿女，我辞掉站长职务回家务农。

近 10 年的部队磨炼，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回乡后，乡亲们一致推荐我当村里的会计，负责生产队的账目计算和粮食分发。现在年纪大了，独自一人住在半砖半土的老房里，周围的老屋相继闲置、垮塌，邻居也全部搬走。后来，部队首长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出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请当地人民政府根据优待军属条例及家庭实际情况，对我予以适当照顾。但收到后，我一直把它压在箱底，想起以前那些牺牲的战友连命都没了，我已经很幸运了，怎么再好意思向组织提要求。

我现在只想说，如果我年轻，还要去当兵！

采访拍摄：由周益民于 **2023** 年 **7** 月时间在横沟桥镇长岭村 **11** 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周益民。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剿匪荣立一等功证书

在西南剿匪荣立一等功的喜报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抗美援朝研究中心

参加渡江战役纪念章

参加淮海战役纪念章

荣立集体二等功证书

内部资料 谢绝参观 咸宁市史志研究会

陶德胜：上甘岭，不只是一个地名

陶德胜，男，1926 年 12 月出生，安徽亳州市（原博县）油河乡仁大庄人。1948 年参加革命，1951 年 3 月入伍、10 月入朝参战，1953 年 6 月入党，中国人民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5 团 3 连班长。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领全班战士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全班荣记一等功两次，陶德胜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转业后任原咸宁地区建筑公司工会主席，1987 年离休。

经历了一场场战斗，上甘岭，在我的心中不再只是一个地名，高地上发生的那些英勇的故事让我时刻回想起战火纷飞的岁月。

1926 年 12 月，我出生于安徽省博县（现亳州市）油河区仁大庄一个贫农家庭，是家里的老大，手下有一个弟弟、五个妹妹。在旧社会，家里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让我从小就生出了要推翻三座大山、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

1948 年 10 月，我以满腔的热血参加了革命，在淮海战役中担任担架队队长，与任运山、任运龙等人一起抢救伤员。淮海战役胜利后，根据部队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和安排，我回到家乡负责基干民兵工作，担任基干民兵队队长，积极配合区、乡政府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运动。

1950 年 10 月，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抗美援朝。1951 年 3 月，我报名参军，入朝作战，任中国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院

人民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5 团 3 连 3 班班长，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是朝鲜中部主峰五圣山前沿的凸出部位，紧挨着三八线北侧，是我方最前沿阵地。

1952 年，美军计划在金化地区发动秋季攻势，妄图从中线发动进攻，取得战略突破，挽回其连续不断的败局。他们的战略意图早已在我军的预料之中，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军早在夏季就提前在上甘岭一带阵地中深挖洞、广积粮，修筑工事，做好了打大战的准备。15 军 45 师在七、八月份就进入了阵地坑道，以逸待劳，随时准备与来犯的美军决一死战。

10 月初，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开始向上甘岭我军阵地一带发动进攻。敌人每天都以上百架次的飞机、几百门重炮，疯狂地向我军驻守的 537.7 和 597.9 两高地倾泄上千吨炸弹、炮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山头给削平了近两米。

一天拂晓，接到上级命令，命我带领 3 班战士夺回被敌军占领的一个山头阵地。我立马带领战士们跃出坑道向山上冲去。当时，敌人有一个班的兵力刚占领这个阵地，见我们冲锋，立即用三挺机枪疯狂向我们扫射，不一会功夫，就有战士中弹倒下。见强攻难以奏效，只能智取。冷静分析后，我命令几名战士利用前边战壕作掩体，正面对敌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自己带领另几名战士从侧面迂回包抄。敌人没有防住这一招，一个班的敌人很快被我们班全歼。占着地理条件优势后，我们班又将正向我军另一个阵地进攻的一个连敌军击退，取得了初战胜利。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美军又上来约一个加强连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再次向我们阵地攻来。我指挥全班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备齐枪支弹药。此时，我们连的增援部队也赶了过来。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我们机枪、步枪、冲锋枪等武器一齐开火，美军再次被打退。当天，从早到晚，敌人共组织了近二十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傍晚时，清点阵地，数百米的山坡上遍地躺着的都是美军的尸体、钢盔和武器。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黄昏时分，敌人没有再上步兵，但大规模炮火攻击即将开始。连长命令我带领全班战士迅速撤下阵地进入坑道，准备明日再战。此时，才发现我们全班战士仅剩下三人，我也受伤了，左腿到脚上部位已是血肉模糊，有三处伤口，其中一处伤口中还有一颗敌人留下的弹头。此次战斗，我们3班荣获了集体一等功。

我到连部向连长报告战况，连长和指导员见我负伤了，立刻安排人员用担架送我去师卫生营治疗。在卫生营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前沿阵地上的战况，治疗了将近十来天时，便再也坐不住了，向上级请示坚决要求回连队参加战斗。因为正是用人之际，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回到连队后，我被任命为5班班长，立即投入了反击战中。

反击战更多的是阵地争夺拉据战。记得返回阵地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奉命带领5班战士们摸向敌人的阵地侦察敌情，突然和美军一个班兵力在山腰遭遇。走在最前面的小个子战士任长德因年小体弱，突然被一个大个子美国兵抓住压倒在地，发出呼救。我们立刻冲过去，消灭了美国兵，敌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我班在后面穷追猛打，紧跟不放，并不断用英语高喊："Kill not surrender（投降不杀）!"，敌人见逃脱不掉，最后举手向我们投降了。

在阵地争夺战中，美军倚仗技术装备上的优势，每天用炸弹、炮弹、燃烧弹和毒气弹轮流轰炸，铺天盖地的炮弹把我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炮弹声震耳欲聋，战友们就是面对面讲话也无法听清。小个子战士任长德在经历了上次事件后，受到了惊吓，加上无实际作战经历，一时不能适应残酷、惨烈的战斗环境，有一次突然在大伙面前哭了起来。我上前拍着他的肩膀，劝他要鼓起勇气，不怕牺牲，坚决战斗，打击敌人。任长德在我的鼓励下终于坚定了信心和勇气，最后和我们班其他战士一起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大反攻中，我们3连在阵地上坚守了三天三夜，打退了美军

内部资料 请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几十次反攻。我们5班在一次战斗中，攻上山顶消灭了敌人守军，夺回丢失阵地，并俘虏了三名举手投降的美国兵。3连奉命撤下阵地后，总结表彰时，我们5班又一次荣获了“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历了一场场战斗，上甘岭，在我的心中不再只是一个地名，高地上发生的那些英勇的故事让我时刻回想起战火纷飞的岁月。从朝鲜回到祖国后，我先后在湖北省地质勘探部门、省地质四大队、咸宁地区交通局二级单位工作过，1960年咸宁地区成立建筑公司，我调到地区建筑公司担任工会主席，于1987年离休。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腿部多处被子弹击穿，身体仍留有一颗尚未清除掉的子弹头，70多年来，一直行动不便、倍受病痛折磨。至今，我仍保持着部队的作风，规律生活、艰苦奋斗，经常有单位和组织举办各种抗战纪念和思想教育活动，邀请我参加，我从不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而是积极参与并以自身经历作为素材，希望自己的现身说法能够启发大家，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我觉得，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着一个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和英雄本色，就算伤残和疾病带来太多的困难，也不能向组织提出过多要求。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够幸福了！

采访拍摄：由周益民于**2023**年**7**月在温泉街道泰鑫名苑**4-401**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周益民。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张金土：上甘岭上到处是英雄

张金土，男，1926 年 11 月出生，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人。1950 年参加西南剿匪，获 186 师“功臣”奖章。1951 年出国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5 团 2 营机枪班班长，参加上甘岭战役，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转业到湖北省咸宁市第四地质大队工作，担任办公室副主任。1982 年离休。

> 每天敌人发动冲锋最少都是三四十次，子弹像下雨一样散落，到处都是大炮在四周轰轰地响。那个炮弹‘唔—轰’的，后面有个小山，都被炸平了，时不时就会有身边的战士应声倒下。

1926 年 11 月 19 日，我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的一个穷苦家庭。兄弟姐妹 5 个中，我排行老二。小时候为了养家糊口给银匠做学徒。23 岁那年，亲戚带信，介绍我到西安做长工，没想到途中遇到国民党反动派 177 师 529 团抓壮丁，不幸被抓去当了兵。那段日子，我亲身体会到了国民党的无能与残暴。

好在没多久，1949 年 7 月我在四川省茂县被解放军解救，是解放军让我见到了太阳，让我懂得了革命道理，那时我便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在接受教育培训后，我正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2 军 186 师 556 团，成为一名机枪手。

几天后，连部召开挺进西藏的紧急动员会，连长宣布了上级命令和部队纪律，指导员发表讲话要求老同志关心帮助我们新战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士。随后，我们连作为先遣部队向西藏开拔。

当时正值夏季，天气很热，蚊蝇也很多，为了预防疟疾，连队卫生员给我们每位战士发了奎宁片。三个多月后，我们到达靠近西藏的一个飞机场，执行保卫机场的任务。在机场守卫了近半年，于1950年3月奉命回内地休整。4月上旬，连部到达成都附近进行短期休整。

接下来的日子，我随大部队奉命在西南剿匪。8月，我们师奉命赴黔东南剿匪，由崇庆县出发，步行50里到温江乘车，全团乘坐近100辆军车，车上红旗招展，每一个战士都斗志昂扬。部队经过重庆、贵阳，28日到达麻江县。我们团主要负责黎平县剿匪任务。针对黎平地理位置特殊、杨锦标股匪势力较强等特点，团部在剑河部署对黎平实施剿匪合围，兵分三路进军，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封锁包围圈，对杨锦标匪部构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师便歼剿土匪5000多人，捣毁伪黔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圆满完成剿匪任务。由于杀敌英勇，我荣获186师“功臣”奖章，河南老家人民政府也给我颁发了“人民功臣”牌匾。

1951年2月中旬，186师接到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指示，我们团向黎平县人民政府进行工作交接，办妥了武器、物资、组织等移交手续，告别了刚从匪敌手中解放出来的黎平，便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我被编入15军45师135团2营机枪班，任班长一职，与战斗英雄黄继光同属一个营。

我们团从贵州平坝县乘车出发，经过贵阳、贵定、都匀、独山到广西的金城江火车站，再坐火车经过柳州、衡阳、长沙到武昌。我下车坐船过长江，步行到汉口街，街上十分热闹。只见街上一片红色，老百姓扭秧歌、踩高跷，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人民群众的抗美激情，激发了我们的无穷斗志和必胜信心。

初入战场时，我看到一个山头走几步就能看到战死军人的尸

体或残骸，满山坡都弥漫着一股混合的火药味、血腥味和难以形容的臭味，心中有点害怕，但老兵鼓励我不要害怕，叫我跟着看他们如何装炮弹和射击，跟着传送炮弹，没过几天也就习惯了，只剩下扛枪打仗的满腔热血。

朝鲜的冬天零下四五十度，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寒冷。当时，我们身上穿的还是南方的棉衣，根本抵御不了严寒。让人难忍的还有饥饿，由于后勤补给十分困难，我们带的军粮主要是炒熟碾碎的黄豆和炒米，每人一袋，大约五六斤，一些战士很快就把干粮吃完了。我从小就过苦日子，知道粮食珍贵，而且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抵抗力比较好，所以一直省着吃。等大家都吃完了，我就把自己忍饥挨饿省下来的干粮分给大家，一人分一点，想着大家能一起挺过去。

坑道里空气不好，手也开裂了，里面的水滴答滴答的，晚上睡一觉起来棉袄都会湿透。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的斗志从未减弱，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痛击敌人。

在行军途中，我们携带大批拆卸的大炮零件和辎重，由于没有空军保护，白天黑夜行军作战都很困难。有一次，在执行任务时，突然有两架敌机像飞鸟一样，不到两分钟就俯冲下来，向我们扔下重磅炸弹，我怀里抱着枪，赶忙就地卧倒，没注意枪已经上好膛，卧地一瞬间，“啪”的一声，枪走火了，差点就击中自己的腹部。

当时我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修筑防御工事，每天都要挖防空洞、挖战壕、打坑道，特别辛苦，把上甘岭全部挖通，坑道四通八达。每天敌人发动冲锋最少都是三四十次，子弹像下雨一样散落，到处都是大炮在四周轰轰地响。那个炮弹‘唔—轰’的，后面有个小山，都被炸平了，时不时就会有身边的战士应声倒下。

因为入朝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党小组同意我写入党申请

书。1951 年 10 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甘岭战役，战斗异常惨烈，我们奉命向上甘岭右翼 597.9 高地发起反击。美军地堡内有五六挺重机枪，以每秒 6 发炮弹的密度覆盖阵地，我军仍然顽强冲击。

由于我是班长，每次战役后，向上级做的总结报告都由我来记录整理。其中有一个战士的事迹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叫龙世昌，19 岁，贵州苗族人，为了完成夺取 597.9 高地主峰的战斗任务，他拖着炸剩下的右腿，拼命爬上了一个疯狂喷吐火舌的大碉堡，拎了根爆破筒往地堡里捅，爆破筒被推出来他又推进去，最后用自己的胸膛捅了进去，自己也被炸成了碎片。零号阵地上，七处负伤的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也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他们用血肉之躯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打开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之路，虽然他们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但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当晚，我军的炮兵部队就重新拟定了对敌人进行炮火打击的方案，调来了一整支“喀秋莎火箭炮团”，进行了三轮轰炸，随后组织反攻，重新将两处高地夺了回来，让美军尝到了“喀秋莎”的威力。

我们班的副班长带领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敌人炮火严密封锁下，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技术，以重机枪歼敌四百余名，击毁敌重机枪一挺，有力地压制了敌火力点，封锁了敌人运输道路。当时，敌机不断俯冲扫射轰炸我们阵地，它朝着我们冲下来，副班长就把机枪口对准它，狠狠射击，打它的头；它飞过去，副班长就打它的尾巴，最终击落敌机，他身负重伤还不愿下火线，最后配合步兵完成了任务，对整个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荣立了三等功。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为后来签署停战协议创造了条件。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又随部队到朝鲜东海岸边挖坑道边守海防。

1953 年 7 月，中朝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迫使美

方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但这并不意味战火不会重开，美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撕毁协议卷土重来。因为担心朝鲜局势不平稳，根据上级指示，停战后我们没有立即离开朝鲜，而是留了下来。

三年的战争，朝鲜遭到了严重破坏，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我们在昔日的战区排雷、平整田地、回填田里的弹坑，帮助朝鲜人民修建房屋、学校、水库和公路桥梁，让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与生活。

1954 年，我回到祖国，部队在河南驻马店休整、集训。1958 年，因病转业到湖北省咸宁市第四地质大队工作，1982 年离休。

采访拍摄：由周米子于 **2023** 年 **7** 月在温泉街道银泉大道 **723** 号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周米子。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安市史志研究中心

张国枢：难忘抗美援朝那段岁月

张国枢，男，1931 年 1 月生，湖北省武昌县纸坊镇姜家畈村人，中共党员，先后在张家口中央军委工程学校、中央军委机要局训练班学习，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机要处机要员、总参谋部机要局机要员、国防部五院（航天工业部前身）保密员和工程部 5052 基地助理员。在部队期间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荣获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军功章二枚、战士荣誉勋章一枚。转业后任过咸宁县横沟区供销社副主任、县供销社人事监察委员、县革委会知青办公室办事员、县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兼党支部副书记，1991 年按副处级干部待遇离休。

> 我们都庄严地宣誓，坚决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决不辜负组织的培养。

1931 年 1 月，我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纸坊镇姜家畈一个家境还算不错的家庭。在家里，我是老幺，首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张国枢。他希望我长大后能成为国家的枢密之材。因为父亲曾做过私塾先生，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识字。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一家人到汉口谋生，在当时的汉口市房产管理局谋了份职员差事。

那年，汉口市立一中举行插班生考试，招两名学生，经过激烈角逐，我从 500 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了汉口市立一中学习。求学期间，我和一些进步学生接触了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先进思想，并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在地下党领导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下，我参加了迎接解放军渡江和解放武汉的系列学生运动。

武汉解放后，我不顾父亲极力劝阻，放弃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接受党组织的挑选和推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往张家口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学习。1949 年 8 月，我来到张家口一处原侵华日军的破旧营房，在校领导的带领下，边热火朝天地参与校园建设和劳动，边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学习。

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开学典礼非常隆重，曹祥仁校长（首任驻保加利亚国大使）主持开学典礼并作动员报告，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学校题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校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也为学校亲笔题词，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将军（开国上将）讲话，还有很多高级军政领导干部如军委通迅部部长王诤将军（开国中将）等都参加了开学典礼。当时，几千名师生激情飞扬，欢声雷动。开学典礼后，我们全校师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军事机要知识学习中。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支援前线，中央军委机要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在军委工程学校抽调 30 名政治可靠、学业优秀的学员到中央军委机要局强化培训三个月，我被光荣地选中了。在培训中，领导一再向我们强调，机要干部就是活密电码，时刻要增强保密意识，对党和祖国要绝对忠诚，绝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毕业时，学校举行了庄重的授枪仪式，给每名学员配发了一支左轮手枪、几发子弹。配枪的目的，一是让我们自卫，二是在必要时刻以必要方式保守秘密。在授枪仪式上，我们庄严地宣誓，坚决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决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培训一结束，我们就被紧急派往了朝鲜战场。

我是跟随周纯全政委（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委、开国上将）一行分乘三台美式中吉普前往朝鲜的。沿途美军飞机群密集，十分猖獗，超低空飞行，见人打人，见车炸车。虽然我们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但还是有一台车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炸毁了。志

愿军后勤司令部驻地位于朝鲜香枫山一处矿洞，到达后，我被安排在机要处担任洪学智将军（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开国上将）的译电员。在矿洞深处战斗和生活，经常几十天都不见日头，吃的是炒面之类的干粮，没过多久，身上就长满了虱子、臭虫。开始很难熬，几个昼夜合不上眼，时间长了之后，就习惯了。

当时，战友们的计算能力普遍低下，机要工作质量得不到保证。记得一次，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的时候，需要从国内运送一箱玻璃到板门店建设谈判用的棚房，译电的战友将一箱玻璃译成一车箱（车皮）玻璃。在那个年代，玻璃是国家极其稀缺的建筑材料，多运送一车箱不仅浪费了玻璃，而且挤占了最为宝贵的运力，减少了同等数量的弹药和其它军事物资的运输，对一线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削弱。

看到这种情形，我内心非常着急，下定决心要想办法改变状况。后来，我运用所学的知识，刻苦钻研，发明了一种简易的计算仪器“数质量计算尺”，不仅帮助了文化水平较低的战友，而且提高了机要工作质量，这一发明得到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和中央机要局的充分肯定，在全国和全军机要部门推广使用。我也因此项发明荣立三等功和二等功各一次，荣获战士荣誉勋章一枚，并获团中央的通报表彰。1954 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回国参加全国译电打字工作专业会议，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在战争时期，我长期呆在矿洞内工作，偶尔外出执行任务。有一次，和周纯全政委的警卫员一起外出执行任务，在途中被一架美军战斗机发现，美机俯冲下来追着我们扫射，我们两人依托路旁的一个比房子还大的石头与美机捉迷藏，美机照着石头旁一顿狂扫滥打，一块弹起的弹片扎进我的膝盖边。幸亏当时只有一架敌机，还能借着石头作掩护，如果来了几架飞机，我们就凶多吉少了。不过，对于在一线战斗的战友来说，我这点伤算不得什么。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1956年，我在朝鲜前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由于工作积极上进，肯动脑筋，从朝鲜香枫山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调回北京，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要局任机要员。在总参机要局工作期间，我曾多次近距离见到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

1958年初，组织将我调往国防部五院（航天工业部前身）任保密员、助理员。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经常往来苏联大使馆调取绝密导弹设计资料，直接为钱学森院长等领导服务。当时，苏联专家对我所管理的绝密资料监管得特别严，每天上下班全程接送，防止泄密。同事和我开玩笑说，苏联专家的专车成了我上下班的专车。

20世纪60年代初，我响应党抽调十万部队干部转业支援商业建设的号召，转业到咸宁县（今咸宁市咸安区），被安排在供销、商业部门工作。在地方工作近三十年，我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在全县各个水利建设工地上都工作过，如阳武干渠、双石水库隧道等。在我的眼里，中央机关和基层农村工作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建设祖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这么多年，我一直牢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校训，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尽到一名普通党员、转业军人的职责。

采访拍摄：由周益民于**2023**年**7**月在咸安区人民政府办公楼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周益民。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甘超凡：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

甘超凡，男，1929 年 10 月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1949 年 5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45 军(后改 54 军)135 师文干班，曾参加衡宝战役、两广战役、广西剿匪。1952 年冬随军入朝，参加过金城战役。在部队历任文化教员、军官文教干事、宣传股长、政治教导员、科长、师直机关党委委员，立三等功两次，荣获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各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一枚、和平纪念章一枚。转业后在咸宁地区卫生局、地区卫校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五好老干部。1984 年 12 月被胡耀邦总书记接见。1990 年 7 月离休。

陈毅元帅曾经教诲儿女“最大的荣誉是保卫祖国的荣誉”，在谨记他教诲的同时，我也用“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自勉。

1929 年 10 月，我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1949 年 5 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在 45 军 135 师。7 月，随军南下，一路参与了解放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省份一些城市的战斗。

1949 年 9 月，在湖南邵阳黄土铺，我们师与白崇禧有名的钢七军主力部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便是衡宝战役。在战斗中，我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但在师长丁盛的领导下，仍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采用迂回战术分割，包抄歼灭敌军，取得衡宝战役大胜利。因为这是一场献礼新中国成立的战役，苏联

内部资料 谢绝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曾派记者西蒙诺夫专门采访报道过此次战役。

1949 年 10 月，我军从黄土铺向广西挺进，边走边打追歼白匪残部。到达广西贵县时，我军停下来就地执行剿匪任务，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当时，敌军勾结土匪，割据一方，十万大山成了匪窝。在贵县剿匪时，不幸遇上打摆子发高烧，但我一直坚守岗位，直到病情恶化，才被送到军部医院治疗。病愈后回到 135 师，随军开到广西玉林地区剿匪，发动群众土改。1950 年，由于工作积极，吃苦耐劳，带病坚持战斗，荣记小功一次，获颁“解放华中南纪念章”一枚。

1951 年，为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妄想，我军奉命从广西开赴广东，军部驻广东省梅县。1952 年，军部调到惠阳（今惠州），部队番号由 45 军改为 54 军。我被调到 54 军政治部宣传处任助理员。同年冬，我军奉命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武汉换装坐船过长江到汉口，再坐火车到达辽宁省凤凰城一带集结，接 15 军防地。当时天气非常冷，吃饭都不敢伸出手。不久，我随军从安东（现丹东）坐汽车趁夜色掩护过鸭绿江，经朝鲜新义洲进驻平壤郊区的高山地带，接替 39 军阵地，正式入朝参战。在行军路上，到处是弹坑，见不到老百姓。乘车行军时特别要注意，一听到负责防空的战士鸣防空枪，为避免汽车被敌军发现轰炸，车子会摸黑继续开一段路后再停下来，所有的人一声不吭地下车摸黑隐蔽，待敌机走后再乘车继续前行。在阵地上，我们挖猫耳洞住，晚上猫头鹰叫得特别厉害，我们的心也揪得厉害。敌人的飞机时不时来轰炸，我们的精力集中在防空上，什么也不想，也就习以为常，什么也不怕了。

不久，我随所在部队经大同江从西海岸向东海岸进发，参加金城战役。敌人很狡猾，总是开飞机擦着山顶巡逻，一发现不对就猛烈轰炸。为防止敌人轰炸，我们都是夜间行军，白天在山上隐蔽休息，晚上行军，有时坐火车，有时走路。为了安全，火车有两个车头，一前一后相互协助。一头朝目的地开进，另一头相

反方向，一旦听见防空哨兵鸣枪，就让我们下车后立即反方向驶离，让敌机找不到目标。晚上行军走路都是翻山越岭，山坡连绵起伏，由于人生地不熟，每个人手上系白毛巾，才能看见前面的人，跟着走才不会掉队。

到了东海岸，我军不分男女驻扎在隐洞（地名），住在自己挖的坑洞里，坑洞比较潮湿，但相对安全些。在朝鲜，没有前方后方，仗基本都在晚上打。我们 54 军军部驻扎在隐洞，军部炊事班驻扎在隐蔽的山沟坑洞里。有一天，我们在坑道口外礼堂听党课时，敌机突然擦山而来一阵狂轰滥炸，我们迅速往坑道跑，军部炊事班遭到轰炸，死伤许多人。我的职责主要是护送伤员，因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护送时走了许多弯路，也遇到一些危险，好在每次都完成了任务。有一次在执行护送伤员任务时，是个白天，我躲在猫耳洞里，亲眼看见敌机轰炸我方运输弹药物资的汽车，场景十分惨烈。

行军打仗危险，生活条件也很艰苦。部队吃的都是压缩饼干、海带罐头，有时接到战斗命令来不及吃，就将只能干粮丢在路上，饿了就一把雪吃一把炒米。朝鲜北部天寒地冻，达到零下 40 多度，御寒衣服供不上就会冻死。这让我们万分悲痛，也更加坚定一定了要将敌人打败的决心。我们没有御寒的衣服，主要靠顽强的意志力和信仰。

1953 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试图从西海岸两栖登陆，扬言打到朝鲜北部，打到平壤。因为我们提前准备，没有能实施。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和部分主战美军仍然不死心，不断叫嚷要继续打下去。我军发起金城战役，并取胜利。1953 年 7 月 27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被迫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议书。

停战后，我从军部被派到 135 师 485 团 1 营 2 连当文教组长(正排级)。这个时期，部队主要是执行扫雷、修路任务。在连长宋生指挥下，在轿岩山上扫雷、打扫战场、修建公路，帮助朝鲜

人民重建家园，防止敌人反击。山上没有休息睡觉的地方，战士们就自己动手挖地坑，雨布一撑，天当房地当床。因为敌人在山上埋了许多地雷，许多战友在排雷时牺牲了，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用三天时间就把路修好了。

此外，我还负责连队的宣传工作。1953 年，朝鲜慰问团给我颁发了抗美援朝纪念章、朝鲜政府给我颁发了和平纪念章。1954 年至 1956 年我调 135 师教导营军官连、54 军司令部直工处 404 团政治处任军官文教，兼管通讯报导工作，被聘为《志愿军报》的通讯员。1955 年，我的一个作品荣获《志愿军报》一等奖。1956 年 9 月，我在朝鲜西海岸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给我颁发军功章一枚。

1958 年 7 月，我随第二批回国的志愿军离开朝鲜，调到 135 师教导营任军官文化教员，后随军陆续辗转其它各地，一直从事宣传工作，被《解放军报》社、《建军报》社聘为通讯员。1978 年 10 月转业到湖北省咸宁地区，先后从事卫生、教育工作。1984 年 12 月，我被胡耀邦总书记接见。1990 年 7 月，光荣离休。

陈毅元帅曾经教诲儿女“最大的荣誉是保卫祖国的荣誉”，在谨记他教诲的同时，我也用“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自勉。

采访拍摄：由詹红霞于 **2023** 年 **7** 月在温泉街道花坛社区温泉路 **38** 号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詹红霞。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抗美援朝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贺友柏：任务重于生命

贺友柏，男，1933 年出生，湖南省邵阳县古林村人。1950 年参军，在 46 军 136 师 407 团。1952 年赴朝作战，多次参加战斗，负过伤立过功，获两枚军功章。1953 年入党，1955 年从朝鲜回国后，入石家庄陆军学院，1958 年毕业，分配回原部队工作。1978 年转业到湖北发电机厂，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高级政工师。1994 年退休。

刚把望远镜拿出来，敌人发现后，一迫击炮向我打过来，然后腰部受了伤，现在看到还有一个疤，就是当时的伤痕。被迫击炮打了之后，到处是血。当时，我想包扎伤口至少得 10 分钟，任务重于生命，一定要尽快要完成任务。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瞒着父母参军

我从小家里比较贫困，读书不多，只念过三年私塾，12 岁给人当学徒，13 岁去煤矿做下矿工。

1950 年时，我已经以后长大了，应该说也是个大孩子，还没有成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家乡实行土改，我们家就分了土地，就听说美国人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国家号召组织青年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当时参军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家庭要同意，第二个条件就是政治条件，第三个身体健康。父母思想观念有点守旧，

不同意我参军。我背着家里，决定一定要参军，要保卫祖国、保卫胜利果实。1950 年，我们在广东潮汕地区练兵，一方面是准备解放台湾，另外就是准备赴朝作战。1952 年 9 月 20 号，我所在部队 46 军 136 师 407 团跨越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斗中负过伤。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抗美援朝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打的好，震撼世界。可是我退休以后，90 年代末到 2002 年，我参加了几次座谈会。当时对抗美援朝的评价出现杂音，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场仗该不该打，到底打得怎么样，是怎么拿着劣势武器把美国打败的，多数同志都是表态认可的，但是有个别同志不认可。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退休了，对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一定要纠正。尽管我文化水平不高，写作能力不是很强，但我要把我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写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写了第一篇文章《我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该不该打？到底打得怎么样？是怎么打赢的？”

这一仗，应该说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人打得好，震撼世界。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在朝鲜打败了美国，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之外，没人能想到中国军人能把美国打败。但是我们的毛主席、彭德怀司令员，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始终认为我们能打赢。

打仗打的是经济，打的是钢铁，打的是武器装备。我们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刚刚建国，经济上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百废待兴。美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富的国家。我后来看相关指标，当年美国钢铁产量就有 8000 多万吨，我们只有 60 万吨。在武器装备上，美军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海上有航空母舰，以及各种口径大炮。而我们只有从抗日战争缴获的三八大盖，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汉阳造，还有少量的山炮、榴弹炮。无论从经济上、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装备上都不敢和他比。但是经过将近三年的较量，结果三八大盖战胜了军事装备最现代化、号称世界无敌的美国。我们的胜利，在全世界人民眼里都是个奇迹，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个奇迹。这一仗震撼了中国人民，震撼了中华民族，更是震撼了世界。这一仗赢得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形象地位，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炒面白雪美餐

1952 年 12 月 26 日，我们 46 军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令 46 军调西海岸，防御作战任务，交给 38 军，并限期在 53 年 1 月 15 号以前，进入三八线临津江接替 40 军西起板门店、东至龙岗里共计 29 公里的阵地作战任务。西海岸龙岗里距离我们部队在三八线驻地有 500 多里路，当时是徒步行军，而且是夜间行军，选择小路山路。因为白天美国的飞机天天在头顶盘旋，随时下来投弹、扫射。当时还是冬天，战士们穿的都是棉袄，还有大衣，平均负重 82 斤，夜行军 5 天，每天行军 110 里，我们行走的小路，有雪、有冰，人一踩，雪就融化，化了以后又冻成冰，刮着风它又冻，非常滑，很难走路。

夜间行军，负重 80 多斤，走这么远，苦就不用说。我们 5 连是 1 月 6 日从龙岗里出发，大概走了有 60 里路左右，那个地方是个小山坡，路两旁是松树林子。我们连长叫杜生，很精明，他下命令“原地休息，开饭！”当时，我们的路上不能生火，没有做饭条件。所谓开饭就是吃炒面，炒面是每一个战士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大家按照连长的命令，坐下来把炒面拿出来，准备打开水壶和面吃，可是水壶里的水已经冻成冰块了，炒面没有水是吃不下去的。我们指战员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两边的白雪，一把炒面一把雪。这就是我们的白雪美餐，当时有浓浓的知足感，吃得很美。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攻防兼备的法宝——坑道

我们从西海岸到三八线前线，首先进入坑道，当时我们的阵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发炮弹、炸弹爆炸，如果没有坑道作掩护，根本没办法生存。我们在坑道里面它打不到。敌人来了，我们就进炕道里面，依靠强大的工事，把敌人打败。

同时，我们也可以以坑道为据点，选择适当的时间，比如阴天雨天晚上，选择目标，把敌人的阵地夺回来。总体上，我们的大炮不如敌人，但是当我们要夺取某一个阵地时，可以集中火力。在局部，炮火远远的超过敌人。比如，我们要拿下某个山头，可能有几十上百门炮，往一个山头打，炮火洗地后再发起冲锋。一旦发起冲锋，与敌人靠近后，敌人飞机、大炮也不敢投弹、开炮了。

所以讲，坑道是既能攻又能防的法宝，也是很艰苦的。我是在营部通讯班住的坑道叫临时高地，里面没灯，用豆油灯，棉絮做灯芯，光线很暗淡。坑道顶上滴水，下面的渗水，在地上铺一个狗皮褥子，两边排水沟，睡觉的时候盖个雨布，防止被水滴湿。坑道很潮湿阴暗，我们一住就几个月。当时，我在 407 团 2 营营部，在坑道住了 5 个多月，很多人后来一到下雨天就腰疼腿疼，各种疾病都有，都是当年落下的病根。

有一次，我到师部送信，战友碰到我说："贺友柏，你要去医院看看。"我说："怎么着了？"战友说："你这脸怎么这么白？"我说："我住坑道里面，晒不到太阳。"坑道里面是很艰苦的，但是在坑道里，我们政治学习丝毫不放松，边备战边学习。

现在看起来很苦。但是，当时我们的苦乐观已经变了，一心只想战胜敌人，觉什么苦都是乐的。坑道是把山打通，很多石头要放炮炸碎再挖空，志愿军基本上把整个三八线 1100 公里基本都打通了。那既是我们指战员的智慧，也是汗水，是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如果没有坑道，与敌人的武器差距那么大，要付出多大的牺牲。美军从鸭绿江边不到 30 公里被我们赶回到三八线，他是不甘心失败的，一直想反攻再打回鸭绿江，但是面对我们新挖出来的钢铁长城，敌人寸步难行。

一只野鸡的故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1953 年 5 月初，我与同班战友杨吉祥（音），接到了作战参谋陈春泽（音）的命令，令我二人次日早晨破晓前出发，尽快把一封信送到团指挥所（253.5）高地。在我们完成任务，返回的路上。有一个叫沙市里（音译）的地方，有一条河沟，我们正在准备过桥。听到“咯咯”，一只野鸡叫。我的战友杨吉祥灵机一动想打下来。我赶紧跟他说，不能打。因为私自打枪是违反纪律的。我的建议他没听，他动作很快，一枪就把野鸡打下了，并兴高采烈捡回来了。

捡回来后，他冷静下来一想，他觉得“坏了，私自开枪是违反纪律的，野鸡还往不往回拿”。但是想着，既然打下来了，拿回去。后来他一想，就跟我讲，一个礼拜以前，我们的班长袁锡海（音），在敌人封锁线上捡了一只受伤的袍子，连部一起美餐一顿。与我商量，统一口径说野鸡也是捡的。我当时赞成了这个善意的谎言。

杨吉祥把野鸡拿回去后，交给了炊事班老罗。跟他讲，你尽可能搞得好一点，弄好了以后交给 5 个营首长，他们太辛苦了。中午，老罗就给 5 个营首长一人一份。结果，营长晚饭时候就问老罗，“炮火连天，你哪来的野鸡？”老罗本想借机表扬一下杨吉祥，他就毫不掩饰的跟营长讲了，说“这个小杨关心首长，枪法也准，一个单发解决了”。教导员一听，一个单发也坏事了，是犯错误的，我得找他谈谈，是不是他打的。教导员就找杨谈心，杨就把编的善意的谎言给他讲。听完后，教导员就说，眼睛里还有个枪眼是怎么回事啊？

小杨一想，坏了，善意的谎言没跟老罗讲，露馅了。那就没办法，就一五一十的跟教导员汇报了。教导员说，“首先，我要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是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违反纪律了，这是不能有任何理由的，违反了哪一条就要执行哪一条，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要受处分”。

晚上点名时间，教导员宣布对杨的处分。他也觉得有点不忍心。首先跟大家敬了个礼，然后就讲大家对于营首长蛮关心，小杨对于首长蛮关心，我感谢。但是我们志愿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违反纪律是没有理由的。他在讲话中几次哽咽，还流了眼泪，但最后还是对小杨给了禁闭一天。他讲，“我不能因为说你是为营首长打的，开枪就可以不受处分”。人民军队的纪律是铁的，违反了纪律一定要接受纪律处分。

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志愿军、我们的人民军队的纪律确实很严格，违纪必须执行纪律处分。另外从这个故事反映了，我们官兵关系友爱团结。通讯员关心我们的教导员，把教导员看作兄长。教导员宣布处分，也是满眼流泪，但是不能不执行纪律。官兵关系亲密无间，纪律严如铁，这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我受伤立功的经历

1953 年 5 月 8 号晚上，136 师命令 407 团 9 连、6 连联合夺取对面敌人的 055 阵地，2 营营长戴素琴（音）直接指挥。

我作为通讯员，跟着副营长参加此次战斗。晚上 8:00，先是炮火洗地，大约 10 分钟后，部队发起冲击，很快把敌人阵地夺下来。首次夺取阵地时，伤亡并不大。敌人不甘心失败，进行几次反冲锋。当时，我们部队装备已经有所改善了，有苏轧短板枪、重机关枪、德式轻机关枪，杀伤力都比较强，敌人基本上有来无回。敌人一看反扑没有效果，就改变了策略，放弃了反冲锋，改用火炮对我们进行轰炸。由于阵地是新挖的工事，都是新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土，敌人可以看得很清晰。当时，我们伤亡比较大，二排长牺牲，6 班长牺牲。指导员刘振江（音）找副营长说，“不行，一定要用我们炮兵把敌人火力点炸掉，否则部队伤亡太大，受不了”。

要求炮火支援，炸掉敌人的火力点，就必须把敌人的火力点位置、型号等相关信息报告给炮兵，炮兵按照指定坐标射击。需要派人去侦查敌人的火力点，派去的第一个战士牺牲了，第二个负重伤。我们副营长说：“贺友柏，你上！必须完成任务。”我高兴地接受了命令，我收拾武器，很机智地匍匐前行。当时也不知道怕，真是不怕。一路匍匐前进，找到一个好的观测点，我就爬上去。刚把望远镜拿出来，敌人发现后，一迫击炮向我打过来，然后腰部受了伤，现在还能看到一个疤，就是当时的伤痕。

被迫击炮打了之后，到处是血。当时，我想包扎伤口至少需要 10 分钟，任务重于生命，一定要尽快要完成任务，战友们随时在敌人的火炮威胁。可是那块地方被炮弹轰炸过后，没有草、没有树，整个都是暴露的。只有一些被炮弹炸碎的树根子、树叶，我就把它汇总起来，堆成一个掩护堆，慢慢的往上推，推到新的观察点。在草里面弄一小洞，打开望远镜，发现了敌人的火炮在 049 主峰东侧 80 米。专用的军用望远镜，里面标有具体距离，肉眼是没办法计算的。从主峰往东 80 米，有一辆敌人的重型坦克，次峰往西偏北 60 米，又有一辆重型坦克。我赶紧画好草图后，匍匐回阵地，当时右眼已经看不清楚了。副营长在收到草图后，立即把坐标报给炮兵，很快把敌人两个火力点端掉了。

回来以后，卫生员给我包扎，没多久副营长找过来说，要给贺友柏请功，安排两个人把我护送到到医院，大概一个月不到，腰就好了。住院回来后，营长、教导员就告诉我，你负伤坚持战斗，给你记了三等功。这是我第一次获得三等功。

说到牺牲问题，再讲一个小事。我们班一共 10 个人，每个人有三样备用件。第一是家的通信地址、收件人，牺牲了的话，

就可以按照地址联系家人。第二是血型，A 型 B 型 O 型，一旦受伤，要抢救生命，能够及时匹配血源。第三就是津贴费，就是准备好最后一次党费或团费。如果牺牲了，请活着的同志代我们把党费、团费交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出牺牲的准备，没有打算一定要活着回来。当时的精神境界是很高的，我们一个共同的观念，人生在世谁无死，在战场上你死了，是为了革命胜利，死在其所，死的光荣，所有人都做出了牺牲的准备。根本没有怕炮弹、子弹概念，就知道往前冲，保证完成任务。当然，冲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最后停战和打扫战场

1953 年 7 月 27 日晚上 10 点，停战生效。当天，我们 407 团正在三打马太里（音译），正在激烈战斗，我也参加了战斗，在前线观察组。晚上 9 点多，接到通知说，“今天晚上 10 点要停火，以彩色信号弹为准，彩色信号弹升空，一切战斗务必停止”。10 点，彩色信号弹准时升空。顿时，原来的枪声炮声立刻就变成了歌声、欢呼声。我们这边声音还不大，特别是对方阵地嗷嗷叫，那叫一个高兴！

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胜利的画上句号，我们打赢了！

停战后，规定在分界线两侧，双方后撤两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当时，坑道里有很多炮弹都没用完，舍不得扔，都要往后运，特别辛苦。忙了一个晚上！天刚刚亮，我就跟副营长去清扫战场。清扫战场主要是寻找烈士，找到之后，由担架队抬回去。有时候怕犄角旮旯的地方有遗漏，要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就做个标志。

在清扫战场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三个烈士形象。一个烈士保持卧姿姿势，右手持枪，左手扣扳机，我把他弹匣卸下来，里面已经没子弹了，他是打掉最后一颗子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到死还在扣着扳机。另一个烈士右手捂着一个手榴弹，牙咬着手榴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弹弹环，手榴弹还没投出去就牺牲了，应该是另一只手已经负伤了。还有一个烈士，是他身体扑在敌人的暗堡的射击口上，浑身是血。实际上是一个黄继光式的英雄，用身体挡住了敌人暗堡的射击口，后来也被组织追认为黄继光式的英雄。这三个烈士都是用最后一滴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画下句号。

要把抗美援朝精神传承下去

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战场上英勇顽强，前赴后继，不畏任何艰难困苦，敢于压倒一切敌人，为了保卫祖国，宁愿豁出一切，献出自己生命，这就是抗美援朝精神。我希望，这种精神应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要从幼儿园、小学抓起，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应该从小教育我们的孩子要爱国。抗美援朝说到底是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战士想的都是爱国，为了国家可以不顾一切，也要把仗打赢。

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志磨练，进步的磨练，也是最好的实战教育。我们跟敌人比，虽然敌人装备比我们强，但我们的勇敢智慧比敌人强。智慧勇敢，两者是有联系的。比如说坑道，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志愿军的攻防兼备的制胜法宝，是勤劳智慧的结晶。

采访拍摄：由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周子逸、朱鹏飞，于2022年8月12日在咸安区贺友柏老人家中采访拍摄。

文稿整理：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朱鹏飞。

影音存档：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档案编号006-LX-002-0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王树坤：保家卫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王树坤，男，1929 年 11 月出生，湖南怀化人。1949 年 11 月参军。1951 年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 47 军 140 师 420 团入朝参战。在朝期间，担任团部作训股文书，驻扎在三八线临津江附近。1954 年 2 月回国。1978 年，转业到原咸宁地区农机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1989 年退休。

美军被我们俘虏过来后，不肯吃我们提供的米饭，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看我们战士都吃什么。当时有缴获牛肉罐头，也先紧着美军俘虏，抓到俘虏去集中改造的地方。我去过美军战俘营看过，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多了，很羡慕他们。

1949 年 11 月份，解放军在湘西剿匪时，我在怀化中专读书。部队来招文艺宣传兵，我报名参军。当时有句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整个学校报名的人并不多，共计有 26 个人。入伍的部队是湘西剿匪部队，第 47 军 420 团，当兵之后就一直在剿匪。1951 年开始入朝参战，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之后，朝鲜方面组织一个小学的学生来欢迎我们。

入朝之后，因为我是学生参军，属于文化兵，就把我留在团部里搞宣传工作，宣传干事岗位，负责文件的上传下达和连队的先进事迹的收集采访，立了两次三等功，团部就驻扎在三八线附近，不是一线战场。一线战场的牺牲非常惨烈，我们团部的一个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同事，派到连当指导员，东北人，上午去的，下午就牺牲了。当时年轻，也不觉得害怕，保家卫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晚上的时候，美军飞机的照明弹把阵地照得昼夜不分。行军途中只要飞机一来，战士们就火速往道路两边扑倒。

我入朝时是后期，加上主要在团部，不是一线战场，基本上吃穿都有保障了，主要是炒面和水，和成的糊糊，味道还可以。美军被我们俘虏过来后，不肯吃我们提供的米饭，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看我们战士都吃什么。当时有缴获牛肉罐头，也先紧着美军俘虏，抓到俘虏要送去集中改造。我去美军战俘营看过，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多了，很羡慕他们。

晚上在山上挖一个洞，一人挖一个单人掩体，睡在掩体里，也有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洞里的，里面垫稻草，上厕所也是在单人掩体里。团部是在坑道里面办公。山顶上都有哨兵警戒，飞机来了之后，哨兵就开枪，听到枪声，大家就躲到掩体里去。

我们是在第二层防线，基本上没什么战斗。作为宣传干事，我也经常去第一线收集先进战斗事迹写成战报，以及开展各种宣传工作。一线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伤亡很大，可能上次见到的战士，下次就见不到了。

当时朝鲜的老百姓对我们战士非常热情。有时候，我们在朝鲜老百姓家里借宿，都住在一个窝里，完全不担心安全。

我和三个战友，住在一个坑洞里，负责宣传文印工作，用蜡纸在钢板上面刻字，再油印出来，另外两个战友是东北人。有时候，缴获的罐头、纸烟，每个班会发一些给大家尝一下。

停战后，我跟着部队回国，先是在吉林驻防，被选到沈阳炮校学习，后来又派到北京学习防化作战。1979 年 10 月 1 号转业到咸宁，1989 年退休。

采访拍摄：由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朱鹏飞，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咸安区王树坤老人家中采访拍摄。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文稿整理：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朱鹏飞。

影音存档：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档案编号 **006-LX-002-0003**。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樊后华：多少钱也不卖，这是祖国给我的荣誉

樊后华，男，1934 年 12 月 29 日出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樊塘村七组人。1952 年 12 月加入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1953 年 1 月被分配到后勤五分部 22 大站，负责枪支弹药仓库的保卫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继续留朝帮助建设朝鲜。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 4 月回国。荣获毛泽东奖章、和平鸽抗美援朝纪念章、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回国后一直在老家担任生产队长。

> 有人出两万块钱买我获得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我不卖。不要说两万块钱，无论别人出多少钱，我也不会卖。因为这是对我抗美援朝经历的纪念，也是国家和人民给的荣誉。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为了生计，拿着我娘织的两匹土头布，到通山去卖，想换点粮食回来吃。在通山遇到土匪，要抢父亲的布，父亲舍不得，被土匪用枪打死了。父亲死后，母亲独自带我相依为命。本来家里就无田也无地，饭也吃不饱，也没有衣服穿，没了父亲后，更加雪上加霜。

村里一个经济较宽裕的长辈，看到我家困难，让我去他家帮忙放牛，做长工，管三餐饭，冬夏两套衣裳。我没有上过一天学，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我娘也是靠帮别人做饭洗衣，打打零工，勉强度日。十几岁时，我去报名参加当地的民兵，得知抗美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援朝志愿军征兵的消息，便马上报名了。与我一同入伍的同村人，还有唐继和、唐光荣和唐国峰。

我们随队伍一起在湖北省安陆市训练和动员了半个多月，1953 年 1 月随大部队乘火车开赴朝鲜。在离平壤约 20 公里处集结，随后被分派到各个部门和战区，我分到后勤保障处，在后勤第五分部 22 大站负责枪支弹药安全保卫工作。

22 大站有大几百人。大家分布在一座无名大山的各个山包上，各个山包都因地制宜地挖了许多土山洞，洞里藏着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枪支弹药。我们的职责就是站岗，防止敌人进来搞破坏。山坡上每三五十米就有一个岗哨。一人一岗，每两个小时换岗一次。刚去站岗值守的时候，我们配的是木把日本 38 式步枪，一次打一发子弹，后来配的是木把冲锋枪，扣一次扳机可同时发射几十发子弹。

我从小吃苦吃惯了，所以也不觉得苦。天气非常寒冷，公历 8 月开始下雪，第一场雪融化后，没多久就迎来了第二场雪，第二场雪就不会融了，还没等雪融，第三、第四…场雪就来了，雪一直不停地下，越堆越厚，直到第二年 5 月才能再次融化。冬天时，河里的水结成了冰可以跑车，运输枪支弹药和粮食的汽车都是在冰上跑的。平均气温有零下 30 多度，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 40-50 度，每个人身上的棉衣有十几斤重，出去站岗时外加一件皮大衣，脚穿圆头大皮靴。

最可恨的是天上盘旋的美国飞机。白天的时候，美国的侦察机在天上来来去去频繁侦察。到了晚上，密密麻麻、一身黑的轰炸机，像黑乌鸦一样布满天空，轮番轰炸，炸弹像雨点一样往下落。敌机飞来的时候，会有哨兵打信号枪报警，听到枪声，站岗的人就立刻关灯。黑灯瞎火的，站岗的依然站岗，运送枪支弹药的汽车依然继续在大山腰上盘旋向山顶运输武器。我曾亲眼看见有两个同连队的战友被炸弹炸飞。不过，即使看到战友在眼前被炸飞了，大家依然要各自坚守岗位，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擅自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行动。敌人飞机走后，信号兵会打枪报警，有专人去给牺牲的战友就地挖个土坑安葬，上面钉个木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和籍贯。

看守枪支弹药仓库，随时有可能被炸死。当时，我也不知道怕，觉得活一个小时就算一个小时，活着就继续站岗，组织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死就死吧。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继续站岗，只有保护好枪支弹药，前线才有武器打跑美国侵略者。

1953 年，有一天，部队里有人说，现在停战不打了。战士们都传言，彭德怀司令员对美国说，“你还打不打？要打我就陪你再打三年”，然后美国说“不打了，我们停战协议吧”。听到这些，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觉得所吃的苦没有白费，美国被打怕了。停战后，后勤保障处每天还是和打仗时候一样按时定点站岗，担心美国佬说话不算数，发起突然袭击。保卫武器库和粮食安全不能松懈，站岗时刻也不能松懈。

战争结束时，朝鲜到处被打得稀巴烂。美国飞机从天上投下来的炸弹不计其数，把田地到处炸成大土坑，每个坑几乎都有水塘那么大。朝鲜人民缺吃少穿，青壮年男子，大部分当兵上了战场，留下来的是老弱病残。我们志愿军，听从毛主席的指示，留下来帮助朝鲜战后重建生产。当时朝鲜人民生活艰难，由于大雪覆盖，地上连绿草野菜都看不见。他们为了填肚子，刮松树皮，泡在水里滤去树脂，再捣碎煮着吃。

尽管生活贫困，群众的素质却很高，后勤保障部的粮食堆在山上，没有一个人会去偷。我们志愿军留下来的工作任务重，除了站岗，平常就帮老百姓修路、搭房子、平整土地，朝鲜群众就在平整好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和蔬菜。驻扎在山上的志愿军官兵逢年过节时，就把山下的老百姓接到山上来大吃一顿。当时，朝鲜本来就很穷，又经过多年的战争，更加困难。他们的房子都是茅草棚，屋顶都是用草覆盖，我们志愿军就帮助他们建青砖房。

后来，同村其他 3 个与我一起入伍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友都陆

续回国了，我是最后一个回国的。1957 年 4 月，我们回到了祖国，火车直接把我们送到湖北，再送回老家。退伍复原后，我就在村里面种田耙地，乡亲们选我当队长。我靠种田养活一家人，从没有找政府要过任何补贴。我们几个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老战友，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谈谈务农的一些事情和现实生活中家庭、小孩的事情，觉得让自己很幸福的事。现在中国很平安，不用打仗了，真的很幸运。

在朝鲜的时候，我获得了毛主席纪念章，还荣获了抗美援朝和平鸽纪念章。后来组织上又给我发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有人在文化馆展览上看到了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就找到我家，要出两万块钱买，我没有答应。不要说是两万块钱了，多少钱我也不会卖，这是我参加抗美援朝经历的纪念，也是国家和政府给我的荣誉。

采访拍摄：由刘秀丽于 **2023** 年 **7** 月在马桥镇樊塘村七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詹红霞。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拍摄人：刘秀丽）

内部资料 请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樊孝珍：新旧社会两重天

樊孝珍，男，汉族，1926 年 6 月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九彬村樊都垅湾。1947 年 6 月被国民党抓壮丁。1949 年随所在部队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 年 2 月赴朝鲜战场作战。1952 年复员回乡务农。

我经历了解放战争、剿匪斗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国民党部队得不到人民支持，群众巴不得我们打败仗，而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后，在剿匪战斗和朝鲜战场上，我们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1929 年 6 月，我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九彬村樊都垅湾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1947 年初，长兄樊孝元被抓壮丁后在半路逃跑，二哥怕抓壮丁过继他人，国民党抓不着獐就打麂，又将我抓去当兵。

抓大哥时，娘气急攻心，口吐鲜血，不幸身亡。母亲尸骨未寒，来不及入土，我又被抓去。在家时，我是理发的，到了部队，他们就安排我理发。连长是本地人，见我年轻，就要我当勤务兵兼做他家保姆，帮他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和打理一切家务。

解放前夕，我所在国民党部队在和解放军交战中节节败退。我在逃往台湾路上被追击的解放军炮弹击中，弹片击穿背着的脸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盆，没有击中身体而幸免于难。我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准备负隅顽抗。解放军向我们喊话，宣传鼓动我们投诚。我们大都是被抓壮丁到部队的，根本不愿为国民党卖命，非常思念家，巴不得早点回到家乡。

几个当官的见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毫无指望又无路可走，一合计，带领我们投诚。我们随后放下武器，打着白旗，举手下山投降，后被编入解放军队伍。我们在收编后被派到四川的重庆、成都剿匪。剿匪战斗比正面两军交战更危险，仗更不好打。因为土匪大多是亡命之徒，对地形环境很熟悉，神出鬼没，又躲在暗处，不好对付。

一次我和几位战友在搜查土匪时，冷不防，一梭子弹朝我射来，其中一颗子弹从我头发穿过，一颗子弹从我小腿射过。我感觉小腿有些发冷，用手一摸，鲜血直流。战友们一面救我，一面追杀土匪。几个月时间里，我和战友们与土匪斗智斗勇，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将四川土匪一网打尽，受到上级表彰。

1950 年，我所在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部队出发时，上级首长和当地老百姓夹道欢送。有的举着小红旗不断摇着，有的喊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有的递茶水、送鸡蛋。我非常感动，感受到“人民子弟人民爱”。在国民党当兵和在共产党当兵完全不一样。国民党军队来了，人民群众躲得远远的；人民解放军来了，热烈欢迎。在国民党军队当兵，经常受欺负，挨打挨骂；人民解放军队伍里官兵平等，互相关心帮助。

在朝鲜战场主要是夜里行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但要扛枪，还要背行李，驮粮食。有一次，在晚上翻越一座山包时，我一不小心跌落在一个十几米深的坑里。这个深坑不知是敌人炮弹炸成的还是自然形成的，洞壁光滑，无法向上攀登，加上人已摔伤，无法动弹。只听到上面的班长向我喊话，要我坚持住。不一会，一位战友从上面放一根绳子下来，我用绳子将腰部和双臂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绑住，上面战友用力将我拉起，把我从深坑里救出后送到战地卫生室抢救，才幸免于难。像这种情况，在国民党队伍里是没有的，根本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

上战场作战时，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首长都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玩命地和敌人拼杀。我们一些从旧军队过来的人非常感动，也不再怕死，勇敢往前冲。记得有一次，我们连奉命坚守一个山头，堵住敌军退路，最后等来大部队，全歼了敌人。那次战斗，我们连坚守阵地三天两夜，子弹打光了，粮食吃完了，战旗打烂了，只剩下几个人，还在死守阵地，在最后关头，终于等到大部队，全歼了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

我在旧军队和人民军队服役时间大约一样长，但在战斗中表现却完全不一样。在旧部队打仗，贪生怕死，不敢向前冲，都是当官的和督军队逼我们往前冲，有的后退时被枪决。在人民军队，首长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我们自觉主动地拼命往前冲。记得一次冲锋时，子弹从我头发稍上飞过，险些击中头部，但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在战场上，战友们打红了眼，都不怕死，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我们普通战士也就变得更加大胆勇敢。

我经历了解放战争、剿匪斗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国民党部队得不到人民支持，群众巴不得我们打败仗，而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后，在剿匪战斗和朝鲜战场上，我们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剿匪战斗中，人民群众主动给我们带路，领我们打土匪。在朝鲜战场上，当地群众主动帮忙运送物资弹药到战场上，令人感动。

1952 年，我从朝鲜战场回到国内。转业后，当地政府要给我安排工作，因为没有文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不愿给政府添麻烦，便主动选择回家务农。我一回家后就结婚了，后来养育了三男二女。1974 年，爱人生病去世，一个人将五个儿女养大成人，如今是五世同堂。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由于子女多，房屋窄小，当地政府民政部门特意为我盖了两间房屋，我便和儿女分开独居。前年，屋内不慎失火，我被子女和邻居们救出，政府民政部门又拨款帮我整修房屋。现在，我每月都有复退军人补助金，衣食无忧，日子过得滋润，眼下虽然到了96岁年龄，每天早上上餐馆吃汽水肉、小笼包、面窝、油条，中晚餐还要炒两个菜、打个汤、抽点烟、喝几两酒，可以说是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逢时遇节，政府有关部门送来米油、牛奶，年终还送来慰问金。

我现在身体还好，尚能自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使我老有所养，如今日子好过，我争取活到一百岁！

采访拍摄：由陈元海于**2023**年**7**月在双溪桥镇九彬村**5**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陈元海。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郭扬振：我很庆幸选对了路线

郭扬振，男，1932 年 1 月 28 日出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大幕乡金鸡山村一组八号，现住咸安区桂花镇北墩村二组。1952 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隶属 306 坦克部队的炊事班，任炊事班班长，荣立三等功。停战后继续留在朝鲜，参加朝鲜战后建设。1958 年回国，先后在咸宁县政府招待所、省委招待所工作，后回家务农。曾荣获毛泽东奖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等。

我很庆幸当年选对了路线，加入了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与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比，我很幸运我还活着。

我六岁时，我娘因为拉肚子，没有钱去医院治病，拉到脱水，最后因病去世了。爸爸拉扯着大哥、二哥和我三个兄弟艰难度日，从小吃不饱饭、也没有衣服穿。很小的时候，就给当地一家造纸的富户做长年（旧社会包吃包住但无收入的一种雇佣形式），女主人让我帮忙带小孩、摇摇篮，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非常认真看着小孩子，整天不离开摇篮一步。再长大一点，就帮主人家放牛。这样一来，一年四季才算能吃饱饭，主人家一年还给我做一身新衣。

十几岁的时候，我参加了当地乡政府的民兵。后来，得知抗美援朝志愿军在征兵，就去报名，当上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在报名时，我和新兵们一起，在咸宁县政府咬破手指头，写下“我不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怕死不怕累，我志愿加入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自愿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血书。到部队后，我们新兵每人发了一把木把 75 式步枪、三发子弹，部队领导说“一颗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不然就浪费了 6 斤大米”。还给每人发了一床五斤的棉被、七斤压缩饼干和两个开水瓶等生活物资。当时，部队首长告诉我们，需要六户人家才能养得起一个当兵的人。我们随大部队从咸宁乘上火车，一个车厢 30 人，一个排一节车厢，三个车厢一个连，直接出发前往朝鲜战场。

过鸭绿江时，为了躲避美军的轰炸，我们车上贴着大字“牲畜”，佯装运输的是猪、牛等牲口。过了鸭绿江，就不用吃压缩饼干了，有饭和菜吃。当时朝鲜的铁路被炸得稀巴烂，到处是土坑，我们就走走停停，边走边修铁路。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马良山脚下，我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 306 坦克部队。

马良山是个重要地方，我们部队担着保卫马良山的重任，这让我感到很自豪。部队领导问我来朝鲜之前有什么特长，我说“来当志愿军之前，曾在咸宁高桥镇高中食堂当过炊事员”，于是被安排到了炊事班。第一年是列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煮饭、蒸馍，菜有海带、萝卜、苕线粉，还有白菜。刚开始，没有新鲜猪肉，但有肉罐头，一个肉罐头两斤重。我们炊事员就把白菜、萝卜、海带和苕线粉等放在锅里一煮，肉罐头本身是熟的，等菜快煮好的时候，就加肉罐头一起煮，每个班一盆肉菜汤，随汤带水的，战士们很爱吃。后来就不用肉罐头了，因为国内有活猪运到前线来，我们炊事班同志就地砍几根树，用钉子一钉，把猪养起来，用吃剩的饭菜喂养着，隔段时间杀一只猪给战士们补充营养。

每天，炊事班凌晨三点左右就要起床烧水、准备做饭。我从小做长工，手脚勤快，总是第一个起来，每次参谋长来炊事班巡查，总看到我在忙。参谋长多次开会表扬我工作认真负责。第二年，我升为上等兵，领章上多了一朵花。第三年，我荣立三等功，领章上有两朵花，加一道杠，升为中士班长。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除了做炊事工作，平日也要进行军事训练。毛巾蒙着眼睛，在规定时间内拆枪装枪。经常半夜集训，一个班十个人睡在一个火炕上，半夜里有人喊口号，模模糊糊中，班长猛推我们的背，我们就一个推一个，在五分钟之内打好背包、挂好铁锹和枪、军用水壶，穿好坦克靴。那种深筒坦克靴高没膝盖。要是谁的背包打得不规范，连长就让我们就围成一圈，把他围在中间，指着他的背包，围观并指出不规范的地方，让他不好意思。

最难的是从睡梦中刚醒时，两眼抹黑，找不到背包带子，集训时间紧急，常有拿错背包带或者找不到背包带的情况，很是愁人。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睡觉前，把背包带拴在大脚趾头上，解决了摸黑找背包带这个问题。

铁锹和枪对我们来说是同等重要的。美国的飞机隔两三天就要来侦查一次，敌机飞来的时候，负责警戒的信号兵就会发信号枪。我们听到信号枪，要是在树林旁边，就立刻扯折一些茅草树枝扎成一个圈戴在头上，蹲在树下面或者草丛中，敌机在天上只会看到我们头上的草和树枝，发现不了我们。要是不在树林旁边，就要根据地形，用铁锹就地挖个土坑，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雨衣，就地卧在挖的土坑里，等待信号枪发出敌机已经走远、安全了的信号，再从土坑爬出来。

敌机飞过的时候，撒过六七样化学武器，有时是硫酸，我们的雨衣有时候被硫酸烧了一些洞，有时候是放毒气，停战以后还撒过传单，上面写着污蔑共产党的话。我不识字，但是看到的战士们见到传单就立刻撕破。

马良山阵地太重要了。有段时间，听说美国停了三辆三十多吨的坦克在马良山顶，当时我军没有武器能打破美国的坦克。后面毛主席调了三种厉害的武器，子弹可以打穿七寸厚的钢板，再在坦克里面爆炸。美国听说了后，就吓得把坦克开跑了。

发生在马良山上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美国派了三百多辆敌机来轰炸。成群的飞机乌央乌央一片黑，把太阳都遮住了。敌机一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直在丢炸弹，把马良山烧得通红，像火焰山，死伤无数。但是美军还是没有攻下马良山。一天，志愿军一首长（不记得具体是谁了）来部队看望我们，他仔细检查粮食储备、菜、猪肉，还看到了剩饭剩菜等准备喂猪的食物，知道我们吃得饱、吃得好，大家爱吃肉煮菜汤，不爱吃干鱼咸鱼，白糖供应充足，营养供给很充足，非常高兴。他还仔细检查了厕所，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卫生和身体健康。

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但我们没有立刻回国，而是继续留在朝鲜帮助他们搞战后重建。朝鲜的男性青壮年很多牺牲在战争中，留下的是老弱病残。我们除了日常依然进行军事训练之外，还负责帮助朝鲜建设电站、修路、建房子。1958 年，我跟随部队回到祖国，乘坐的火车上用红绸扎着英雄结，到处贴着“欢迎我们回国”的大字标语，大家围着我们喊“志愿军手足回来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回到祖国怀抱感觉非常温暖。

复原后，我先在咸宁县政府招待所工作，第二年被调到省委招待所（武汉）工作了几年，省委招待所解散以后，我回到咸宁老家务农，也兼职打零工。前几年，一场大火把我家烧个精光，我的毛主席纪念章、和平鸽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三等功奖状，以及其他奖章都被烧了，幸亏人不在家，没有受伤。

我很庆幸当年选对了路线，加入了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与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我还活着。

采访拍摄：由刘秀丽于 **2023** 年 **7** 月在桂花镇柏墩村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刘秀丽。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拍摄人：刘秀丽）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涂光华：难忘岁月，刻骨铭心

涂光华，男，1935 年 12 月出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大幕乡常收村人。1951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 年转业安置在原藉咸宁县高桥镇银行工作。1958 年回乡务农。2020 年，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 我觉得美国佬太可恨，欺负到家门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1935 年 9 月，我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常收村涂家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是个勤扒苦做、通情达理之人，我兄弟三人靠父亲抚养拉扯长大。我排行老大，虽很早就开始为父亲分担家务，但父亲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再穷再苦还是送我读到高小毕业。

1951 年 10 月，我虚岁 18 岁，刚结完婚就遇上美国入侵朝鲜，人民政府号召我们适龄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开始我有些犹豫，因为国民党时期政府是二丁抽一，强行抓壮丁，被抓壮丁后，经常挨打。后来人民政府派工作人员到村里开会，宣传发动，我的思想有了触动，我觉得美国佬太可恨，欺负到家门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1951 年 10 月，我告别了父亲、弟弟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及村里的父老乡亲，应征入伍。在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新兵训练后，首长见我是高小毕业，有一定文化基础知识，将我分到某部防化部队，成为一名防化兵，开赴朝鲜参战。

我们部队是泅渡鸭绿江的。当时，我看到眼前宽阔的江面，波涛凶涌的江水，心里发慌，双腿发软。因为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是个旱鸭子。见我不会游泳，几位会水的战友一边划水，一边托着我游。当快要抵达彼岸时，由于水急浪大，我和战友不时被江水吞没，战友们还是奋不顾身地托着我吃力往前游。几位托着我的战友可能太累了，一不留神松了手，我被没入水中呛了几口水，在波浪中挣扎，一时有生命危险。在危急的关头，一汉川的老乡战友陈明发，一个蛙泳紧急游过来，一手将我托起，一手握着武器踩水将我送到岸边。

我们部队一到战场就受到当地军民热烈欢迎。他们挥舞着我国国旗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歌曲，跳着热情优美的朝鲜舞蹈。当时，我感到特别兴奋，从内心更加坚定“不辜负祖国和朝鲜人民期望”的信念。我是非常希望能到一线去和敌人面对面拼杀的。但可惜的是，我们防化兵没有和敌人面对面的战斗，主要在山洞里边研究对付敌人毒气弹的作战方案和方法。同时也要兼顾学习志愿军中的模范事迹。当听到“邱少云为了战斗胜利，宁愿被烈火活活烧死巍然不动；黄继光为了拿下碉堡用身体堵住机枪口，赢得战斗胜利”，内心触动非常大，使我终身难忘。

与陆战部队步兵相比，我们生化兵是幸运的。主要是穿着防毒罩衣和面具隐藏在山洞里，边学习防化知识，边待命准备随时出击对付敌人毒气战，和敌人面对面真枪实弹战斗不多。经常听到洞外的枪炮声和有步兵牺牲的消息。当然，在山洞里也不是绝对安全，敌人侦察兵经常寻找我们的行踪和落脚点，然后狂轰滥炸，想置我们这支特殊部队于死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一天，听到山洞上面有飞机的呼啸声和隆隆的炮击声，不一会，山洞似乎动摇起来，洞壁泥土崩裂垮塌下来。首长命令我们冲出洞口，正当我们向外撤退时，一颗炮弹落在洞口，我和几位战友被困在山洞里，随时有被掩埋的危险。见此情景，部队首长立即命令工兵连前来营救。他们用钢钎撬石头、刀锯泥土，用双手挖掘，手被磨出了血，最终将我们从洞里救出。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抢救室里。因为伤势严重，我住了几个月医院，再也没有上战场。

1955 年 9 月，我被转业安置在家乡高桥镇银行工作。1958 年国家遇到困难，我主动申请回到老家咸宁县大幕乡常收村涂家冲务农。回家后，我和妻子一共养育了三个孩子，三个儿子也很争气，都子承父业。大儿子和二儿子先后响应政府号召应征入伍，都曾被评为五好战士；二儿子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转业后在武装部工作。

我晚年生活幸福，政府每月按时发给生活津贴。逢事遇节都有领导上门送钱物慰问，衣食无忧。孩子孝顺精心照顾我两老生活，心情极为舒畅。如今虽已年近九旬，生活尚能自理。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到了晚年许多的人和事都忘记了，有的人和事却铭刻在心终生难忘。在朝鲜战场的 2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战斗、生活，总是在脑海里萦回。经常想起救我的战友陈明发，想念班长李奇生、排长陈独新、连长江继业等。2020 年建军节前，上级党政军领导来到大幕山下涂家冲看望我，他们带来亲切问候、各样慰问品和珍贵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让我感动得老泪纵横。

我未立战功，组织上却给我莫大的关怀，要是战友们都还健在能一起享受大好时光该多好啊！

采访拍摄：由陈元海于 **2023** 年 **7** 月在大幕乡常收村采访摄制。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陈元海。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王泰熙：运输兵，也能建功立业

王泰熙，男，1927 年 7 月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人。1950 年 6 月参军，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46 军 137 师 411 团运输连，任政治文化教员组组长。先后参加湘西剿匪、惠州沿海剿匪等作战任务。1952 年入朝参战，驻守朝鲜西海岸，荣立三等功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后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1958 年毕业后，在湖北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任教。1966 年调到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现湖北科技学院）工作，1989 年退休。

> 我们就这样不眠不休反复往来在前线和营地之间，在炮弹声和枪击声中，背着枪支、弹药和物资补给送往前线阵地，保证冲锋在前的志愿军弹药充足，同时将前线伤亡的战士及时运回营地进行救治或安葬。

1927 年 7 月，我出生于广西南宁市武鸣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名教书先生，一直在本村和外乡任教，他为人正直，好学求知，紧跟时代潮流。上世纪 40 年代，日本进占广西，父亲主动为抗日斗争捐钱献粮。

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当我们以为和平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时，国民党却背信弃义，挑起内战。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接触了不少进步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李昂、黄茂林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1948 年，怀着报国之情，我放弃学业，在父亲的支持下寻找当地游击组织，投身革命。

内部资料 谢绝外借 咸宁市方志研究中心

广西解放后，我们地方游击队改编。我和部分同志经过组织安排和军委会推荐，进入桂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学习。我在团部的办公室里画了毛主席、朱德的像，挂在大厅正中，桌上铺一层红布，在红布上写下“谁愿意当兵就签字”，作为组长的我激动地挤到了前面，带头签下自己的名字。当时，我想既然是当兵，一要不怕死，二要不怕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6军137师411团运输连，任政治文化教员组组长。

1950年6月，美军从仁川登陆入侵朝鲜，鸭绿江边战火连连，形势险峻，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号召，经过层层动员和准备，1952年夏，我所在的46军终于获批于入朝参战。

当时，战友们热情高涨，纷纷表态愿意到血与火的战地经受考验，我也迫不及待地写下了上一线的决心书。但对于分到运输连，我有些不甘心，觉得上了战场，不能到一线不光荣。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说：“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需要海陆空的样样配合，在部队里不单要有前方，后方更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弹药供给前方，也不能打胜仗。”听了领导的话后，我豁然开朗，深感到自身责任重大，下定决心在运输连干出一番事业。

为了协助连队干部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我先是被派到师部学习。当时很多战士情绪高涨，想上前线，我就到班、排宣传，通过墙报漫画，鼓励大家提高警惕，握紧手中枪。我在《志愿军画报》上发表的一些画作，在部队受到很多战友的赞扬。

1952年9月，我们部队正式从广东开拔北上，经过两天两夜到达辽宁丹东。大约是晚上10时，列车徐徐跨过鸭绿江，透过窗户看到敌机沿着铁路疯狂扫射轰炸，两边苏联高射炮防空还击，枪炮声交织作响、火光冲天，让人感到心惊。

连长说，不要打电筒，不能有一点火光，否则会暴露目标。火车开开停停，在拂晓前把一节节车厢送进一个山洞里，我与战友下了车厢，经过一番伪装后继续行军。领导强调，步伐要一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咸宁市资料馆编纂室

致，行军路上，任何人都不能掉队。

朝鲜环境复杂，行军路上不时会遇到土匪或特务。一次，在山边夜宿，我与通迅员刚要入睡，突然听到山中有石头滚落的声音。我立马警觉起来，发现山腰有两个人影晃动，我想可能是特务，通讯员想要开枪。我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要顾全大局，不能误伤朝鲜群众，不可惊扰敌人。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路边有一颗圆圆的铁家伙，我捡起来想看看是什么，连里一个朝鲜翻译员一看到便说不能乱动，让我和战友一起迅速将它扔到水塘里，顿时一声轰隆巨响。当时我们都被吓了一跳。原来是一颗美国的风雷弹，敌人利用我们刚来时不熟悉情况，设下的陷阱。我们的军队爱护朝鲜一草一木，朝鲜人民和我们也是亲如家人，但也要随时防御敌人伪装成朝鲜群众来搞破坏。

到达平安道时，一线的战斗已经打了 43 天，上级布置的任务很明确——保卫西海岸。东部战地主力部队在上甘岭作战正酣，我们运输连一方面要保证前线后勤物质的供应，另一方面要为西海岸反登陆防御战的战友们挖坑道战壕，全力配合主力部队战斗。

我们部队离三八线只有 30 公里，运输连只有一辆卡车，连长指导员也都没有汽车，为前方送炮弹只能用马车。当时朝鲜的大路被轮番轰炸，成了烂泥路，很多小路马车都没法走。遇到这种情况，便只能人工背，120 斤的面袋，我背了无数次。我们就反复往来在前线和营地之间，在炮弹声和枪击声中，背着枪支、弹药和物资补给送往前线阵地，保证前线志愿军弹药充足，同时将前线伤亡战士及时运回营地进行救治或安葬。

有一次我和几位战友赶着马车为前方送军械与粮秣，路上遇到一架敌机扫射。当时，身边的两位战友都受了伤，拉物资的马匹被打死，我躲在路边的一个大石头后，多次与子弹擦身而过，侥幸无恙。敌机扫射过后，我一边照顾伤员一边推着军械与粮秣的板车艰难前行。

作为部队里的文化教员，白天要到班里参加军训、持枪放哨，保证运输线畅通，晚上就给战士们教文化，主要教语文、算术、识字。平时也要思考怎么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战士们的学习效率。当时，很多新兵没有念过书，建设现代化，没有文化可不行。为了提高战士们识字率，我们在战士背后挂上纸板子，上面写着字，比如壹贰叁肆伍陆柒，行军的时候，边走边教学，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战士培养成有文化的军官。在我的帮助下，有的战士从小没有上过学，也能识一百多个字了，部分甚至能给家里写信了。

《我是一个兵》就是我们46军137师河北战士陆原创作出来的。这首军歌易学好懂，大家特别喜欢那个抑扬顿挫、富有激情的调子。每次身心俱疲的时候，军歌一唱起来，顿时觉得有了十二分力气，大家热情立马被点燃，唱得热火朝天。当时，每次和战友们唱起这首歌，我内心就想着“一定要同敌人坚持抗争到底”。在朝鲜战场上，这首军歌激励着广大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

在上甘岭后勤部队的坑道里，我写下入党申请书，完成入党宣言。还被连队支部评为积极分子，荣立三等功。

1953年7月8日至26日，是我们46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战斗。打得一拳开，免得万拳来。7月24日，经过一晚上的战斗，美军的两个高地已经被我军攻占，美军不甘心失败，不惜血本，派出飞机、坦克、火炮，多次地进攻，但始终没能夺回高地。

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宣布停战。后来，连里接到军部来函，要把我调到军部重新安排工作。可惜我因鼻窦炎发作，头痛难忍，被送回吉林通化救治，再转至广州柳西健康团继续治疗，后转业回到家乡，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1956年，毛主席到武汉游长江，学校曾派我和体育学院20个水性好的运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动员从长江大桥下水，护送他渡江。1958 年，毕业后在湖北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任教。1966 年，调到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现湖北科技学院）工作。1989 年退休。

采访拍摄：由周米子于 **2023** 年 **7** 月在湖北科技学院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周米子。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赴朝鲜作战之初与战友合影

李　侯：永恒的记忆，徇丽的人生

李侯，男，1931 年 10 月出生，曾用名李甦，湖北省松滋市陈家店乡夹马槽人。1949 年 5 月毕业于湖北省第八高级中学，1949 年 8 月参加湖北荆州革命干校，同年 10 月参加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1951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4 月入朝作战。1963 年 7 月，转业到咸宁县工作，先后任县供销社人事干事、县日杂公司副经理、县档案馆副馆长、县革委会工作人员、广播站采编、汀泗高中校长、县文化馆馆长。1991 年离休。

入朝作战三年，我经历了战场的腥风血雨，提高了自己作战水平和工作能力。

1931 年 10 月 21 日（农历），我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陈家店乡夹马槽一个小商人家庭。刚出世时，其貌不扬，体弱多病。母亲请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个命。算命先生阴阳怪气地说，羊年阳春，怕是灾星，是个“化生子”。“化生子”就是鬼投胎的意思，过去农村迷信认为活不到十三岁。父母亲还算开明，不信迷信，将我作为头龙长子，重点培养，我学习成绩也不错，一直读到省立第八高中毕业。

毕业不久，正碰到松滋解放。我便到当地县政府看热闹。见县政府门口有一群人正穿着节日服饰，敲锣打鼓扭秧歌。他们边扭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不少人在那围观。不一会，我惊喜发现堂兄李铁树从县政府出来。虽然好久未见，他见到我非常亲切，告诉我，此次回松滋是为荆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州革命干校招收土改干部的，招收对象要求家庭成分好、年纪轻、有文化，说我很合适，动员我报考。我与父母沟通后，写了一个简单的自传就被录取了。

在干校主要是学习、培训。一晃两个月过去，十月一日，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学校放了假，我和同学们到沙市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游行。沙市驻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文工团官兵穿上节日盛装，威风凛凛。游行队伍中有秧歌队、腰鼓队、高跷队，一个个多彩多姿，热闹非凡。那时我们很年青，热血沸腾。我和周杰、余敏、吴跃、郑萍、裴俊、覃季兰八位同学一合计跑到部队报名参军，部队见我们是革命干校的学生，非常高兴，立即被录取。

公历10月5日，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学校为我们举办了欢送会，解放军的绿色军用大卡车来接我们前去部队文工团报到。还记得头一天报到，吃的是饺子。在我们部队临开拔前一天，我父亲带着衣物和菜肴到沙市来看我，没直接到干校，而是在沙市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干校时，听说我报名参了军，早上五点多就要开拔了，说是开往湖南沅陵。父亲当时就懵了，急得捶胸顿足，飞快往长江下游追赶。可是两脚哪能追得上顺风而下的大帆船。可怜父亲追了四个多小时，到傍晚黄昏，又饥又渴，万般无奈，瘫倒在地上，大哭一场。这些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

船行三天，部队抵达湖南常德，部队领导决定休整一天，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文工团女同志比较多，特殊情况多，部队又多休息了一天。然后步行到沅陵，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到达沅陵时，一个个累的精疲力尽，往地上一倒便睡着了。在沅陵，文工团在元旦、春节演出了《为谁打天下》和《白毛女》两个舞台剧。《为谁打天下》这个舞台剧，剧情非常悲壮激昂，很有感染力，对于刚刚翻身解放的普通老百姓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我记得有这样一段歌词，“仇恨的种子发了芽，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先烈灵前我们来宣誓，要把封建来打垮”。我至今仍然非常怀念文工团这段幸福时光。

庚寅年春节（1950 年 2 月 18 日）过后，我从文工团调到军教导队学习。这是一所初级军官的学校，有测绘队、炮兵观察区队、地方干部区队。教导队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规范，一律军事化管理。开校典礼时，军长曹里怀讲话，我记得比较深刻是“知识青年是很有前途的，你们是祖国的未来，社会的栋梁。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好报效祖国”。教导队政委翟尚志是一位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的首长。1950 年国庆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我看到新闻报道后，即兴写了一篇小通讯《我们的妈妈回沅陵》，发表在《湘西日报》上。

湘西是土匪窝子，历朝历代都有匪患，有的人家世代为匪。47 军进驻沅陵后，主力部队随刘邓大军西进，配合解放四川成都去了，留下的是一些非战斗人员，土匪头子张大志乘机攻打县城，造成极大损失。1951 年元旦前夕，当地政府在教场坪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土匪头子杨清泉并执行枪决。此次公审大会，鼓舞了人民群众剿匪的信心和勇气，对土匪产生极大震慑作用，不少大小土匪头子纷纷向解放军投降自首。不久，土匪头子张大志也被活捉。

教导队工作生活令人难忘，入朝作战更是铭刻在心。1951 年底，47 军教导队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 140 师炮兵室工作。4 月，部队奉命开赴朝鲜对美作战。我担任 140 师炮兵室（后改为炮兵司令部）书记员，不久被提升为见习参谋，后又提升为正式作战参谋。作战参谋的任务主要是：根据首长的指令和上级机关作战文书草拟作战方案，编写作战命令、战情通报，接传战场电话，上呈下达，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为首长出谋划策。

参谋工作是对一个战士、一位军官综合素质的考验，也是官兵锻炼提高晋升的极好机会。参谋的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1951 年秋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位参谋住在简易防空洞里商谈防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御方案。不一会儿，因尿急爬出防空洞小便，突然听到“轰隆，轰隆”炮击声。敌军两发炮弹刚好落在我们三个参谋呆的地方，两位战友被掩埋。我和赶来的战友用铁锹镐撬开积土，扒出两位进行抢救，两人均抢救无效而牺牲，我却幸免于难。

1952 年夏，驻扎大西北的一野某部奉命赴朝接手我师防御阵地。首长要求我要以最快速度、最详细的文字图表，编制好防务交接方案。我用了五天三夜的时间，日以继夜地加班加点，完成了近两万字的方案和二十余份图表。那几天眼睛熬红了，脸熬肿了，但没叫一声苦和累。司令员看了这份接防报告后非常满意地说：“李参谋，你的进步很快呀！你辛苦了。”

入朝作战三年，经历了战场的腥风血雨，提高了自己作战水平和工作能力，并在部队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青年学生成为一名尉官，立过三等功，先后获得过金日成勋章奖、朝鲜和平纪念章、湘西剿匪五十年纪念章、全国解放纪念章。

1963 年 7 月，转业到湖北省咸宁县工作，先后任日杂公司副经理、县档案馆副馆长、汀泗高中校长、县文化馆馆长，1991 年离休。

采访拍摄：由陈元海于 **2023** 年 **7** 月在长安大道 **48** 号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咸安区档案馆，陈元海。

影音存档：咸安区档案馆，档案编号 **0015-WS·2023-Y-DSGZ-0001**。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嘉鱼县

张达启：坚定信念跟党走

张达启，1934 年 3 月出生，嘉鱼县簰洲（湾）镇人。1949 年考进国民党宪兵学校，参加国民党宪兵 6 团，后起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考进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后进入医疗队，并随部队赴朝参加医疗服务和护送伤兵回国治疗等工作，退役回乡后，安排在粮食部门工作。

我这一生，坚定一个信念，就是紧跟共产党走，这个选择没有错。虽然我在追求共产主义信仰中历经坎坷，而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我的靠山和指南。

我叫张达启，1934 年 3 月 8 日出生。16 岁时，母亲去世了，我刚好初中毕业，就考进了国民党宪兵学校，随校加入宪兵 6 团，团长叫沙青，是名共产党员，营长叫王芳华，连长叫桑祖汉。1949 年 12 月，跟着团长他们在重庆起义。不久，成都起义后，上级安排我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考试。团长说，愿意回家的就给路费回家。我说，我愿意读书。经过大概三四轮考试后，考上了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当时我 17 岁了，是 1949 年 12 月入校学习的。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地志研究中心

1950 年，学校派人到家乡调查，农会说我父亲是地主，学校就把我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62 军，军长叫刘忠。在 62 军，我被安排参加了当时的西南军区医疗队，是西南军区支前指挥部领导下的医疗队。1952 年，随部队赴朝参加医疗工作。

大概是 1952 年夏天，具体时间记不清楚，我随医疗队入朝参战，主要负责在仁川附近为志愿军打疫苗。医疗队住在山洞里，我当时是班长。我 17 岁时，便已经当了副班长，从学校出来以后就当了正班长。在医疗队还参加病员转送工作，把伤病员转运到丹东，只能晚上送。战场上直接下来的、其他野战医院无法救治的，我们都转运。在路上，有许多人都无法回来（牺牲），就把他们埋在路边，用白布包裹起来，让民工埋在路边，我们再继续前进。他们的名字、单位都记不清，也看不清楚，晚上看不见。有时会碰到炸弹、飞机、游击队，什么情况都有。

去的时候还是热天，到了冬天就挨冻，因为衣服都不是很厚，朝鲜的气候很冷。当时供应跟不上，主要军粮就是吃一点国内送过去的干粮、炒面，渴了就吃一点雪水，也有挨饿的时候。但是比起前方战士，还是比较安全的。

1953 年，经过上甘岭战役后，我们跟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达成停战协议，战争基本结束。1953 年冬回国后，我被编入了西南军区 23 陆军医院，继续干医疗工作。1954 年，因为当班长提不上排长，就跟指导员讲，家里还有老父亲，还有弟弟没有人管，申请回家，经过组织批准，1954 年 12 月复员回家。

回来以后，我就到县民政局报到，腰鼓队接待了我们，每天在紫阳春馆里吃饭，大概经过了 2 个月以后，就让我在卫生院、粮食局、食品公司、花生公司挑选（单位），我就选了粮食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说错话，加上过去当过国民党宪兵，被打成了“反革命”，经历了十年的劳动，种菜、喂猪，以后到平反。

我现在已经 89 岁，身体能够自理，天天能够上街买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也感谢人民解放军，对我的照顾。几十

年来，没有人问我，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是抗美援朝的护士班长，但是我也不跟人家争，也不跟人家闹，也不跟人家比，自己心里满意就可以了。我这一生，坚定一个信念，就是紧跟共产党走，这个选择没有错。虽然我在追求共产主义信仰中历经坎坷，但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我的靠山和指南。

采访拍摄：由胡知微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嘉鱼县考棚村民政局宿舍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嘉鱼县史志研究中心，江芹、孙剑。

影音存档：嘉鱼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16-LXy-4-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段家河：抗美援朝磨练了我的意志

段家河，1933 年出生，嘉鱼县簰洲湾镇人。自幼家境贫寒，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参加了抗美援朝。虽然在战场从事的是文秘工作，而历经战火的洗礼，磨练了意志，为人生的追求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美国人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芦苇里面藏着，一动也不能动。如果被飞机扔的照明弹发现，后面轰炸机就会过来投弹。只能在美国飞机离开的间隙，趁着天黑行军。当时是 10 月份，天寒地冻的，水冰得刺骨，只靠一个背包垫着坐，很多时候只能泡在水里。这样又饿又冷、饥寒交迫地走了三天三夜才到战场。

我 1933 年出生。当时是在簰洲（湾）阳明小学读书，学校教导主任姓胡，叫胡枫，黄石蕲春县人，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我们学校里。我家里的情况，他可能知道。当时我住在平安洲，父亲从簰洲搬到平安洲开荒，家里很穷。我有 5 弟兄，大哥叫段家兴，二哥叫段家发，我是老三，四弟叫段善明，五弟叫做段四喜，国民党抽壮丁就把我大哥抓去。为了到处躲抓丁，我二哥就搬到渡普口十家棚去种庄稼了。家里还有四弟兄，我在读私校，只有 7 岁，就把我抓去坐牢。当时是一个保长抓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党史研究中心

的，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后来，伪和三师在余码头驻扎，派我去打杂干活，一个军官蛮喜欢我，就把我放出来了。

第二年，家里想办法把我过继给簰洲的大姨，她没有儿子，就让我到簰洲去给她做儿子。大姨送我在簰洲读的书，就在阳明学校，遇到胡枫老师，他详细询问过我的家庭情况。大约是1948年的时候，记不太清楚，他就把我送到沔阳新堤湘南公校。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送到湘南公校。我还是个小伢，只有14、15岁的样子，也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党。1949年6月，胡老师又把我转到武昌革命大学。当时我也搞不清楚革命是干什么的。在武昌革命大学读了一段时间，快要过年时，大约是1950年1月，胡老师突然又把我送到部队，都他经手送我过去的。到部队后，我与他经常有联系，有时他给我写信，有时我给他写信。具体什么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有3个连，我在连队里面当文书，一起到部队的有杜耀东、陈锐、雷宏恩、张华兵，后来在法院工作的张华兵。

1950年初参加集训，10月份到部队报到，走到中途，雷宏恩肚子痛，没有办法就把他转回嘉鱼，他是嘉鱼咆哮岭人，雷宏恩最后没有去参加抗美援朝。杜耀东被改编别的队伍，也没去成。只有我和陈锐两个人去了。到朝鲜去的时候，一起去的、后面认识的基本上都是嘉鱼人，还有田隆兴，他是潘家湾人，我们都互相认识。

刚过鸭绿江，进朝鲜的时候，有个地方叫老虎口，芦苇树木很多。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军，美国人的飞机分批次不断的盘旋，扔照明弹。美国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芦苇里面藏着，一动也不能动。如果被飞机扔的照明弹发现，后面轰炸机就会过来投弹。只能在美国飞机离开的间隙，趁着天黑行军。当时是10月份，天寒地冻的，水冰得刺骨，只靠一个背包垫着坐，很多时候只能泡在水里。这样又饿又冷、饥寒交迫地走了三天三夜才到战场。现在湿气重，也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这是我在朝鲜战场记

忆最深刻的经历。

上甘岭战役时我们被困在山洞里。只是送饭，搞后勤，当时的炮火满天，几乎每一次响动都有人牺牲。每个人都配有护身的手枪，枪都是上好膛。我的手就是当时不小心走火打了的，手关节还有伤痕。当时就是一包扎，疼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自己好了。

后来把我调到团部当秘书，司令员姓李，叫李林水，天门人，也是我们湖北的。当时我年龄相当小，只有十几岁，他对我相当照顾，部队番号是222，下面的303团。我没有参加一线战斗，主要是干文秘工作，负责内勤、整理名册、保管首长的章子、下命令、记录首长的口述命令，然后盖章、传达、执行。

战斗部队是最苦的，尤其是参加上甘岭战役的42军，一个团上去，没有几个人活着回的，记得簰洲有个叫童班长，他全班只剩他一个人了，所以改名叫童班长。

1953年停战后，我们就回国了，陈锐也回了，田隆兴也回了。回来后，与杜耀东他们会面了。我是分在洪湖，后来从洪湖调到嘉鱼。我的档案上是1935年，3字当时是手写，把3字写成5字，所以搞成1935年。

采访拍摄：由胡知微于**2023**年**9**月**8**日在嘉鱼县原南嘉中学名爵小区**1**栋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嘉鱼县史志研究中心，江芹、孙剑。

影音存档：嘉鱼县档案馆，档案编号**0116-LXy-5-001**。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杜耀焕：我曾炮轰侵略者

杜耀焕，91 岁，嘉鱼县簰洲（湾）人，1951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 年参加抗美援朝，1954 年荣立三等功一次。

我叫杜耀焕，1932 年 7 月 20 日出生，住在嘉鱼县簰洲（湾）镇尖山坡 4 组。大约是 1950 年底，当时还是延续甲长制传统，上级给我们队（村组）下了两个征兵指标，要动员参加抗美援朝，说是美帝国主义打过了三八线，把我们的发电站都炸了。

1951 年 3 月，在大屋殷家开会，大家一起吃饭，工作队来搞动员参军报名。我问，只有我去行不行？工作队领导说，干部带头，有什么不行的。我就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1951 年 3 月正式参军，大约下午 1 点，工作队、接兵部队一起在大屋殷家吃一餐便饭后赶到陆溪口（现陆溪镇）。我就跟工作队代表说，你先别告诉我父母，他们是不会支持、允许我去的，等我走后，你们晚上再去我家通知他们。他们照我说的做了，那天晚上才去通知父母。哥哥连夜赶了 30 多里路到陆溪口。次日一早就赶到陆溪口。我们新兵都住在一个屋里，哥哥给我送来了一些衣服。从大屋殷家出发的时候是赤脚的，到陆溪口给我发了一套衣、一双鞋，以及一条毛巾用来擦汗和洗脸。第二天早晨，哥哥给我送来衣服，工作队人员就说，这些都不需要拿，部队到县里会统一发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新衣服的。我们区有 60 多人，一起在陆溪口等了 4 天，然后徒步走堤上到嘉鱼县城。

到嘉鱼县后，先到新兵团、补充团，搞诉苦运动，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诉苦。我只有十七八岁，也不太醒事，还是小伢，也没作孽（受苦）。一些年长的，20 多、30 来岁的人，他们醒事一点，他们就开始诉苦，说他们怎么作孽（受苦），所有人都要先诉苦。在补充团，我和六队的范显坦编到簰洲一个班，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的军，当时相互也不认识。他后来被编到坦克部队，在嘉鱼时，我们都是步兵，在同一个班。

在嘉鱼住了一段时间，就又到新堤。在嘉鱼诉完苦后，重新分了班，发了衣服，好几百人一起上船开到新堤。当时年轻，只晓得热闹，傻头傻脑，听工作队说当兵好，就去当兵了。到新堤后就算到了正式部队，又拆散重新编了班，全部新发了服装，发了两套军衣、两套衬衣、两条短裤、两条毛巾，毛巾两头用大字写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在新堤搞新兵培训，每个人都发了枪，三八式，天天瞄准、打靶。给我发了 3 颗子弹，一发打在靶子下面，把土打得崩起来。教官说，你瞄高一点，结果又打到房子上了。3 颗子弹打完了，一发都没中。大约培训了 1 个月就离开新堤了。

坐的洋船到汉口，在一个棉花仓库，下面是公司上面是仓库，很大的屋子，很多人住在一起。在仓库住了 3 天，给大家发背包，老兵教新兵打背包，然后再坐火车北上。上车时候下着大雨，听说车皮有 80 多节，一个车皮装一个连，大家背包挨背包坐着，坐了 3 天 3 夜，火车经天津、沈阳，到大虎山下站。火车一路沿途停靠吃饭，到站点后，饭都准备好了，下车直接吃完立即上车出发。

我开始是步兵，到了辽阳后，就编到 82 炮连队，1 个班 7 个人，1 个排 3 个班，有正副排长、正副班长。一个班一门 82 炮，正副班长负责瞄准，第二炮手搬炮筒、第三炮手搬炮架、第

四炮手搬炮板，五炮手是弹药手，负责搬弹药。当时我最年轻，是五炮手，跟其他人学习，整天搬着一个炮弹箱，箱里有 3 发炮弹。

在辽宁省炮兵部队参加训练，学习 82 炮瞄准打靶，大约一个月后，全班一起编到作战部队。然后就跟着部队到鸭绿江边的安东（今丹东），准备随时入朝参战。先是在安东修飞机场。当时安东的飞机场全都被炸了，鸭绿江边的山上，很多房子也被炸没了，只有几面墙和一些垛尖。

到安东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了，外面响起了炮声、枪声、警报声，火车就停下来，灯也熄了，不准点灯，电灯都不准打，敌人的照明弹照得地上针都可以找得到。火车开到鸭绿江的山后面就只能停下来，我们下车。当时我们还小，没见过这种阵仗，都有点害怕。一些国民党俘虏过来的老兵们就跟我们说，这样的事他们见过得多了。

在安东，到了十月时候，就开始下雪，大约有一尺深，山沟里的雪有将近一米深。我们去的时候，正在下雪，大家住在一个帐蓬里，中间一根柱子撑起来，四角用绳子一拉、铁钎子一钉，顶上砍树枝围盖着，做好伪装。在山沟里住，就怕敌人的飞机发现了。在山沟里住了几个月，我们是 1952 年正月入朝的，当时有一座铁桥，靠朝鲜那边只剩一个桥墩子，靠中国这边的铁桥都还在，桥下有一条公路，部队就是走公路过去的。

朝鲜山多，我们都是在山里搭帐蓬，隐藏伪装起来，然后接受上级作战任务后，指挥所在右边山上，很隐蔽，能看得见敌人。我们 82 炮是打死角的，打到山那边去，打炮的根本看不到爆炸点，只能听指挥所指令开炮。指挥所命令报表尺加多少、方向偏多少，我们就按标尺操作，打完之后也看不到有没有打到，因为和敌人隔着山。

1953 年，通知我们部队回沈阳换装，82 炮全部不要了。我机会蛮好，因为去得晚，没有在一线打很艰苦的硬仗。也因为是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版权所有 党史研究中心

炮兵，在步兵后面，没那么艰苦和危险。停战后，我们全部改成了 762 反坦克野炮，一个班一门炮，一丈多长的炮筒，一台汽车拉一门炮，后面就舒服了，不需要走路了，可以蹭车。

采访拍摄：由胡知微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嘉鱼县官桥镇舒桥村尖山坡杜家湾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嘉鱼县史志研究中心，江芹、孙剑。

影音存档：嘉鱼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16-LXy-6-001**。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赤壁市

曾令华：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曾令华，男，1934 年元月 5 日出生，湖北赤壁人。1949 年 7 月入伍，参加剿匪、反霸斗争，1951 年 7 月入朝参战，1953 年 7 月荣获朝鲜夏季反击战“三等功”。先后获中南军政委员会解放中南纪念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抗美援朝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每个人都得面对。我所在的机要科战友，牺牲一人，负伤一人。一个是敌机轰炸时在屋子里面没有跑出来，被敌人扔下的燃烧弹烧死了。另一个是在行军时，遇到敌机丢炸弹，车辆侧翻，胳膊被炸断了。这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属于切身之痛吧。

我出生于 1934 年 1 月 5 日，阴历是腊月初一。小时候读过一段时间的书，相当于初小毕业。后来在部队学过两年文化，相当于现在初中毕业水平，但是学了高中数学，不学的话，炮兵的射击指挥就不行。

我原在蒲圻县大队当通讯员，1949 年 7 月 13 号参军。蒲圻县大队是解放初期为了保卫地方政权、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等成

立的武装力量，政委是县委书记李秉范兼，大队长熊占彪。当时，我跟副大队长杨秀春当警务员，也叫通讯员，算蒲圻县大队第一届老人。目前，第一届县大队还剩 3 个人，我、政协的姜耀堂、公安的罗时宾。郭天江、李青兰、阎明阳这些人都去世了。阎明阳在朝鲜牺牲，当时是县大队的参谋。

我很小就没了父母，只有一个祖母带着我相依为命。当时很穷，没有饭吃，祖母靠帮人洗衣服赚点钱维持生活。到 15 岁时，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去参军了。当时蒲圻刚解放，宣传队长叫张植忠。他把我带到家里征求祖母意见。他问：你同不同意你孙子参军啊？祖母回答：同意啊，他在家里没有饭吃，所以才找你们了啊！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没有饭吃了，才去报名参军的，实际上是参加的蒲圻县大队。

1949 年底至 1950 年初，参军没多久，我便随蒲圻县大队参加剿匪反霸斗争，在洪山、临湘的羊楼司一带剿匪，大概有半年时间。剿匪任务完成后，就离开蒲圻县大队，调到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朝鲜，在高炮 63 师机要科当译电员。

高炮 63 师，当时执行保卫北朝鲜首都平壤郊区永柔机场的任务，没有参与一线地面作战，只打了几场防空战。我在机要科担任机要译电员，没有直接参加战斗，通过指挥部了解的战况。有一次，在永柔机场打下一架 B29，俘虏了十几个敌人，印象最为深刻。还有一次，我们打伤了一架飞机，牺牲 2 个战士，当时我在指挥部亲眼目睹了此次对空作战，战斗打得相当激烈。

机要译电员对整个战场的情况基本上能做到了然于胸，1952 年 10 月份，上甘岭战役我全程参与了记录通报，对于战斗进程、战斗结果等细节都要逐一做好翻译记录。另外，机要译电员不允许出门，也不可能参加战斗，办公地点每天 24 小时都有警卫值守。国民党特务在朝鲜跟美国特务机关合作，不断地搞反动广播宣传鼓动，抓到一个译电员奖励 10 万美元。到朝鲜首次上岗时，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部队领导便对我们强调，“不要随便走动，到哪里都要请假，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

在朝鲜战场，时刻面临着飞机的轰炸，部队行军都只能晚上走。有一次，我们随车队开拔，有 1 个副团长、1 部电台、2 个报务员和 2 个译电员在一个车上，碰到公路边上炸弹，把车子掀起来了，落在地上。副团长要我们赶快下车隐蔽，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隐蔽，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当时是晚上，只看到到处冒火光，几个人努力，摇摇晃晃把车子抬起来……。还有一次，正在工作时，炸弹轰下来，离我们只有 50 米，把我们震得都掀了起来，附近很多房子也被炸坏了。

在朝鲜战场，敌机轰炸是家常便饭，经常碰到，碰上要赶快转移，因为轰炸过程当中，面积都是一大片一大片。但是，工作时就不能跑，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密码本、电报都掰开了盖，就不能够动了，防止重要文件丢失泄密。在我们隔壁 39 军，离我们只有 2 公里，隔一座山，刚从前线下来。敌军 60 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把他们驻地炸了个底朝天，造成了很大损失。

战争期间条件非常艰苦。1951 年 12 月，我随军驻扎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朝鲜天气很冷，一到晚上零下 39 度，工作地方不能生火，大家只能坚持着，等到天亮以后，一起弄点柴烧火。每天晚上正是工作任务紧张时候，每次完成工作任务后，几个战友都冻得僵硬，三个同事只能抱在一起取暖。有一次，我完全被冻僵了，忍不住哭了起来，当时只有十七岁，还是个孩子。但相对而言，我们部队机关比起作战部队还是要好太多了，人家是在野外阵地上的零下 39 度，我们是在室内零下 39 度，完全不能比。还有外面站岗的警卫战士，唯一的取暖方式，只能是靠不停地跺脚来防止被冻伤。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每个人都得面对。我所在的机要科战友，牺牲一人、负伤一人。一个是敌机轰炸时在屋子里面没有跑出来，被敌人扔下的燃烧弹烧死了；另一个是在行军时，遇到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敌机丢炸弹，车辆侧翻，胳膊被炸断了。这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属于切身之痛吧。

停战以后，又在朝鲜坚守了两年。1955 年 6 月，随高炮 63 师从朝鲜新安州调回国后，分配到地炮 3 师。当时，把我们从朝鲜调回来目的是准备打金门、解放台湾，到福建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朝鲜回来的野战部队，高炮 63 师、64 师、65 师等。

1957 年，已经干了 6 年机要员工作的我想到一线部队锻炼。当时作为机要员，经常与师首长有接触，所以提出想去一线部队，参谋长也很支持我。他说，“好啊，你去学习，先去学习。你搞炮兵的话，需要射击指挥，你这个文化水平还不行。起码要高中的数学、几何、三角函数必须学会”。所以，先派我去北京炮校学习了一年文化，学了一年军事。毕业后分配到福建的 28 军 131 团干了 4 年，中间指挥过一次炮战。

在部队当副连长时，一次紧急战备中，腰椎的老毛病犯了，是在朝鲜部队修工事伐木的时候扭伤了腰，留下的老伤。受伤时只有 17 岁，身体还没有发育好，4 个人抬 1 根木头，动作没协调好，把腰扭伤了。当时仗着比较年轻、身体好，对这些不大懂，以为揉揉就好了。后来随军在福建驻扎，环境潮湿，衣服、被子、蚊帐都是潮的，腰椎病就又复发了。到福州总医院住院检查，医生说“这个毛病必须开刀动手术”，我不同意，担心整个脊椎神经没弄好，人就瘫痪了，大概住了一个月院就回部队了。回部队后，领导看出院诊断书里面有一条建议是“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所以在 1964 年圆满完成一次军事演习后就安排我转业了，结束了军旅生涯。

采访拍摄：由昌文、刘丽红、宋少琴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在赤壁市电力新村 **16** 栋 **4** 单元 **101** 室采访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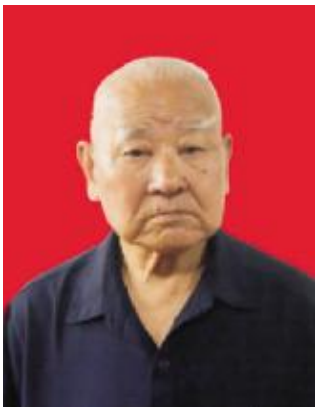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宋少琴。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龚廷远：开火的时候，把敌人山头都打垮了



龚廷远，男，1932 年 12 月 7 日出生，湖北赤壁人。1951 年 1 月入伍，同年 6 月入朝参战，受伤后回国治疗，伤愈重返朝鲜前线，立三等功二次。获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在朝鲜战场上，日子过得很苦的，一些日常生活都不能保障。比如，无法洗澡、衣服也没法洗，身上长满蚤子，常常三个月没洗澡、也没衣服换，衣领子都磨穿了，从上到下，官兵平等，人人都是一身臭。山上没有水，都是雪，有时候实在痒得不行，只能抓一把雪使劲搓。后面有条件了，就用雪烧开水，把衣服放到里面泡，烫死的蚤子黑麻麻的一片，身上简单一搓一抹，手上漆麻黑一把把蚤子。

我是 1932 年出生的，很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也改嫁了，我随母亲生活到 8 岁后回来。日本人来了后，把家里的房子烧了，桌椅板凳、轮船水车耙全部烧了，连被窝都没剩下。回来之后，只能在外边搭棚子睡觉。我有两个堂哥，大堂哥是个残疾人，没有娶媳妇，二堂哥有个嫂子。回来之后，主要靠二堂哥带我帮我，在二堂哥帮助下读了三年半的书，后来因为实在太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抗美援朝研究中心

穷，加上大旱天青黄不接，有一顿没一顿又饥又饿，就没有继续读了，长大后还帮我成了家。我是成家后的第二年当的兵。

我是1951年1月参军的。我堂哥当时是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组长。征兵时工作人员讲，要两弟兄以上才能报名，实际上我是独子，哥哥其实是堂哥，本来是不符合条件的，两个哥哥说我有三弟兄，这样才顺利参军。大约是六、七月份过的鸭绿江，走了将近一个月，步行到朝鲜前线。行军途中，只能晚上走，白天不能走。白天美国飞机多，发现大队人群就丢炸弹轰炸，很危险。晚上一般走到12点钟再休息，有时也会走通宵，到第二天凌晨再休息。我所在的部队是68军204师611团东五里通讯队，负责通讯工作，主要是架线，保障首长的通话。如果线路有毛病，就要出去查，经常早晨出去，晚上再回，出去一天要巡查30公里线路，中午没饭吃，回来再吃饭。1951年，我负伤被送回国治疗，治好后又重新回到朝鲜战场。同时受伤的一个四川战友直接牺牲了，另一个叫卢文定战友受了重伤，治好后落了三等残疾，也一起回了朝鲜战场。我们一起被补充到通讯队，我当通讯兵，他做炊事员。因为他落了残疾，不能上前线，只能干后勤兵，他便选了做饭、当炊事员，现在他也不在了。记忆中有一个叫卢张明的战友，比较幸运，从没有负过伤。原先同在82迫击炮连，同在一个排不同班，他也没负伤。1953年参加战斗时，我们通讯兵在山上架线，他在山上放炮，配合得很好。后来，他调到团部，我调到师部。

我在朝鲜战场上，主要参加了金城反击战。金城反击战是朝鲜有名的战役，仅次于上甘岭战役，排名第二。我参与的那场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所有大炮一起开火，把敌人的山头都打垮了。第二天，我们攻上去的时候，发现山头上的土，很厚一层都是松的。第三天，南朝鲜的李承晚就认怂了，同意停战谈判。自此后，就一直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但是敌人飞机一直在我们的阵地上空绕飞，没有停止过，时不时来回侦察。我没地方躲，只能不

动，以免被发现而挨炸，敌机下午来得比较多，晚上基本不来，因为晚上不看见。

在朝鲜战场上，日子过得很苦，一些日常生活都不能保障。比如，无法洗澡、衣服也没法洗，身上长满蚤子，常常三个月没洗澡、也没衣服换，衣领子都磨穿了，从上到下，官兵平等，人人都是一身臭。山上没有水，都是雪，有时候实在痒得不行，只能抓一把雪使劲搓。后面有条件了，就用雪烧开水，把衣服放到里面泡，烫死的蚤子，黑麻麻的一片，身上简单一搓一抹，手上都是一把把漆麻黑的蚤子。

停战以后，我们继续坚守了一个多礼拜后就转到后方休养了，由其他部队接防，在后方训练了半年多。1954 年 3 至 4 月份又搞了一次大训练，到 8 月就回国了。回国后，随部队先是驻扎鸭绿江边上农村，随时待命，防止美帝再次进攻。一年后，再转到山东省驻扎，先是农村住一年，后面盖了新营房，1964 年正式退伍转业回家。

采访拍摄：由黄富清、昌文、田丹娜、宋少琴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在副食品公司院内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田丹娜。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何芳进：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何芳进，男，1933 年 10 月出生，湖北赤壁人。1948 年参加党秘密工作，1949 年 1 月参军入伍，1952 年 12 月入朝参战，任班长、机枪手，参加过西线反击战，获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和敌人战斗时，都是争分夺秒的，早一分钟就占优势了，晚一分钟就被压下来了。金城反击战时，我端着机枪往前冲，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其实，人在打仗的时候，打着打着就不害怕了，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不打死我我就要打死你。

内部资料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我是 1933 年 10 月出生的，1949 年 1 月参的军。1948 年，在蒲圻搞地下工作。当时蒲圻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我之前在乡下读书时有个老师是共产党员，他在蒲圻县城伪装成卖布的，知道我们家情况，就特意发展我。我的一个叔父是国民党官员，他没有儿子，把我当儿子对待，我姐夫是国民党电话通讯的负责人，国民党党部的文件我可以随时调阅，所以老师就特意发展我，让我帮他送信，当通信员。1949 年，国民党发现我了，因为当时一份情报泄密了，知情人只有三个，一个是营长、一个

参谋长和我，于是便怀疑上了我，准备对我进行审问。老师担心我年纪小经不起拷打，就在农历1948年腊月二十四把我带到洪湖去参加解放军，洪湖是湖北荆州的军需区。1952年元月，我们部队就开始进行抗美援朝准备了，12月正式入朝参战，我入朝后调任295部队23营3连担任班长，和我一起去战友都拆散了，分到不同部队作战，不能全是新兵一起，要和老兵搭档。

朝鲜战场上，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我都参加了，最难忘的就是金城反击战了，一天走了120里路，原来在东线，要赶到西线。那是在停战前的最后一次反击战，专门打南朝鲜鬼子，一连消灭了敌人好几个师，把他们打退了100多里。记得1953年7月24号开始打，27号停战的，打几天又停了几天，到7月27号夜晚10点正式停战，此后就没什么战事了。

在朝鲜战场上，我负过一次伤，是炮弹弹片炸伤的，就是在金城反击战中。我当时带一个班，只有19岁多一点，我当机枪手，端着个机枪，机枪有27斤重，带八个夹子子弹，一个夹子有十几斤，每个夹子25发子弹，每个人身上都负重一百多斤，当时很多人身体吃不消，身体拖垮了。但也没办法，因为和敌人战斗时，都是争分夺秒的，早一分钟就占优势了，晚一分钟就被压下来了。金城反击战时，我端着机枪往前冲，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其实，人在打仗的时候，打着打着就不害怕了，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不打死我我就要打死你。我参与的那场战斗持续了几天几夜，在一起的一个广州、一个贵州、一个胶州的都牺牲，我因为负伤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原部队整体奉调回国了，我出院后就被安排到后方搞文书去了，后来被提为了副排长。那时候部队整体文化水平很低，我读了两年书，在部队也很努力，立了三等功。

本来部队是计划1956年回国，因中央要开八大，就推迟了一年，1957年回的国。回国后，我就转业分到合作社工作。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采访拍摄：由王映山、李杰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在赤壁市凤凰山廉租房一栋一单元 **101** 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王映山。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纪汉滨：朝鲜大娘一针一线把我棉袄补好了

纪汉滨，男，1930 年 6 月 18 日出生，湖北大冶人。1950 年 1 月入伍，1951 年 4 月入朝参战，参加过田园、临津等战斗，立三等功一次，获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平纪念章，炮师优等教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在开城外围，一个朝鲜老大娘看到我的胸口前棉花打得翻出来了，就哭着说了很多朝鲜话，大意是“哎哟！我的儿子，差点被打死了！明天就是过年了，你不能穿破衣服，我给你补补”，接着朝鲜大娘一针一线把我的棉袄补好了。

我是 1930 年 6 月 18 日出生，籍贯是湖北大冶市金牛镇纪家湾，由于我出生在长江之滨鄂城县城（今鄂州市），所以父亲取名汉滨，幼时随父亲在老家纪家湾读私塾。1944 年 9 月，考取了“武鄂蒲嘉大”五县联中。1948 年考取省立咸宁高中。1950 年 1 月，中原大学政治学院在咸宁高中招生，当时考虑到家庭评定为破产地主成分，想着报考有“革命大熔炉”美誉的中原大学政治学院可能会分配一个理想工作，就报考中原大学，最终有幸被录取。经半年学习后，毕业被分到四野成为特种兵，是这样参军入伍的。到部队后，在炮兵第 5 师 43 团 1 营 3 连当文化教员。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1951 年 4 月，我随部队出国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入朝后，我部改称炮兵第 8 师 43 团 1 营 3 连。当时一腔热血，随时随地准备牺牲，就是抱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去的。1951 年 4 月正式入朝，从鸭绿江出发，步行 13 个晚上才到达朝鲜战场前线。因为敌人飞机不间断轰炸，白天是不能行军的，只有晚上走。晚上还要摸黑走，开着个小灯，摸黑慢慢跑，一晚上走不了几十里路，走了 13 个夜晚才到达田园前线，开始参战。

我们是炮兵，炮兵一门炮有几种打法，不同炮弹对应不同目标。有一种破甲燃烧弹，就是专门打敌人的坦克的，见到铁就烧，打在敌人坦克上，坦克直接起火燃烧。在田园战斗时，一门炮有 12 个炮手，其中 3 个炮手牵制射击，其他人就是扛炮弹。为了防止暴露阵地目标，被敌人飞机轰炸，炮弹只能停放在大马路旁边的沟口子上，需要用时靠人去背。三个牵制射击炮手各有分工，一炮手管瞄准、二炮手管高低、三炮手管装炮弹，一炮手至少要有初中文化程度，懂得加减法。我是文化教员，在打仗时就跟着炮手一块扛炮弹，指导员也在那里扛炮弹。一颗炮弹弹头就有 42 斤，还要加个药桶，药桶跟炮弹是分开的。炮弹不像子弹，弹头和弹药是分开的。一个药桶里面有八发药，要想打得远，就喊“前后中右”，不动它，八炮药全都打出去，打得最远；想打近了一点，就喊“一号中右”，在药桶里面拿一包药出来，我们一般都是打的一号中右。我们炮弹都是隔了几层山打的，只能由前沿指挥手提供坐标参数，打出去之后看不到炮弹爆炸。

当时我刚刚 20 岁，身体单薄，炮弹扛不上肩膀，指导员把一个炮弹头拿起来，搁在我肩上，我只能靠双手把炮弹头扶着，往炮位上送。这时，敌人的飞机过来轰炸，就都不能动了，就地蹲下，或者靠在坑边。我身体单薄，肩上扛着炮弹蹲下来有困难，只能靠在坑坡边，用手扶着炮弹，弹体靠着坡边省力，等飞机走后赶紧扛着走。

炮弹运来的时候都涂了凡士林，使用之前必须把炮弹上的凡

士林刮掉，找半桶汽油把它洗得亮亮的才能打。每个阵地上都有汽油桶，每个人都得跟着炮手一块洗炮弹。有种炮弹有瞬发线管，也叫空炸线管，前面有个盖帽，盖子不打开，炮弹就打不响的，扭开盖帽打出去后，瞬发线管在一瞬间爆发。这种炮弹掉在半空往下砸，专打敌人伞兵的，我当时在阵地里面跟着炮手一起扭过线管。

最危险的一次是过临津江的战斗，是在田园战斗后。田园战斗是 1951 年端阳节，端阳节以后就过临津江。在过临津江时，我们拉着炮过江，江面上的桥早已经被炸了，工兵临时修了个水下桥。水下桥就隔着水，敌人看不见桥，靠山上砍大量的大松树筒子，拼成的水下桥。记得我们的炮过桥的时候，有个轮子陷在松树空隙里面拉不出来了，敌人飞机俯冲下来，一梭子弹一扫过去，没打着。幸亏只是个小飞机，搞侦察的，没有丢炮弹轰炸。随后，教导员急忙调一个连的人，用大麻绳子栓住往上拉，终于把轮子拉起来了，才顺利过的江。

在临津江坚守一段时间后，又参加了打马梁山、高望山战斗，两山的编号分别为 21、24 号。敌人占领两座山并建立坚固阵地，我们部队负责进攻。农历 51 年底大年三十晚上，在九华里，敌人炮弹打来，我胸口前感觉突然什么东西划拉了一下，我心说“完了，弹片打到肺里面去了”。结果，感觉没什么事，没倒下。我想，这是没打着么，旁边的战友说“你摸一摸看看里面是不是干的”。一摸，还一件衬衣没打着，外面的袄子破了，衬衣还是好的，心想暂时死不了。后来仔细检查，弹片从袖子穿上来，把棉袄袖子、前胸都打破了，打到左肺位置，被胸口的笔记本挡了一下，没打透就飘出来了。我是文化教员，身上装着很厚的笔记本挡了一下，救了我一命。棉袄胸前的棉花都被打翻出来了，接着随部队前往保卫开城，在开城外围，一个朝鲜老大娘看到我的胸口前棉花打得翻出来了，就哭着说了很多朝鲜话，大意是“哎哟！我的儿子，差点被打死了！明天就是过年了，你不能

穿破衣服，我给你补补”，接着朝鲜大娘一针一线把我的棉袄补好了。第二天早上，我就穿着她补的衣服，营长看见就问我“昨天晚上把棉花儿打翻了，怎么今天就补好了？”我说是老大娘给我补的，她说过年不能穿破衣服，营长感慨“真是中朝一家人亲”，具体位置当时叫“玄华洞”，是我们炮兵的驻地，负责保卫开城。开城对面就是文山，是美军阵地。开城和文山中间就是板门店，双方谈判的位置，中间放着一个帐篷，一南一北两个门，他们从南进，我们从北边进。谈判时，天上会放一个竖着的氢气球。如果没有氢气球，就说明敌人在耍无赖，不谈了。不谈的时候，我们炮就开始往敌人阵地打炮弹，打一阵子又开始谈判，谈判时就守在那里。

在朝鲜三年，开城实际上只打了一年的仗。到1952年后就一直持续谈判，没怎么打仗，没有战争的日子还是很幸福的。我们的阵地就是在山边缘围一个圈，在圈里面往山内挖一个通道，里面很宽阔，像街道一样，炮也可以随时拉进去。睡觉时就用炮弹箱子并排铺下来，两个箱子刚好可以睡一个人。1951年全年，我都没有盖过被子，就一件大衣、一件棉袄，在箱子上滚了一年。

记忆最深刻一个战友，叫兰丕显，是个独子，湖北红安人。他在田园阻击战时，身上中了八处，记得腿上就被打了三个位置，肉都翻出来了，手背上有个炮弹片的嵌里面，嘴巴也被炮弹片打歪了，胸前一处，肺被震坏了，一直吐血。后来医生告诉我说，他下午就牺牲了。他在牺牲以前还跟我说“伤好了还要重返前线”，是我去埋的他，就埋在朝鲜，当时心里非常难受。

1953年停战以后，我就回国了。我只想当老师，退伍后开始一辈子的教育工作。

采访拍摄：由黄富清、王映山、王莹、昌文于**2023**年**6**月**2**日在赤壁市党校家属院（受访者大女儿家）采访摄制。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王映山。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朝鲜老大娘赠送的开城保卫战的慰问品

缴获的美军勺子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赤壁市党史研究中心

刘明贵：炮弹在空中过，你不要管、不要怕

刘明贵，男，1930 年 11 月出生，湖北赤壁人。1950 年入伍，同年入朝参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并负伤，获连嘉奖二次，营嘉奖一次，师、团物资奖各一次。1954 年回国，1957 年复员，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就从没有停过，每天在头上都有数不清的炮弹飞过，炮弹在头上过，你不要管、不要怕，顺其自然。对于不同武器发出的响声都了然于胸，该跑就跑，不该跑的就不要跑。我负过一次轻伤，那次炮弹空中炸下来，弹片到处都是，跟我一起去的罗树林人不在了。

我是 1950 年参军的。共产党招兵，不像国民党派丁，都是自愿报名的。为了抗美援朝、保家为国。当时 20 岁，入伍的部队是第 15 军 45 师 133 团炮兵营。

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就从没有停过，每天在头上都有数不清的炮弹飞过，炮弹在头上过，你不要管、不要怕，顺其自然。对于不同武器发出的响声都了然于胸，该跑就跑，不该跑的就不要跑。我负过一次轻伤，那次炮弹空中炸下来，弹片到处都是，跟我一起去的罗树林人不在了。

咸宁市党史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1952 年 10 月，打上甘岭战役时，我们部队从东北的安东（今丹东）市过江前往朝鲜前线参战。上甘岭不是一般的战役，在全世界享有盛名，打得非常激烈。上甘岭位置叫五圣山，是我军的阵地，美国与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军队驻扎在鸡公山。我们军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战斗英雄，就是黄继光，他是 135 团，我在 133 团，大单位同属一个军。从上甘岭撤军后，部队就到朝鲜东海岸的原山县驻防，原山县在海边，也有平原也有高山，与日本隔海相望，是防止美国登陆、轰炸的重点。把和美国打交道的部队调到东海岸，东海岸到西海岸只有 200 公里。我们部队走小铁路，在大山里挖坑道，把山都挖空，人和武器都可以在里面畅通进出。

经过长时间的拉锯谈判，1953 年 7 月 27 号 10 点朝鲜战场正式停战。停战后，随部队继续在朝鲜驻扎了一年。1954 年奉调回国，到河南确山，接受苏联军事专家的培训。1957 年，退伍后回乡，在生产队当组长。

采访拍摄：由宋少琴、田丹娜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在赤壁市官塘驿镇黄沙村三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宋少琴。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汪庆康：活着的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汪庆康，男，1934 年 1 月出生，湖北赤壁人。1951 年 1 月入伍，随即入朝参战，立过三等功一次，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战场上生活很苦的，能有吃的就是好事。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土豆、高粱、大米都有，这些属于非常好的物资补给了。有时候只能吃压缩饼干，也没水喝，抓地上的雪就着吃。没有吃的时候也有，人饿得半死。在朝鲜，我们活着的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身上都是伤。

我是 1934 年正月出生的，父亲去世的早，没有读过书，继父对我很不好。1951 年去当兵的，当时只有十六、七岁，部队来征兵，就跑去当兵了。1951 年参军后就去了朝鲜，所在部队是 16 军 136 团，具体的连队记不清楚了。在部队什么工作都干过，炮兵干过，步兵也干过。一次放哨，打死了一个美国佬，国家给我挂奖牌（立功勋章），还了照相，到现在还在给我发钱。

战场上生活很苦的，能有吃的就是好事。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土豆、高粱、大米都有，这些属于非常好的物资补给了。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有时候只能吃压缩饼干，也没水喝，抓地上的雪就着吃。没有吃的时候也有，人饿得半死。在朝鲜，我们活着的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身上都是伤。在部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一个班级干部。1956 年回国的，在朝鲜待了四、五年，真的好不容易。退役后政府也找过我，要培养我，我不愿意，只想回家务农。

几十年了，好多事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现在已经 90 岁了。

采访拍摄：由黄富清、昌文、周蜜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在柳山湖镇宝塔山村 **4** 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周蜜。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余兴城：当时我家里什么人都没有

余兴城，男，湖北赤壁人，1931 年 9 月出生。1951 年 11 月入伍，正是新婚之时，因是民兵排长，故带头报名去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因意志坚定、抵御诱惑，抓女特务一名而立三等功一次，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 当时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没有爹妈，自己刚结婚，又是民兵排长。我们组要求征 3 个兵，都是去参加抗美援朝，我就带头去报名了。

我是 1931 年 9 月出生的，没读过书，是个文盲。1951 年 11 月份去当兵，为的就是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没有爹妈，自己刚结婚，又是民兵排长。我们组要求征 3 个兵，都是去参加抗美援朝，我就带头报名了。神山区区长对我说：你不能去，组织上正在培养你。我当时回答：体检能过，我就去，体检过不了，我就不去。结果一去体检就通过了。

农历 1951 年底到的东北，1952 年去的朝鲜，到了一个叫新德里的地方，就开始往各部队分人。我没有文化，具体分到什么部队，也搞不清楚，只记得是警卫 3 连，不记得是什么团了。1952 年 10 月转了炮兵，专门打飞机的高射炮。

因为意志坚定、经受了考验，抓了一名女特务，在朝鲜还立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了一次三等功。起因是一个南朝鲜女特务扮成朝鲜妇女来勾引我。她让我从了她，我没有答应。晚上的时候，我就让她先睡，然后把她手脚绑起来，再报告领导。领导们怕我跟她发生了关系，我当场保证绝对没有，后来去审讯也证明我没有说假话。因为抓了特务一名，领导给我记了三等功。

最遗憾的是没文化。1956 年 6 月，复员回家时，把部队发给我的东西都丢了，包括钱和粮票，人被困在车站，后来联系民政局，又给了钱和粮票才顺利回的家。复原后，分配到武汉银行工作，但没有能力胜任，只好回赤壁种田了。

采访拍摄：由昌文、王莹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在赤壁市神山镇 **12** 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王莹。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孙国元：战后我给他们收尸，十几天都不能吃饭

孙国元，男，1934 年 9 月 14 日生，湖北赤壁人。1949 年入伍，1951 年入朝参战，1955 年回国，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 志愿军打仗靠什么，还是靠我们不怕死的精神，一批人上去和敌人打，敌人死完了就没有敢继续上的了，我们这边死完了，大家接着继续上，所以我们能打赢。

我出生于 1934 年 9 月 14 日，1949 年 4 月参军，1951 年随部队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不是一个地方在打仗，到处都在打，走在路上都有仗打。志愿军打仗靠什么，是靠我们不怕死的精神，一批人上去和敌人打，敌人死完了就没有继续上的了，我们这边死完了，大家接着继续上，所以我们能打赢。

我住过居民洞、中铁洞、中财洞，后来自己制作简易屋，就是把树割成段，用草缠住，用泥一糊，底下可烧火，四方有洞，可以看外面，方便观察外面的情况。在朝鲜，天气很冷，白天基本不打仗，夜晚搞搬运，三个月几乎没睡觉，苦得吓人。

有次战斗牺牲的人很多，战后我给他们收尸，十几天都吃不下饭，手上的腥味很吓人。当时只有 15 岁，具体叫什么地方我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也不清楚，都是部队领导带我去的。当时所在部队是 16 军 47 师 141 团，指导员姓洪，对我非常好，其他的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是 1955 年从朝鲜回国的。回国后就到了南京，在南京的一个军校参加学习。天热的时候到的南京，去南京时有大船接过江，人不多，只有我们师的人在等着。来车站接站的都是穿白色军装，当时不知道是海军，我的战友就说“我们没犯法，公安局来抓我们吗？”晚上到的，到了就开饭，他们特别客气，大家才放下心来。当时大家相互不认识，有些人还带着枪，手枪别在身上，我手里也有枪，还有手榴弹，有些担心发生意外。刚从战场上回来，觉得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我手里有武器，所以也不怕，有的是干部，有的是士兵，吃了饭后，之前紧张的心都放了下来了。饭后大家就安心了，知道是到了军校，在这里可以学文化，大家都很高兴。

在南京呆了 2-3 年，当时觉得年龄不小了，想早点成家，所以在 1958 年就复员回家了。

采访拍摄：由昌文、王莹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在赤壁市神山镇毕畈村 **3** 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王莹。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邢远来：沿途当地老百姓都逃命去了

邢来远，男，1930 年 7 月 28 日出生，山西省忻县人（今忻州市）。1947 年 10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忻县新兵独立营 3 连，参加过解放大西北，解放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爆发，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 65 师 5095 部队，1954 年 6 月回国到浙江驻守，1956 年调到福建，1956 年 5 月光荣退伍，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我从 7 岁的时候，就目睹日本入侵中国，在中国杀害了无数中国人，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战争，也看到无数的人前赴后继牺牲。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要远离战争，珍惜现在我们和平幸福的生活。

我是山西人，1930 年在忻县出生，现在叫忻州市。因家里穷，没上过学。1947 年参加的人民解放军。当时，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翻身得了解放。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7 军，初当兵是 20 团新兵独立营，在忻州本地打游击。当时县城还是国民党控制，我们只能在偏僻地方打游击。1947 年后，我们就把国民党包围在太原市，太原解放后，便随部队一路往南打。

1950 年 10 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我随部队到了鸭绿江边驻扎。1951 年，奉命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前线参战。当时，美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国有空中优势，飞机不间断轰炸、扫射，导致我们运输受阻、部队不能正常行军。我们部队原是步兵，为了对抗美国的飞机，改成了高射炮兵。在苏联援助的高射炮和苏联专家的训练下，逐步达到“打得响、拉得走”的标准，一个师三个团便分批次入朝参战了，司令部随后跟进开拔入朝。我是司令部警卫部队，是搞保卫的，在朝鲜一个叫顺川（音）地方作战。当时，美国有两种飞机，一种是大飞机（轰炸机），主要炸桥梁、仓库、指挥所、交通线等，威力很大，主要是搞轰炸；还有一种小飞机，我们叫喷气式飞机，翅膀像鸽子式的，小飞机没有炸弹，可是杀伤力很大，灵活方便，发现目标便俯冲扫射，对人的杀伤很大。当时，在朝鲜公路上两个汽车不能一起走，要拉开距离，单个汽车在路上跑，美国飞机好像不怎么打。部队行走、运输都是在晚上，汽车晚上不开灯看不清楚路，开灯又容易被敌人的飞机发现，所以就在沿路设防空哨。一里路设置一个防空哨，发现有飞机来了就鸣枪，司机听到枪声马上把汽车灯关掉，防止被天上飞机发现后轰炸。战争很残酷，沿途当地老百姓都逃命去了，房子都空着没人住，田、地也没人种，倒塌的房子都处都是。

1953 年 7 月，终于停战了。1954 年，我随高炮 65 师回国后驻扎到浙江。当时浙江建有飞机场，台湾国民党的飞机时常过来侵扰，我们部队主要负责保护飞机场的安全。1955 年，奉命调到福建，随后退伍到了 182 地质队工作了 8 年。1962 年地质队解散，分配到赵李桥砖茶厂。1982 年，工作了 20 年后退休。

我从 7 岁的时候，就目睹日本入侵中国，在中国杀害了无数中国人，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战争，也看到无数的人前赴后继牺牲。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要远离战争，珍惜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这辈子没有作出什么大贡献、大成绩、大功劳，现在生活的很好、很满足，要感谢党和政府。

采访拍摄：由刘丽红、张美玲、昌文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在

赤壁市陆水湾 **15** 栋 **1** 单元 **302** 室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刘丽红。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张向温：全连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张向温，男，1935 年出生，河南南阳人。1950 年入伍，1951 年入朝参战，参加汉江阻击战，在作战中爱伤，1954 年入党，1955 年回国，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在一次美军的突然攻击中，敌机先后进行了四次轮番对我阵地狂轰滥炸，部队伤亡惨重，指导员和战友们子弹都打光了，全连战士大多牺牲在阵地上，我因负伤被抬下阵地，最后全连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战争真是太残酷了。

我是 1935 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王店镇宋沟村一户农家，家中兄弟 4 人，我是老大。1950 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我还在读书，便与同学一起到镇政府报名参军。头一天报名，第二天就到县大队报到，部队出发当天，马路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乡亲，走了好几天才到郑州，当时大家劲头都很足。

1951 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50 军 150 师 448 团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当时，志愿军战士都要临时学了几句简单的英语，记得最清楚的和最熟悉的莫过于：Don't be afraid, surrender quickly!（不要害怕，快快投降！）。当年的汉江阻击战，是抗美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援朝战争中极为惨烈的战役之一，真是一场大仗、恶仗。当时，我和战友奉命在汉江边阻击敌人。战斗开始后，敌军的飞机对我们的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接着火炮饱和攻击，然后才是地面部队进攻。我们部队就死守汉江北岸，形成了一道道钢铁防线，坚守阵地 50 个昼夜，硬是没有撤离阵地半步。

在一次美军的突然攻击中，敌机先后进行了四次轮番对我阵地狂轰滥炸，部队伤亡惨重，指导员和战友们子弹都打光了，全连战士大多牺牲在阵地上，我因负伤被抬下阵地，最后全连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战争真是太残酷了。

在朝鲜战场上，我没有立下什么战功，但最值得自豪的是，因为平时表现优秀，1954 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 年停战后，在朝鲜继续坚守了两年，1955 年随部队回国，1957 年退役被安置到武汉钢铁厂当工人。1963 年，响应号召回老家种地。1984 年 9 月，政府有关部门为我落实政策并解决工作，当时我 49 岁，带着全家来到赤壁市，进入原蒲圻碳素厂工作，做仓库管理员、内勤安保，直至退休。

资料来源：《**30** 年捐款 **30** 万元　老兵张向温的“赤子心”》，**2023** 年 **5** 月 **9** 日，新华网；《咸宁市道德模范张向温：慈善捐款是一生“嗜好”》，**2023** 年 **3** 月 **8** 日，云上赤壁。

文稿整理：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谢宝成。

资料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潘世金：飞机和炮弹把尸体炸得一块一块的

潘世金，男，1930 年 11 月 23 日出生，湖北麻城人。1948 年入伍，从事战场救护的卫生兵。1952 年随部队入朝参战，1954 年 9 月回国，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一共牺牲了一百多人，只能从山上用钩子拉，往山下拖。拉下来以后，很多用麻布袋一裹，在水井沟里。一百多个麻布袋子，第二天准备埋葬，结果晚上被飞机和炮弹把那些战友的尸体炸得一块一块的。

我是 1948 年参军，当时正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交战时期。我和 7 个同学一起去的，刚开始是在 2 野 3 纵 9 旅 26 团当卫生员，做救护一类的事情。

1952 年去的朝鲜。上甘岭战役爆发后，我们部队被派到前线备战。我们部队是苏联支援中国 10 个现代化的部队之一，全部都是苏联的装备，是一个全装甲种师，有 5 个团，3 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是全军少有的种子力量。上甘岭都快打完了，领导都舍不得把我们全装的部队拉上去。在上甘岭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部队已经拉到岩洞了，如果真的守不住就要上前线，最后守住了，很高兴、也很遗憾。后来把我们拉到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湖北省史志研究中心

东海岸鱼隐山，山头叫 1089.6，因为有 1089.6 米高，山很大，分三层，上面在激战，中间日常驻扎，下面可以演习。那次战斗死了很多人，有一个团快要打光了，新划拨到我们 33 师 99 团、108 团都打得差不多了。

朝鲜有个大约叫水井沟地方也发生过一场战斗。那次战斗是我经历中打得最激烈。我们一个炮连，4 门榴弹炮在沟里打炮弹，敌人用直升飞机指挥飞机轰炸、炮兵打炮弹。一人多高的坑道口，次日早上我想进去，只能爬进去的，门都被打垮了。有一个战士刚进里面，一发炮弹打进去，结果没爆炸，只是产生了很多烟雾，结果烟雾中毒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抢救，只好晚上就把他送到地面一个较低河边的一个房子，那地方炮弹打不到，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重要的是通风条件好。但到第二天，还是牺牲了，就是烟雾中毒导致的。

那次战斗真是惨烈，整个山都快打塌了。我们山下面都是坑道，把山打通，人和炮都在坑道里。上面是直升飞机用机枪扫射，轰炸机丢炸弹，炮弹打，持续两个多小时，把坑道的门都打塌了。

我一个战友叫滕道礼，是全国青年战斗英雄，也是在那次战斗牺牲的。他是连长，牺牲了尸体都运不下来，一共牺牲了一百多人，只能从山上用钩子拉，往山下拖。拉下来以后，很多用麻布袋一裹，在水井沟里。一百多个麻布袋子，第二天准备搞个仪式后埋葬，结果晚上被飞机和炮弹把那些战友的尸体炸得一块一块的。

自从水井沟战斗胜利之后，美国人就老实跟我们谈判。因为我们山高，他的山低，他们 60 里地没办法守了。后来又打了金城反击战，金城反击战主要是步兵打的，我们就没有上去了。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体的，没有前后之分，后方的事情还多一些。我这有很多照片，在朝鲜照的，几十张照片。1953 年 7 月 27 日晚上 10 点钟停战，我大约是在 1954 年 9 月回国。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现在和平太好了，真的很不容易！

采访拍摄：由昌文、宋少琴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在蒲纺医院老年公寓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宋少琴。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文史研究中心

咸宁市老兵服务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周本繁：打在心脏那就活不了

周本繁，男，1930 年 12 月出生，湖北赤壁人。1949 年参军，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1951 年元至 1953 年 8 月在炮 21 师师直指挥连，担任报话排排长，主要负责报务、话务相关，代号 F001P0011 号。于第四次战役负伤，1953 年 10 月获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 身上、背上这些伤疤都是朝鲜战场留下痕迹，背部这处伤最危险，也是命长，要是弹片过来一星半点的，就是心脏了，打在心脏就活不了，离心脏稍稍有点偏离。

我是 1949 年参军的，父母他们支持我。因为父亲就是红军，受他们影响，我从小很向往部队。1951 年去的朝鲜战场，经历过很多事，现在半个多世纪了，很多都忘记了。身上、背上这些伤疤都是朝鲜战场留下痕迹，背部这处伤最危险，要是弹片过来一星半点的，就是心脏了，打在心脏就活不了，离心脏稍稍有点偏离。当时在行军途中，坐在汽车上，敌人飞机来了，乱扔炸弹，其中一个弹片就炸到我。

当时，我是在 21 师，跟着师直指挥部首长。我们是炮兵部队，炮是火箭炮。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都有参加过。我在指挥部，当时是报话台的负责人，记得番号代号就是 F001P0011 号，有几百人，包括下面各团的，有很多报务机、话务机很多。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当年也叫我们报话台，有发报、电台、喊话。

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一首歌，现在都可以唱个几段，是1951年的春天，祖国人民文艺团他们在台上表演，我们跟着学唱的。记得这么几句“春风吹过了鸭绿江，走过的人民向着前方，带来了深情和厚谊，带来了感激的热心肠，最可爱的人们听我来唱，听我来唱，一问身体可健康，同志们工作忙，毛主席叫我们问你们好，祝你们身体长健康，祝你们身体长健康。二问出了多少英雄汉，北京城里开大会，请你们回国做报告，请你们回国做报告”，后面还有记不清楚了。

曾写过一首小诗，前几年投稿“今日赤壁”发表了。标题是“梦还朝鲜战场”，意思是现在做梦又回到了战场；“依稀夜梦返朝鲜，脚踏弹尘弥眼烟”，美国人的炮弹打到那个地方，土都成了灰，弹也成了灰；“甘岭山前尸遍野，仁川港口水冲天，敌凭黑鸟漫天炸”，黑鸟指的是他们的飞机，“敢仗红龙满地歼”红龙就是我们的火箭炮；“渐见‘联军’连败北，猛惊咱早凯歌旋”。

朝鲜战场可以说没有前方和后方，行军都只能晚上进行，白天美国人的飞机多，基本上不行军。现在半个多世纪了，许多事记不太清楚，在朝鲜时的地名也记不起来，只记得呆的地方不大，每到一地就开始紧张的装天线、报务、话务等。

和平真的是好啊！

采访拍摄：由张美玲、周蜜、田丹娜于**2023**年**6**月**9**日在塞纳河畔**17**栋**2801**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周蜜。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196-SJ-004**。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龙泽炳：我家两代人都直接上过前线

龙泽炳，男，1934 年 8 月出生，湖北赤壁人。1952 年 10 月入伍，12 月入朝参战，担负汽车押运、通讯保障任务，授嘉奖二次。1957 年回国，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我有个儿子也是当兵的，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坦克兵，一线的坦克兵，战后平安复员回来了。我家两代人都直接上过前线，还是很自豪的！

我是 1934 年 8 月出生的。解放后，15 岁时在老家当农业班班长，带着年轻人站岗放哨，夜里去地主家听别人有没有讲坏话，听到坏话就向上面报告。上面看我很积极，慢慢培养我当了民兵排长，管好几个组、好几个队。1952 年 10 月参军，同年 12 月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刚参军时是在中南军区暂编 10 团 2 营 6 连，12 月入朝后分到志后五分部汽车十一团团部。参军之前家里还有田和地，后面就给别人栽种。

我不是在战斗部队，是后勤部队，负责运武器、弹药、粮食，把前方伤员拉回来，后方物资运上去（前线）。我们也叫押运兵，一般不主动打敌人，碰到敌人也要打，专门打敌人的是战斗部队，他们只管打仗。我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大的危险，印象深刻的有过一次。记得是在 1952 年腊月的一个夜晚，汽车不敢开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灯，只能摸黑前行，不小心遇到炸弹了，汽车顶都打扁了，我躲在汽车轮子里面才躲过一劫。

我也当过电话员，战场上的电线不像现在可以栽杆子，根本没时间栽，就是在地上牵过去。这项工作也是有危险的，有时敌人把电线剪断，埋一个手榴弹或者炸弹到土里面。我们电话打不通，就要去查。查到断线的地方，把电线一带起来，就触碰到手榴弹或者是炸弹，就被炸死了。

部队是主要搞汽车运输的，自己年纪比较小，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过鸭绿江后，一路上听到枪炮咚咚响，有点害怕。晚上，探照灯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特别亮。如果被探照灯照到，飞机就会丢炸弹下来。前面的飞机丢完炸弹走后，又有其他的飞机过来，一天有几十架飞机飞过来。听战友们讲，美国佬计划在 3 个月内灭亡朝鲜。一过鸭绿江，铁路两边都是打坏的火车、汽车，刚开始有点害怕了，过段时间后习惯了，胆子吓大了，也有经验了，知道什么地方会丢炸弹，怎样躲炸弹，就不怕了。

参军时年纪小，出去之前是没读什么书，家里写过去的信都要请人帮忙看。后来在部队学、自己学，达到了初中生的文化程度。比较难受的是在部队时身边一个湖北人都没有，都是外省的人。部队是个很煅炼人的地方。我很积极、爱学习，后来还当过学习组长。

1952 年入朝参战，1957 年回国复员。本来按计划是 1956 年大批复员转业回乡的，连长喜欢我，就把我留了一下。身体较差、想回家的就在 1956 年先退伍了。1956 年复员转业可能安排会好一些，当时复员的战友大部分都去了单位，1957 年只有少数安排了工作，多数人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1957 年回来后，就在家里搞农业生产。那时候不像现在，工作全部由国家安排，自己想出去也是出不去。70 年代办武钢，社里的干部准备调我武钢去当工人，但大队书记不同意，要把我留在家里做骨干。他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是好心，把我留在村里，先当副书记、队长，主要就是带队出去修水利、开荒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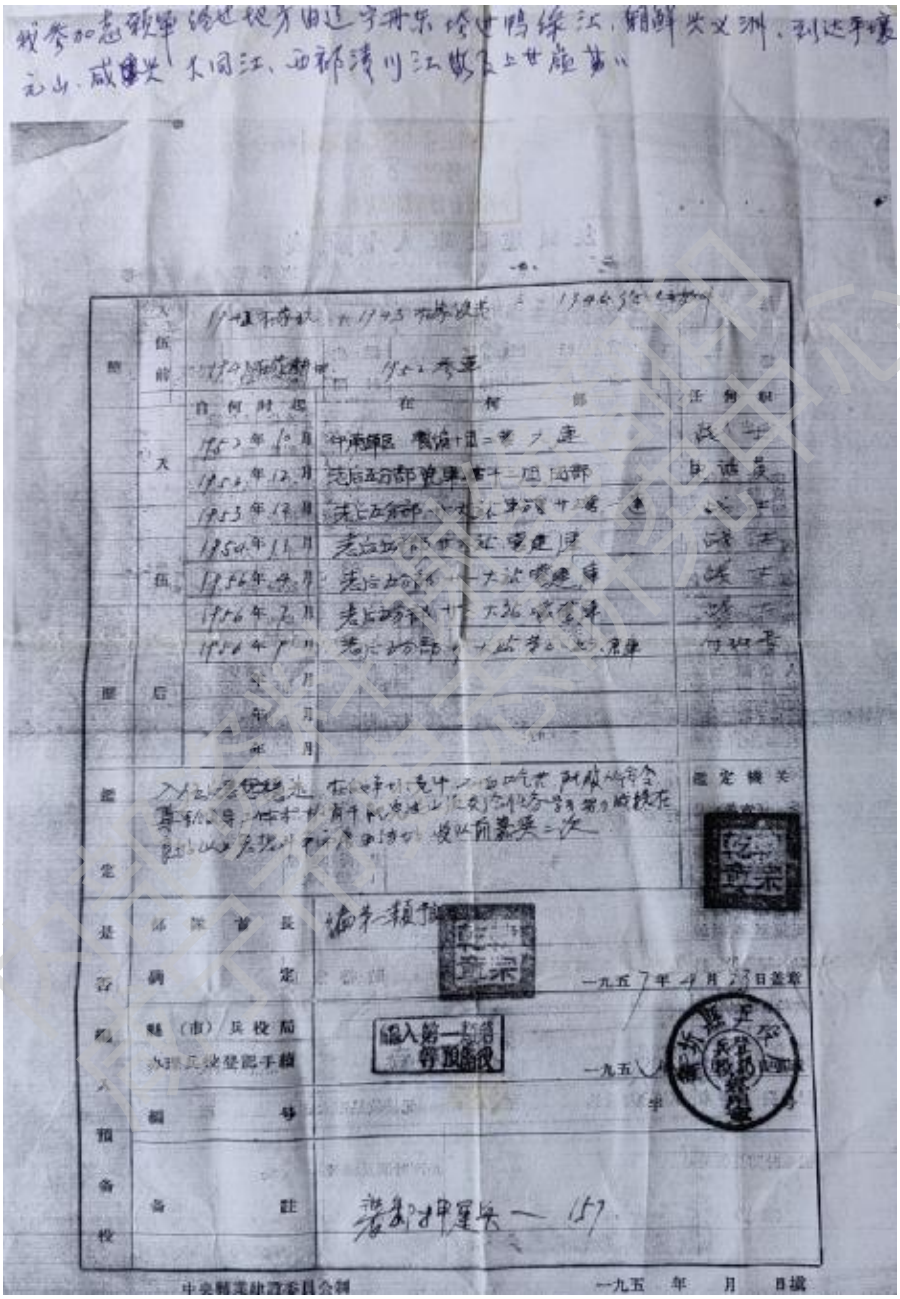
我有个儿子也是当兵的，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坦克兵，一线的坦克兵。对越南战争响后，半年没有跟家里通信，市里派人来家里调查，说他不在了（牺牲）。这么久没有来信了，开始很担心，后来来信了，才知道“一是没有时间写信，二是因为战争没有结束，要保密”，战后平安复员回来了。我家两代人都直接上过前线，还是很自豪的！

采访拍摄：由昌文、宋少琴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在蒲纺红旗桥社区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宋少琴。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我参加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朝鲜发义洲，到达平壤元山，咸興，大同江，西部清川江，收复上甘岭高地

时间		自何时起	在何部	任何职
入伍前				
入伍		1950年10月	中南军区 警卫十团二营7连	战士
		1950年12月	志愿军司令部警卫第十二团	战士
		1953年1月	志愿军司令部警卫第十二团一连	战士
		1953年11月	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	战士
	伍	1956年4月	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大队警卫连	战士
		1956年7月	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大队警卫连	警卫员
		1956年7月	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大队警卫连	代理排长
退伍后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鉴定：入伍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战斗中机关枪手，二次负伤，荣获战斗英雄称号，任排长时，率领战士发扬不怕困难的精神，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受过荣誉一次

鉴定机关：

是否编入预备役：

保管部长：

确定：

一九五7年4月23日盖章

县（市）兵役局 九级兵役登记手续

编入第一批待命加编役

一九五八年

编号：

备注：

中央军委总政治委员会制

一九五 年 月 日填

葛满珠：送来的伤员，有的被炸伤头，有的被炸瞎眼睛，有的被炸断腿

葛满珠，女，1932 年 8 月 5 日出生，湖北赤壁人。1950 年 10 月入伍，1951 年入朝参战担任卫生员，1954 年回国。先后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洞里只有菜油灯，还必须用棉被把坑道口封得严严实实的，不能漏光，怕招来敌人飞机轰炸。病床是土炕，手术室就是个大一点的坑道，用白布一围就是手术室了，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需要就开始做手术。送来的伤员，有的被炸伤头，有的被炸瞎眼睛，有的被炸断腿……各种情况都有。

我是 1950 年 10 月参军的，当时父母不在了，跟着姐姐一起长大，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封建保守，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离开家去当兵比较少见。我去报名很顺利就参军了，到部队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兵一起参加了军训。我是卫生兵，主要是救护，也参加一些军事训练，记得在练习射击时，第一次卧姿打了零环，第二次打了九环，第三、四次都打了十环，当时很是得意。

1951 年，初培训结束后，我便随志愿军大部队一起跨过鸭绿江。当时，朝鲜沿路都是被炸毁的房屋。天上经常有美国飞机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党史研究中心

盘旋，一发现目标就开始轰炸，所以只能在夜间行军。大家头顶草和树叶编织的防护帽翻山越岭。有时遇到河流，河上的桥都被炸断了，便只能搭建临时吊桥，就是用木板子捕在绳子上，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走的时候不能说话，也看不清脚下的路，只能一人挨着一人，摸索着走过吊桥。为了能让人看清前面的人，每位战士都在手臂或背包上扎一块白手巾。这样便能在夜间看到一点白影，紧盯着白影往前走即可。

就这样翻过了很多座大山，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我们都是些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小姑娘，每个人的脚都磨起了泡，又痛又累。好几天后，才慢慢适应了山地行军。有一次，两天两夜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虽然带了锅灶，却没有地方可以做饭，也没有食材。为了给大家鼓劲，指导员提议“唱支歌吧，鼓鼓劲”。当时嘴巴干裂得厉害，唱不出来，只能抓把雪，塞进嘴里，润润喉再跟着唱。

到离“三八线”不远的地方后，我和部分女兵被分配到野战医院当了护士，当时部队的番号是 46 军 133 师。我们白天分批和志愿军战士一起上山，在现场做救护工作，夜晚才能跟着伤员一起下山，救下来的伤员就在野战医院的病房救治。说是野战医院，其实就是防空用的坑道，一个坑道分两排，一边四个伤员，都是通铺。为了防轰炸，每个防空洞之间相隔数百米，一个防空洞配备一个护士，管理六名伤员。洞里只有菜油灯，还必须用棉被把坑道口封得严严实实的，不能漏光，怕招来敌人飞机轰炸。病床是土炕，手术室就是个大一点的坑道，用白布一围就是手术室了，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需要就开始做手术。送来的伤员，有的被炸伤头，有的被炸瞎眼睛，有的被炸断腿……各种情况都有。

部队领导跟我们说，在外面见到钢笔、打火机、罐头等物件都不能捡，美国佬在里面安了炸弹。有一个炊事班的不相信，在外面捡了支钢笔，一拧，结果被炸死了，后来大家都不敢乱捡东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西了。

虽然医院相对安全，但也要时刻应对敌特破坏，护士也都是背着步枪为伤员换药、包扎、喂饭……照顾伤员的同时，也要作好战斗准备。我所在的野战医院被炸三次，一位事务长被炸死了，血肉四溅，溅在储备蔬菜堆上，触目惊心，还有三个翻译官也被炸死了。

我在朝鲜呆了两年，1953 年停战，1954 年就转业回来了。

采访拍摄：由谢宝成、廖继华于 **2023** 年 **8** 月 **7** 日在老人民医院小区 **10** 栋二单元 **501** 室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谢宝成。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谨慎翻阅
襄阳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董怀道：为什么要去当兵呢，就是国民党时期太苦了

董怀道，男，1934 年 6 月出生，湖北兴山人。1949 年入伍，文艺兵，1953 年入朝参战，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行军途中，大家都是跟着走，不问走哪里，不能说话，走了十几个晚上才到目的地。部队的纪律非常好，一点声音都没有，七千人的队伍鸦雀无声。有次突然停了下来，在一个丘陵地带的小山坡上，七千个官兵愣是站了大半夜。可以想象一下，七千多人的队伍，一点声音没有，直愣愣的站了大半夜，纪律真是太好了。

我是 1934 年 6 月出生的，湖北兴山县人。1949 年参军，当时才 15 岁，正在读书。国民党时期太苦了，十四五岁就要被抓壮丁。当时在我们学校里面还好，他们不敢直接来抓。但是他们拦在学生们回家的路上，很多年轻同学都被抓了壮丁，学业都毁了。后来，解放军来了，我就跑去报名参军了。当时家里不知道，找了两年。解放四川后，我从四川回来，家里还在找我。

刚入伍时，我们是随军学员队，隶属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也叫西湖部队。在进军川东时，又改为西湖部队军政干校。1950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年，成都解放后，干校迁到宜昌，4 月部队整编，干校大部分学员调到中南军政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都分配到部队剿匪或生产，镇压反革命。我在部队一直是做宣传工作，做文化教育，算是文艺兵，平常也要做一些病号、伤员、物资以及牺牲人员登记等工作，事情比较繁杂。

1953 年去的朝鲜，在朝鲜呆了很长时间，做文化教员。当时每支部队都配有文化教员。在朝鲜，我们在野外行军，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走夜路，白天怕飞机轰炸不敢走。沿途朝鲜人民对我们是很热情的。行军途中，大家都是跟着走，不问走哪里，不能说话，走了十几个晚上才到目的地。部队的纪律非常好，一点声音都没有，七千人的队伍鸦雀无声。有次突然停了下来，在一个丘陵地带的小山坡上，七千官兵愣是站了大半夜。可以想象一下，七千多人的队伍，一点声音没有，直愣愣的站了大半夜，纪律真是太好了。

记得在杨德，有一个部队的医生去了两次，因为部队出现很多跳蚤一类的东西，怀疑美国搞了细菌战。很多跳蚤赤蚤，需要他去化验。他是卫生兵，在医院管的病人很多，去的话病人就没人管了，所以一直抽不出来时间，我们等了很久才等来。结果他去两次了，把事情搞清楚了，部队还给他颁发了勋章。

我们连队的指导员是王群，他后来当了武汉市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前几年去世了，武汉干休所打电话给我，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在部队期间，我的文化知识提升得到很大提高。在家里时，连中学都还没毕业，读了两个一年级，读一年没考上，接着复读一年。校长是个大胖子，家里还给他送一斤香菇。当时一斤香菇好难得的，分数卡得很严，复读一年，第二年才考上。名额比较少，只录取排名前七十的学生，我还特意数了下，按分数排名我在前十名。在部队的文化知识教得很好、也学得很好。我们连队是红旗连，原汉川市委第一书记宋文强就是我们班的学员，是谈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判成功停战后才转业回来的。

1953 年 7 月，在中朝军民的英勇作战下，美方被迫签下了停战协议。那是个件好事，如果谈判没成功，还要继续调兵入朝参战。在朝鲜，我印象中牺牲最多的是四川人，河南也比较多，湖北牺牲也比较多些。回国后，复员转业在粮食部门工作，抗旱、防汛、征粮都干过。

采访拍摄：由昌文、田丹娜、宋少琴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在市环保局 **6** 栋 **101** 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宋少琴。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龚益华：过了鸭绿江时就打算死在那里的

龚益华，男，1932 年 12 月出生，湖北赤壁人。1951 年 1 月入伍，1952 年入朝参战，获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当时直接在三八线跟与敌人面对面对战，仗打得很惨，一场战斗下来剩不了多少人，剩下的人就合到一起，在过鸭绿江时就打算死在那里了的，完全没有想回来。

我是 1932 年 12 月出生的，1951 年 1 月正式参军入伍。原先是当民兵，后来部队来征兵，就去报名，检查合格后第二天就到蒲圻集中开拔了。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入伍后因为形象很好，营长就把我拉去当警卫员了。不过因为自己当时不会写字，只知道自己叫龚益华，不知道名字怎么写，所以只当了三四天警卫员，就下到部队去了。

原计划是 1951 年入朝的。结果第一次战役，我们胜利了，就推迟了入朝时间。1952 年夏季，大概 5、6 月份正式入朝开赴前线参战，所属第 16 军 32 师 96 团 2 营，直接在三八线跟与敌人面对面对战，仗打得很惨，一场战斗下来剩不了多少人，剩下的人就合到一起，在过鸭绿江时就打算死在那里了的，完全没有想回来。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如果继续打下去，回来的就更少了，美国人飞机真是多到吓人。后来谈判停战，双方各退一公里，由“万国军”的一个连，把两边隔开。我们不能去，美国人也不能过来，就这样停战了，是 1953 年的事。

1955 年随部队回国，先到东北的哈尔滨过的年。1956 年转业回家，当时只有 24 岁，回来就结婚了，在家搞农业生产。

采访拍摄：由王映山、李杰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在赤壁市中伙铺李家港村一组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王映山。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党史研究中心

童龙生：打赢了就好，打死就算了

童龙生，男，1933 年 9 月 29 日生，湖北赤壁人。1950 年 10 月入伍，1951 年 6 月入朝参战，1955 年回国，获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当时年轻，也没有多少想法，自己孤身一人，上战场，打赢了就好，打死就算了。

我出生于 1933 年 9 月 29 日，农历八月初十。我是一个孤儿，生父姓何，在我三岁时因病去世了，母亲带着我改嫁张家，六岁时日本兵入侵，强迫继父家为他们养马。不久后，我逃到地主童家放牛、砍柴，没有上学机会，并取名童龙生。十六七岁时，蒲圻县在强立乡金狮观征兵，我就去报名了，在部队里学习了文化，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文化程度。

我是 1950 年 10 月参军的，在蒲圻县大队一连。1951 年 6 月随部队赴抗美援朝前线，跨过中朝边境鸭绿江后，就驻扎在鸭绿江边。所在部队是 263 团防空 2 连。当时年轻，也没有多少想法，自己孤身一人，上战场打赢了就好，打死就算了。开始在团部当通讯员、警卫员，主要是保卫团首长，团长姓钟，我随时跟着他，负责保护安全工作。所在部队主要任务是防空，美国飞机经常对鸭绿江大桥及附近村庄进行轰炸，对我军输送物资的火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车、汽车狂轰乱炸。苏联飞机也来支援我们，我们部队一直守在大桥边，保护大桥、物资、老百姓的安全，专门负责打美国人飞机，一直守在那里。

停战以后，继续守了一段时间。1955 年 5 月回武汉，复员后在湖北省地质大队工作，参加过建设武汉长江大桥。1955 年底回了蒲圻。

采访拍摄：由刘丽红、张美玲、昌文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在沧湖开发区原种场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刘丽红。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党史研究中心

邓浚源：与战时相比，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

邓浚源，男，1932 年 12 月 5 日出生，湖北赤壁人。1951 年入伍，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羊楼洞 67 军预备医院从事救护工作。1952 年 12 月入朝参加战场救护，1956 年 4 月归国。获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平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1953 年 7 月 27 日，突然接到志愿军总部命令：自 1953 年 7 月 27 日 22 时起，全线全面停火。卫生连是 1953 年 7 月 27 日 19 时 37 分传达这一命令的。散会后，官兵们走出坑道，夜间非常寂静，没有枪炮声，没有飞机声，也没有虫鸟声，没有灯光，只有淡淡的月光。与战时相比，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

1951 年春，我和夏日炎、黄德松、郑魁林相约报考“湖北革命大学”，由于学历不够未能录取，回县城后来听说县大队招兵，我与郑魁林去应招被批准入伍，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沔阳军分区新堤护训队学习。护训队设在新堤丛林庙前江滩的民房中，分三个区九个班，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课程分为政治、生理解剖、急救处理、护理基础、常见病诊治。没有课本，上课时老师口授学员做笔记。

时值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中央军委中南军区决定在湖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党史研究中心

北、湖南建立二所预备医院，收治抗美援朝战争的伤病员。因急需医疗卫生人员，上级决定将护训队人员一分为二，分赴湖南醴陵和湖北蒲圻羊楼洞，参加预备医院的建设工作。我被分配到羊楼洞和其他来羊楼洞的同学仍以护训队身份继续学习。

由于战时需要，我们队于1951年10月10日提前毕业，除十七位同学调省军区另行分配工作外，其余同学全部分配在医院。我分配在医院三所任实习护士。为了服务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七预备医院”，不久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预备医院”。院内机构设有院部、一、二、三所及湖北省军区护士学校。我所在的三所设在土地角雷启容等十家两层老茶坊和雷家祠堂（现复兴街）。所长黄家祥，协理员马福来。主要收治战场伤员，以战伤外科为主。三所有大型手术室、化验室、放射室、药房、营养室。我和同学周本大分配在手术室工作。1951年10月21日收治第一批伤员297名，这批伤员是从东北锦州第十六军医院转来的，凌晨二点半火车到达赵李桥火车站，下火车后分别由汽车、马车、担架送至医院。伤员们在前方只作了急救处理，转来后方医院都是必须手术治疗的，因而手术室非常繁忙，工作十分紧张。待这批伤员好转后，医院又接治了一些慢性病人。1952年7月医院集体转业，归属湖北省卫生厅领导，先后改名为“湖北省羊楼洞休养院”、“湖北省第一康复医院”。1952年，军队进行整编精减，医院班以下人员精简三分之二，我为第二批精减人员，6月中旬送往武昌花园转建团，驻在群众家中集中学习，学习结束准备办手续回家时，上级决定让我留下。8月，被派往荆州军分区卫生科等待工作，10月中南军区新兵暂编13团成立，我和郑魁林被分配在2营营部卫生所任卫生员，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

此部队是中南军区为了抗美援朝，在湖北招募新兵。12月，我随新兵部队经就地短期培训后启程，从沙市乘大轮船至武汉，换上东北寒服，转乘火车，12月20日到达辽西省（辽宁）义

县，随暂编的 13 团新兵一道，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6 军 32 师 95 团通信连，所在部队于 10 月 25 日晚 9 时许，乘火车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朝鲜到处是冰雪，寒风刺骨，战火痕迹随处可见，遍地是炸弹坑，几乎看不到房屋，幸存的居民都躲在山林中。次日凌晨下火车，上级要求我部日出前到达价川郡南阳面承昌里，避免敌机轰炸。1953 年 1 月 1 日，我被接到卫生连，分在看护排 1 班，重新回到卫生工作岗位上，后随部队开赴“三八”前线——平康。长途行军非常艰苦，夜行日宿，在冰雪松林中露宿，用松树枝铺在地上，垫上油布和细白布单子，盖上厚厚的棉被和大衣，起床一身雪，抖抖雪接着行军。当地山多，弯多，路不平，很难走。由于劳累，步行打嗑睡，只好扶着马车。1953 年 6 月 16 日，部队在行军途中刚宿营，团部遇敌机轰炸，当时我正在野外，机灵地急滚一田埂下，躲过了险情。敌机轰炸后，团部伤员较多，连首长命令我送伤员到师卫生团，由于正在行军，上下没有联系，道路不熟，语言不通，又是夜间，只知道师卫生团的大致方向，只能摸黑艰难前行，一直到深夜才找到了卫生团，完成了任务。6 月 18 日 21 时，随部队到达平康郡新村里的坑道前沿阵地，我军前方守敌是南朝鲜伪军 2 师和 7 师，敌阵地是 359.8 高地，铁原平原的门户，若失去此高地，就要失掉六十公里铁原平原。所在的团守地是 394.4 高地，是平康的大门，掌握着三八线中段的命脉，两个阵地都是双方必争之地，故死守对峙。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战斗。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纵容下破坏停战谈判，于 6 月 17 日深夜起至 22 日，将南朝鲜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部分被俘人员，以“释放”之名，实行强迫扣留，破坏已签字的战俘问题遣返协议，还公开叫嚣反对停战。为了打击李承晚的嚣张气焰，我军将预定的“金城反击战役”在 7 月 13 日夜打响。当天天气阴沉，下起了小雨，晚上 9 时，我军一千多门各种口径的大炮，猛然向金城前线

狂射，二十分钟时间，把1900余吨炮弹（约需900台汽车装运）倾泻在敌人阵地上，一时间，东起北汉江，西至下甘岭几十里的敌军阵地腾起浓浓烟雾，大炮把雨夜漆黑的天幕映成了一片紫红。

我所在部队守着铁原394.8高地且主攻任务是：抢占敌395.8高地，打开铁原大门，保证大部队前进。1953年7月27日，我部一个加强连，由营长带队，全副武装准备出击，突然接到志愿军总部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全线全面停火。双方一律从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二公里，为非军事区。卫生连是1953年7月27日19时37分传达这一命令的。散会后，官兵们走出坑道，夜间非常寂静，没有枪炮声，没有飞机声，也没有虫鸟声，没有灯光，只有淡淡的月光。与战时相比，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在寂静的夜色中，我思索了很多，当年的笔记记着这样一段话：全世界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叫人多么高兴啊！三年多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痛苦。为了和平，有多少人流血牺牲，多少人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离开亲人，他们贡献了自已的一切，甚至把自已的白骨留在了异国他乡！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1953年上三八线不久，一天夜里，在值夜班时，忽然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是两位担架队战士汗流满面抬着一位伤员进了坑道，我立即上前进行检查，但伤员已无心跳和呼吸了，担架队战士沉痛地告诉我，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拐弯处，伤员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事隔几十年后，这一幕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1954年6月19日，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32师95团炮兵营卫生所，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2月20日，在朝鲜平康郡新德里的麟角，部队举行了入团仪式，我在团旗下庄严宣誓入团。

在朝鲜战场上，我把过去在医院学到的知识用于卫生连病

房，如设计病人一览表，制定检查病房和治疗时的各种记录单，三次修订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等，受到领导的称赞。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位病友需要夜间服药，没有开水，部队为了防空，夜间不允许取火，我就将凉开水放在胸前暖温后再给病人服药。我们还为朝鲜老百姓服务，在平康新德里，为当地老百姓多人治好了病患。

朝鲜停战以后，我军的主要任务：一是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二是加强军事训练和部队营房建设。在上述二项活动中，我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体质增强了，劳动技能提高了。为了加强卫生业务训练，炮兵营卫生所先后两次派我参加师卫生团卫训班学习。第一次是1954年3月1日至4月4日。第二次是1954年9月11日至11月8日。1955年7月29日，由于积极学习，努力工作，我被任命为正班级中士班长卫生员。

1956年，我军准备撤出朝鲜。撤军前夕，营部崔教导员征求我的意见，准备送我回国读军事学院，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复员还乡。1956年2月17日离开连队，到团复员集训营学习，武装思想，办理手续。在集中学习期间的一天傍晚，突然大雪纷飞，晚九时许大雪封门，这次大雪是朝鲜近几年少有的，也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大的雪，朝鲜全国交通停止运行，火车被困，全国上下开展扫雪运动。

1956年4月19日，我离开朝鲜，29日复员回到家乡。从此，结束了军旅生涯，走上了新的征程。

资料来源：邓浚源自传《苦乐年华》，由原赤壁市审计局的黄忠兴整理润笔。

文稿整理：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谢宝成。

资料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196-SJ-004**。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白玉珍：我那时是最小的，只有 13 岁

白玉珍，女，1938 年 3 月 30 日出生，河南开封人。1950 年 4 月入伍，文艺兵，兼卫生救护，1955 年转业，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战争时期，卫生员不只是简单打针喂药，有些病号从战场上下来后，思想紧张、精神失常，有的会恐惧再次上战场。当时我才十四五岁，日夜坚守岗位看护病号，不知道累，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

我出生于 1938 年，河南开封人，1950 年 4 月参军。参加的是工兵团，主要是工程兵，负责修路的。我当时是部队里最小的，只有 13 岁，归政治处管，是文艺兵，主要是演出宣传。当兵时走的地方可不少，四川的重庆、成都、西昌都去过，西藏也去过，在这些地方来回演出，部队路修到什么地方，我们演出就跟到哪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跟着部队一起奔赴朝鲜。

我是 1951 年随大部队一起从鸭绿江出发经新义洲到朝鲜前线战场。在鸭绿江边训练时，每天都有飞机飞过来轰炸、扫射，丹东市有高射炮部队，负责打飞机。我们部队的主要工作是在朝鲜的后方救治转移战场上转运来的伤员。战争年代，文艺工作人员的要减少，部分转为作战人员，部分转为医疗救护人员，我就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湖北党史研究中心

从文艺兵改为医护人员。在鸭绿江边开始执行人员分流，有文化的就分到文化教员班或电话通信班，我分到了卫生连。后面参加演出就比较少了，但战士们喜爱文艺，我们偶尔也会临时组织表演，一般主要以照顾病人为主，没有演出任务。

1953 年，我们团改为舟桥团，属于修公路的工兵团。舟桥团，主要负责修路过程中遇到的河、湖泊的架桥工作，一般都是架临时浮桥。我老伴就是在同一个部队认识的，他是在后勤部门。我们卫生连专门负责医护工作，轻伤员一般是在居民家养伤，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由我们先去营救后转回丹东治疗。虽然没直接上战场参战，但也经历不少炮弹轰炸。战争时期，卫生员不只是简单打针喂药，有些病号从战场上下来后，思想紧张、精神失常，有的会恐惧再次上战场。前线下来的病号由我们先收容再分流，一部分养伤、一部分护理，一部分还要分配专人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当时我才十四五岁，日夜坚守岗位看护病号，不知道累，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

记得有一次美国飞机来轰炸，部队紧急疏散隐蔽。那天刚好我当班，疏散前要先负责清点物资和关好门，跑出去时，已看不到部队影子了。当时在异国他乡，语言又不通，孤身一人的感觉，真是有些害怕。只能一个人到处找，找到一个坑道，进去一看都是朝鲜老百姓，又赶紧出来继续找，终于在江边看到我们部队，当时可高兴了。现在胆子特别大，就是在朝鲜锻炼出来的。

我们连有医护班、卫生班。从南下部队（四川雅安）过去的基本上分在医护班。卫生班都是男孩子，从江苏一带招来的兵。虽然我们没有直接上战场，但也会经常训练打靶。女同志会发点袜子、裙子，男同志可以发军装。

1955 年初，彭德怀司令说女同志以后都要结婚，有小孩扛着大肚子，不宜受军衔。当时我刚好 18 岁，就和同批女同志一起退役了，退役后跟老伴回到老家。我们在部队是一个支部，他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团员。当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参加活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动，因为都是文艺兵，他也喜欢文艺，他喜欢弹、我喜欢唱，所以结合到一起。我 13 岁开始就在部队，当时年龄小，思想也很单纯。除了完成部队的任务以外，礼拜六就集合在一起唱歌，我就上去给他们打拍子指挥，一点也不怯场。

抗美援朝时，我才十几岁，好像没有私心杂念，军队里面没有那么复杂，在一起只想把工作做好，把病人照顾好，尽好自己的职责，整天也是想着怎样把任务完成好。

部队扫盲时认定我是高小毕业，在家里就是初小出去的。1953 年，部队停战后我去参加学习训练，有文化教员教文化。我没有直接参与一线战斗，比不上那些一线的战士，但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姑娘的我来说已经是能够承担的极限了，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了。

采访拍摄：由刘丽红、王莹、昌文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在华舟小区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刘丽红。

影音存档：赤壁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196-SJ-00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通城县

赵　璧：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战士

赵璧，男，1930 年生，中共党员，湖北通城马港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其父赵世当为通城县第一个共产党员，通城县中共组织的创立者，曾任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及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秘书等职，1930 年被国民党杀害。赵璧出生仅 7 日，父亲赵世当就壮烈牺牲，赵璧由奶奶抚养成人。1948 年 9 月在通城县立初级中学读书的赵璧与黎醒亚等组织成立“励学会”。1949 年 5 月入伍，随部队南下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剿匪。1950 年 10 月 19 日入朝，任某侦察排副排长，在战斗中多次立功。被俘后，在集中营，与中朝战友一起秘密组织“反美斗争同盟会”，被大家推举为同盟会常委和第一收容所总书记，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反甄别斗争”。1953 年 8 月通过战俘交换回国，1962 年退役回到通城，2013 年去世。此为赵璧生前口述记录。

> 还有很多我不愿提及，我七十多岁了，想起就受不了，志愿军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飞机，大炮，监牢，摧不毁，打不垮。

1949 年，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5 月，120 师 358 团打到崇阳，我赶去参军，给部队带路。先当民运队员，后当侦察兵。5 月 24 日，解放通城。县城红旗蔽日，锣鼓喧天，那场面至今难忘。到现在我还能唱那时的歌，好听啦，有气势。我唱几句给你

听：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

还有：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求的民主和独立/不愿给敌人当马牛/走，跟着毛泽东走/五万万个人/十万万只手/个个举起钢铁般的拳头/发出最后的怒吼走，跟着毛泽东走！

我们358团经过短时间的休整，解放长沙后，南下剿匪，打到湖南，打到广西，打到广东，打到海南岛。这时，已是1950年的4月了。当时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谈心、开诉苦会，战士们谈家史、哭亲人，巴不得一夜之间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感情朴实，容易产生偏激情绪。白崇禧125军想逃到台湾，我们奉命把他们堵在大陆消灭。358团负责堵住出口。白军驻守一个山头，我们在强大的火力面前总是攻不上去。团长命令：我们正面佯攻，侦察连从背后偷袭！我匍匐爬行到一处火力点附近，往正在喷射的机枪口丢进几颗手榴弹，轰！机枪哑了。我嚷：投降不杀！一个少校举手出来，说他们三个人，死了两个。

广西山多，地形复杂，土匪活动分散，不容易剿灭。一个晚上，我们12个战士包围一群躲在山上的土匪。土匪在树丛中、石洞里，学鸟叫，学鸡叫，吹羊角号，放土炮，炸伤了我们7个战士，只好退回来。伤员皮肤里炸进铁钉，又没麻醉药物，夹住硬扯，带出肉，痛得直嚷，叫了一夜。我气坏了：要是抓住土匪，我要一刀刀剐！天亮，土匪跑得影子都不见了。不久，一个和尚跑来报信：土匪正在庙里杀狗！我们急行军，将庙围起来，活捉二十多人。当时部队要行动，首长把他们交警卫连看管。其中一个俘虏是通城云溪人。他后来成了我的战友，在朝鲜战场立了大功，退伍后当过县公安局人事股股长、汽车站长，60年代因故去世，他的三个儿女是我带大的，他叫吴先荣。

1950年6月，为了作好入朝作战的准备，上面派我们到丹东强化学习朝语、英语、俄语。我外语学很得不错的。这么说

吧，要是眼前有个朝鲜人，我只听他们说几句话，就知道他是朝鲜哪个地方的。前不久，一位本县女子和美国人通婚，到省民政厅办证，请我当翻译，硬塞给我一个五百元的红包。10 月 19 日我们入朝，10 月 25 日在云山参加了首次战斗。战争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看过《上甘岭》，秦基伟的 15 军打的，场面很惨烈。我看那只是一部戏，是演戏，没有把战争的残酷演出来。真实情况是，飞机大炮轰炸，一个团一个团的牺牲，一个不剩。还有，一个连、一个排的干死、渴死。一支部队只剩三个人：副连长、班长、通讯员。半个月里，他们只能喝自己的尿，后来连尿也没了，战场上捡条命回来。

1950 年 11 月 7 日，打第二次战役，消灭美海军陆战队一个师的主力、土耳其旅、哥伦比亚营等。第二次战役是我们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他们指挥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部队诱至预定战场后，突然发起的反击战役，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重要战役。我们西线六个主力军在清川江地区，东线 3 个军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反击，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敌被迫放弃平壤、元山，退至“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 36000 多人。

我们打得太苦太累，随便往地上一倒就能睡，有时走路也能睡。我是侦察兵，还捉过两个美国兵。一次正在休息，枪声爆响，师参谋部警卫来，说参谋长要我去。参谋长问：你有多少人?我说 18 个。部队要追击敌人，堵住海上退路，你带战士抢占公路前山峰，阻击一至一个半小时。我们接受任务后，快步抢占山顶，赶到时，敌人差不多上来了，看得清眉毛和脸上的麻子。我大喊：甩手雷！扫射！才将敌人压下去一点。敌人大炮一排排打过来，像雨一样倾泻。那不叫打炮，叫倒几吨钢，将山头削低几米、十几米。飞机也呼啸扑下来，扔下十几个凝固汽油弹，燃起一片片大火，棉衣、帽子都起火，我们就地滚。虽是冬天，但我们汗直淌。组织往下冲，又是大炮轰击，我被土埋进去，还是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吴先荣把我挖出来的。

二次战役后，我们深入敌后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侦察，要摸清楚对方是往前还是往后，是人还是物资。一次，我在一座山上呆了九日。上级指示：撤回去汇报。正在这时，侦察哨报告：有20多个敌人往前移动。担任副排长的我说：不能让敌人跑掉。我安排一部分人，正面拦截。我带几个人在敌人必经之路布置一个火力网，截断他们的退路。一阵激战，敌人大部分被歼，败退的几个人进入我们的交叉火力。一阵扫射，又打死几个，还有两个从边角溜走。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美国24师炮兵观察所的。我追上去，掏出手枪，撂倒一个，从他身边路过，去追另一个，不料他装死，对我左腿就是一枪。对倒下的敌人，应对脑袋补一枪，或者对准胸口下面第二根肋骨捅一刀的。幸好张班长起来，打死两个敌人。他叫张洪金，我坐下来包扎。张班长说："不行，敌人扑上来了，大约200人"。我说"赶快跑，我掩护！"张洪金说，"怎么行，我背你走！"我说，"不！再不跑，两个都跑不掉，谁回去汇报？"这不是电影里编的台词。当时，我们的阶级兄弟，革命友谊高于天，比生命还要珍贵，每句话，都饱含丰富感情，真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张洪金只好抹着眼泪，往后跑。我摔出几颗手雷，腾起一股烟雾。张洪金斜跑进树林，哒哒哒哒，打冲锋枪，引走敌人。我丢掉手枪，咽下撕烂的文件，摘下死去敌人胸前的冲锋枪，压满子弹。他是个上尉，胸部冒血，呼吸微弱，我用手雷砸烂他的头，用血往自己脸上涂抹，滚到一边装死。那真是度一刻如万年！我相信部队会找我的。可能滚过去的草地上有血迹，引来几个美国兵。一个踢我，用英语喊：起来！另一个照我屁股猛扎一刺刀。我一翻转身，扣动冲锋枪，打死打伤了三个敌人。一时间，我引来蝗虫一样密集的机关枪声、瓦斯炮声。突然，我感到后脑一震，头顶掀开，眼前一黑，失去知觉。醒来，只见几个美国人围着我打针，见我睁开眼，踢我几脚，拖上担架抬走。1951年3月，我被关进了南朝鲜釜山战俘

集中营，在一个岛上。

高喊“人权高于主权”“人权大于一切”的美国，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呢？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读过不少描写地狱、炼狱的书，说那儿是世界上最残酷、最痛苦的地方。但比起战俘营来，又算得了什么？几乎微不足道！八十年代，一位正师级上校金大英写了一部《志愿军战俘纪实》，很真实。他写道：“曹友能活着回来，是人类生命史上的奇迹！”。我在朝鲜的名字叫曹友。

先说住。我们开头住帐篷，被铁丝网、电网包围，严密得跑不进一只蚊子。后来住土棚子，正是冬天，冻得人浑身僵硬，麻木。

再说穿。几乎没有衣服，一床破军毯，白天当衣，晚上当被。深夜四处一片呻吟声。很多人是活活冻死的，一到早晨，就抬出去不少尸体。

再说吃。我没吃过一次饱饭。他们克扣战俘的食物，用越南清仓的烂米、变质的日本燕麦和豌豆混合，做成小饭团，每餐两个。我们吃了早饭盼中饭，中午过后盼晚饭。晚上最难熬。漫漫长夜，胃空如洗，冷汗直泼，眼前老出现幻觉，饿得心里发慌。有时故意拿没磨的小麦粒给战俘们吃，许多同志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连大便都拉不出来。有被活活饿死，还有被腹胀死的。

再说医疗。他们把战俘当实验品，把战俘营当成培养医师的实习基地，不会真正治疗、用药。如果要给谁手术，我们知道，这位战友永远回不来了。那完全是折磨病人，在他们身上胡乱做手术。我就听到一个战友在不远处一间所谓的手术室，痛苦的叫了半夜。最后没有声音了，早上就拖出去了，死掉了。

说说用刑吧，各种名目都有。“披麻戴孝”：吊起来打，打得你皮开肉绽，再用盐浸过的胶布贴上去，不等伤好，又一条条撕下来，连皮带肉，血流不止，痛得你喊天。“铁板合龙”：将人放进两块烧红的铁板中间，嗤！前胸后背皮肉烧糊，伴随一声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抗战史实研究中心

撕心裂肺的惨叫，一股青烟飘起，过后寂无声息，晕过去了嘛。“针插指头”：用铁夹子卡住双手，一根很长的针猛刺进指头，一根，二根……每根手指都不放过，痛彻骨髓！血直滴，夹子里的手臂挣扎不已，磨烂肉，露出森森白骨……还有很多，我不愿提起，七十多岁了，想起就受不了。但是志愿军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飞机，大炮，监牢，摧不毁，打不垮。

当战俘时，我的信念就是，活着就要斗争，集中营就是战场。我唱首歌给你听：

革命的红旗，高空飘扬/我们的鲜血，写下美帝的血腥罪状/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拳头抵住刺刀/意志抵住机枪/臂膀靠着臂膀/胸膛筑起铁墙/保卫我们的红旗呀/蔑视敌人的疯狂/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还偿/万恶的美帝/逃不脱人民的手掌/新中华男儿/英雄奇迹天下扬/革命的红旗，高空飘扬/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上

这是一首《保卫红旗歌》，是我们全体战俘保卫五星红旗时唱的。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我们唱得悲壮、高昂。华侨哭了，当地老百姓哭了，只有我们不哭！连美国士兵也伸起大拇指称赞：中国人，好样的！

成了战俘后，我们一开始就进行了斗争，争取人格受到尊重，争取生存，争取回到祖国怀抱。我们成立了反美斗争同盟，我是常委。后来我又担任了总书记，组织骨干，发动大家反抗。我所在第一收容所成了一面旗帜，其他战俘营都向我们学习。

我们争取的第一个行动是递交抗议书：我们为什么关在这里？为什么不准唱中国歌？为什么给我们非人待遇？

第二个行动是杀狱霸。美国人利用战俘管战俘，一部分国民党投诚人员意志不坚定，就投靠美国，残害同胞。这部分人活着的后来去了台湾。我们抗议后，美方答复：你们内部的事，内部处理。我联络好，通知一齐采取行动。一夜之间，掐死几个狱霸。美方说是暴乱，我们去红十字会控告，后来不了了之。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第三是反传教士。敌人想利用宗教麻痹我们，说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为我们祷告，我们严辞呵斥，冷嘲热讽，教士们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跑了。

第四是我们知道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约后，收买美方警察、宪兵购进来，组织学习，向美方据理力争，争取应有的自由。

第五是针对美方的广播诱降，闭耳不听，毫不动心。还张贴打油诗反宣传：洋声怪气说鬼话/黄色滥调“阳霉”气/低级色情最肉麻/愤恨苍蝇嗡嗡叫/咱们谁也不听它/USA 特务满地爬/阴险凶恶又毒辣/造谣欺骗最拿手/引诱诬蔑行毒化/阴谋诡计早揭穿/咱们谁也不听它！

第六是反刺字。当时，美国人企图在战俘背上、手臂上刺“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八个字，我们坚决不依，又利用日内瓦公约请愿，他们只好作罢。

最悲壮的斗争就是反甄别。对这些战俘的去留问题，中国和美国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者去台湾，任何一方不得胁迫战俘的选择。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后，蒋介石认为机会来了。他认为如果把志愿军的战俘弄到台湾，一可以补充国民党军的力量，二可以借战俘大作文章，向全世界证明台湾是“人心所向”的地方。美国为了实现他们武装台湾，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目的，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帮助国民党派出的“政教官”，在战俘营中对被俘志愿军的官兵进行威逼利诱，强迫这些人作出去台湾的“自愿选择”。

为了达到把战俘劫回台湾的目的，国民党派出特工混进战俘营，对被俘的志愿军官兵进行威逼利诱。他们在战俘营建立了特务组织，特务们还冒充被俘的志愿军战士，炮制了一出“志愿军战俘向蒋介石写血书要求参加国民党军”的闹剧，并说如果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保证成为反攻大陆的国军先锋。美国方面则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一边允许国民党派特工“劝说”战俘，一边对不愿去台湾的战俘进行毒打和迫害。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板门店谈判后，准备交换战俘。美国人审查每个战俘，问我们愿去大陆还是愿去台湾。我们坚决反对，战俘人格应不受侮辱，问我们愿不愿去台湾，就是问我们愿不愿当叛徒！你们无权这样问！我们要求尽快恢复我们的自由！与此同时，我们决定：一、除了医务人员，拒绝所有美国人进集中营；二、升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

1952 年 4 月底的一天，我头天晚上悄悄通知。第二天突然升旗。我们把担架杆接起来做旗杆，每个帐篷升起一面国旗，整个战俘营成了红旗的海洋，海风一吹，猎猎作响，宛如一片红色的巨浪，摇摇摆摆，场面非常壮观，非常有气势，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我们热泪长流，心潮起伏。当时，釜山只有一面联合国旗、两面美国星条旗、一面南朝鲜旗，但被红旗淹没了。美国宪兵如临大敌，下令降下来！我们不理睬。他们停止药品供应，我们的伤口化脓了，算什么？他们停止粮食供应，我们吃皮带、吃皮鞋、吃树叶、吃粪坑泥巴，又算什么？我们一连饿了七天，身体垮了，但意志在，精神更强大了，中华民族不可欺，炎黄子孙不可侮，我们是钢铁巨人，我们死了、伤了、残了，但我们还有一颗爱国心！第七日，美国人开始射击旗杆，我们全部挺身而出护旗，倒下一个，又上去一个，有些人只走两步就体力不支，一头栽倒，但也是雄赳赳气昂昂，视死如归。一个只有一根指头的战士要去保旗，别人劝阻，他用一根指头挖掉自己的眼珠，往地上一摔，迎上去。我们齐唱《保卫红旗歌》，歌声飘荡在釜山上空，海浪伴奏，响彻行云。敌人打死十几人后，被我们大无畏的气势吓倒，恐惧后退。头一个晚上，知道美军第二天要下毒手，但保旗的决心书、请战书摆满了我一桌，高高一堆，还有人砍下指头，包在里面，蘸鲜血写：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

我们还组织过五一游行，高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巨幅画像走在最前头，接着是秧歌队，中间是话剧：一根绳子串着圈圈，里面分别注明李奇微、李承晚、蒋介石....圈圈边写着“金钱”，最

后是杜鲁门，拿着鞭子，驱赶众人。晚上又演《白毛女》《血泪仇》。

我是 1953 年 8 月回国的。在东北军区管理处休养学习。1956 年安排到黄骅市干校任教导主任。后来，头昏，有时失去记忆，出门不能回家，实在工作不下去，组织让我退役。

1962 年我回到通城，32 岁，不能正常工作，很苦恼。但政府照顾我，帮助成了家。后来加强锻炼，比如五禽戏什么的。晚年身体又好起来，一餐能喝半斤白酒。我担任过县政协二至四届的常委，还当过党政群团组组长。几十年里，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六、七十年代向青年人讲本县的革命历史，讲我的父亲，讲抗美援朝，县城、乡镇、机关、厂矿、学校，都去过。

1950 年，中国国力那么弱。第一次入朝，穿草鞋过鸭绿江，好多人冻断了腿，敌人飞机铺天盖地，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不也打败了美国人，还打败了“联合国军”吗？文天祥说过：“心中有正气”。我们心中有正气，正义在我们一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国的假人权不用揭露，我们早就领教过了！

我带大过吴先荣三个小孩，他去世时，大的才五岁，一个是哑巴。如今在武汉、蒲纺工作。还带大过三个孤儿。做好事？应该做的，谁叫我是军人呢？也经常救济特困户，为蒙受冤屈者申诉上访，使问题落实。

我最后只说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过去是一名战士！今后也是一名战士！

采访拍摄：由何成林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在赵壁家中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何成林。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31-LxY-2-016**。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付生兵：听到能当兵，我很高兴

付生兵，男，1933 年生，湖北通城沙堆镇人。1951 年 3 月入伍，同年 8 月入朝作战，任侦察连战士。

过平畈时，都是扑在地上爬，一只手拿冲锋枪，一尺多长的枪，一只手在地上爬行。要注意观察四周的动静，还要注意前面带路的连长的动向，真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我是 1951 年 3 月入的伍，当时三个人报名，只录取我一个。说我家最穷，阶级觉悟好。那时地主富农子弟部队都不要，不放心，怕他们打了败仗叛变。听到能当兵的消息，我很高兴，觉得这是政府对我的看重。当时知道要去朝鲜，母亲很担心，我倒不怕。部队在武汉住了几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先派我们修长江大堤，一百多万人在那里，场面大得很。当时刚解放不久，毛主席对搞水利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场面很热闹，大家搞劳动比赛，谁一天担的土多，还要评先进。都年轻，我们也不怕吃苦。后来我们又在浠水县呆了一段时间，又说不去抗美援朝了，准备要我们回家，每人发了一包米，有十斤。突然上面又来了命令，还是要去朝鲜。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1952 年 8 月到朝鲜，我们直接开到三八线。到处炮声震天，脚下的土都震动了。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到部队的第一天，排长就派我去抬伤员。从山上抬到山脚下，有 2 里多远的路。山上没有什么路，有些地方被炮炸松了，脚一踩下去，差点连担架一起摔下去。有时还要躲炮、躲敌人的机枪扫射。好在同我一起抬的是个老兵，有经验，人也沉着。听他的指挥，该扑在地上就扑在地上。到晚上，随便吃点干粮，又去抬伤员。晚上黑，只能借着美国的照明弹看路。我记得一晚上我跑过 20 多趟，跌过不少。

抬完伤员，第二天开始就去挖防空洞。我问挖多高，班长说你有多高，就挖多高。每人发一把铁锹。先挖直洞，再从直洞两边挖横洞。人就睡在两边的横洞里，洞顶上用树枝挡住，防止掉土。

到部队第三天，调我到侦察连，我记得是 38 军。都是晚上出去，白天就藏在防空洞里。侦察连的工作，主要就是摸敌人的活口，搜集情报。不能弄出声音出来，不能咳嗽，每人发了几块饼干。连长、排长都出去，在前面带路，他们熟悉情况。每次出去侦察，要跑三四个小时。我们阵地，两边是山头，中间是平畈、山沟。过平畈时，都是扑在地上爬，一只手拿冲锋枪，一尺多长的枪，一只手在地上爬行。要注意观察四周的动静，还要注意前面带路的连长的动向，真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在朝鲜两年，一直在侦察连。一共出去搞侦察有三四十次吧，活口捉到的少，有几个。记得一次，一个南朝鲜的兵，出来上厕所，被我们两个侦察兵控制住了。那个人想喊，我们的侦察兵会讲朝鲜话，警告他说：你喊出来，马上打死你；跟我们回去，我们优待俘虏，一定会保护好你。听了这个话，他没有反抗了，被我们用枪顶着带回来了。后来听说这个人没讲出什么情报，他同我们一样，刚上战场不久。

不搞侦察时，就挖防空洞。一次炸山洞时，炸药没有响。一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个战士过去看，突然响了，当场就炸死一个。

一次我们5个人去送弹药时，美国的一排炮打过来了。炮弹太密集，耳朵里只感到在嗡嗡叫，只听见炮弹发出时的急促声和落地时猛烈的爆炸声。我看见一堆石头，马上扑在下面，一块弹片飞过来，从我头上削过去，鲜血直流。到现在头上还有一个疤痕。这是我在战场上的第一次受伤，也只有这一次受伤经历。

部队首长给我们讲，当侦察兵是光荣的，我们38军的侦察兵立过大功。在1950年11月，正打第二次战役，军长梁兴初派遣一支侦察队，化装成南朝鲜的部队，带电台、炸药，秘密穿插到敌人后面，炸掉了一座大桥，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和增援通道，保证了38军顺利对敌人发起进攻，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师。六十年代，还拍了一部电影，名字不记得了，就是根据侦察兵的故事拍的。听了首长讲这些故事，我们也盼望自己立功。

从部队回来后，我也一直保持当兵的作风。当民兵排长，一个排50多人。哪里修水库，我就去哪里。我立了七次功，在县里参加过四次劳模会。修陆水水库时，湖北几十个县的人在哪里。省指挥部的人一次来检查，发现我的工地修得最高最好。我自己带头干，又搞劳动比赛，做事公道，大家都拥护我，做事都舍得出力，我们的效率肯定高。这次得到省里表扬，我还出席了省里的表彰会。

采访拍摄：由吴义明于**2023**年**6**月**4**日在付生兵家中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吴义明。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031-LxY-2-003**。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胡汉雄：他们是搞侵略，理就亏了

胡汉雄，男，1933 年生，湖北通城石南镇人。1952 年上半年入伍，当年 9 月入朝作战，任后勤部警卫连战士。因在训练时遵守纪律，严格刻苦，荣立三等功一次。

当时刚解放，全国困难得很，很多人吃不饱饭、穿不上衣。但全国人民都支持抗美援朝，饿着肚子支持我们，吃的用的都先给我们。我们只有不怕死，赶跑美国人，才对得起全国人民。

我是石南镇漂坨屋场人，当兵时 19 岁。我是自愿去的，我一直想当兵。家里兄弟姐姐都不知道，我没讲。当时群众热情高，我们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我和另一个人竞争，两人都到了铁柱港了，都上车了，最后还是我去了。另一个人没办法，只得下车回去了。听说美国人蛮狠，但我不怕，我是保家卫国嘛，他们是搞侵略，理就亏了。

1952 年上半年当的兵，记得正是栽禾的时候。下半年动身去的朝鲜，在武汉等了七天，等其他的新兵到齐时，再一起动身。坐了七天八夜的火车，才到朝鲜。我这样一个南方人，到朝鲜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气候不适应，吃的饭菜也不适应。但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享福的嘛。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在朝鲜五年，我一直在站岗。我分在后勤部警卫连。后勤部就是接收、保管、分配物资，送伤病员，还要建仓库，就是搞这些工作。我们首长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仗打不打得赢，前方的战士能坚持多久，我们后勤都起决定作用。听首长一讲，我清楚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当时志愿军后勤部司令员是洪学智。后勤部有五个分部，下面还有汽车团、医院等。

后来我们五分部，还出了一个一等功臣，记得姓刘，好像也是咸宁的。美国飞机来炸我们的仓库，他拼命去搬物资，应该是搬汽油。当时汽油很值钱，部队没有油，汽车就跑不动了。上面的飞机丢下来的炸弹，像下雨一样，他都躲开了，抢出了不少汽油，几次差点被炸弹炸死。在部队首长给我们讲了他的事迹，都要我们学习他的精神。后来朱老总、金日成还接见过他。

从 1952 年 4 月到 1953 年 7 月停战，我一直在司令部站岗。司令部在防空洞里，像铁路隧道那么大，隧洞两边建了房子，房子有两层，放满了各种机器设备。

我们一个班站两个小时，两个人一个班，后来一个人一个班。首长不高，有点胖，名字不记得了。首长很亲切，每次我给他敬礼，有时见我衣服上的扣子没有系好，帮我系上，一次还送了几粒冰糖给我吃。

当时美国人飞机经常来丢炸弹，飞机多，一飞过来，把天上的太阳都盖住了。所以我们虽说在后勤，实际上同前线一样，随时都要面对美国的炸弹。美国认为自己的炮弹多、飞机多，经常飞到我们的后方来炸，想让部队的粮食衣物供应不上。见到桥就炸，发现有移动的东西，就用机枪打。

记得一次，我正在外面巡查，一架飞机丢下三个炸弹就跑了，最近的一个怕离我只有五六丈远。冬天土都冻得像石板一样，但炸弹一炸，土也飞起几丈高。我们驻扎的地方炸得苦，看不到一栋像样的房子，都炸平了。

在司令部站了一年多岗，后来又去守仓库。里面堆满了食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品、罐头、鱼、肉。我守了三年多，没有出过什么事。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给前线打仗的战士保命的，必须要守紧点，防止特务分子来搞破坏。当时经常有美国、南朝鲜派特务过来，专门来搞破坏。不过，我站岗的时候还没有碰到过。

我们的生活条件还不错，有皮袄穿，一年发七双鞋，七条毛巾。当时刚解放，全国困难得很，很多人吃不饱饭、穿不上衣。但全国人民都支持抗美援朝，饿着肚子支持我们，吃的用的都先给我们。我们只有不怕死，赶跑美国人，才对得起全国人民。

我在部队立了三等功，因在训练时遵守纪律，严格刻苦，表现好，得到首长表扬，评了个三等功。还受到排、连部的表扬。可惜一些证书都遗失了，想起来就心痛。

后来又从警卫连调到担架营 2 连，专门抢救伤员。最多的一天，我抬下来 20 多个人。都是山路，要跑得快，救命像救火！还要跑得稳，不能让伤员在路上摔下来，又受伤，得非常小心。

回来后，我一直在家种田，在小队（组里）当保管、出纳。工作一直认真负责。我没有文化，只能干这些事。作为一名军人，我应该当好榜样。

采访拍摄：由吴义明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在通城县光荣院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吴义明。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31-LxY-2-005**。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黎逢阶：不能死在这个洞里

黎逢阶，男，1933 年生，湖北通城北港镇人。抗美援朝时，为 38 军战士。1954 年 8 月回国。

我们就这样站着，不敢动，不敢说话，也不能互相打气鼓劲。真是难熬，感觉在里面过了几年。

我当时算半个知识分子吧，读了初中毕业，是很少的。当兵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 1952 年 8 月 16 日，政府发了一床被子。我们走路到湖北的安陆，在那里训练了几个月，就是一些军队的纪律、军事基本知识，讲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讲在部队当兵跟在农村当农民是绝对不一样的，不遵守纪律，不苦练军事技能，就会打败仗、会丢命，还会连累别人。这些教育让我们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认识到当兵的责任、当兵的要求。

去朝鲜时，我记得湖北一同去的有 11 个团。我们在辽宁的安东（今丹东），现在叫丹东，待了一个礼拜，等待命令，也给我们讲一些朝鲜的情况，包括美国人打仗的特点、武器情况，还有朝鲜的气候、怎样同朝鲜老百姓打交道等。过鸭绿江时，我们从江面上走过去的，冰很厚，上面洒了一层糠。我们这些南方兵都觉得很新鲜，没见过这么厚的冰。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到了朝鲜，坐火车，敌人的飞机不停丢炸弹，火车只有躲进隧洞里，等飞机离开，再跑。我们在平壤下的火车。这个时候我才仔细打量下朝鲜是个什么样子。一片冰天雪地，那天出了太阳，只觉得到处刺眼，吸一口气，冷气钻到肚子里了，很不舒服。

到平壤后，我们部队重新做调整，有的去前线，有的到后勤。我和几个战友被安排去守仓库，仓库都装的粮食等各种物资。我在这里干了三个月。当时，朝鲜战场整体形势，我们当兵的是不知道的，就知道守好自己的阵地。后来我看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些写抗美援朝的文章和电影，才知道那是抗美援朝第二阶段的战争，我们打了一些反击战，特别是针对美国人想从东西两边登陆，来夹击我们，进行了备战。1953 年还打了夏季反击战。我们国家也希望和平，不想把战争一直打下去。但你不把美国人打得心服口服，他就有幻想，不会主动跟我们谈判。我们一个姓郑的连长，在做思想教育动员时，常握起拳头说：美国的枪炮狠，我们的拳头硬，不把美国打趴下不回家！连长讲完，排长、士兵代表，还有主动站出来的士兵，都纷纷表决心。

我们一边站岗守仓库，一边积极挖防空洞。不站岗时，就挖防空洞，没有一刻歇过伙。三四个人一组，用羊角锄、铁锹挖，运土，我们配合得好。首长说，挖好了防空洞，也是打胜仗的保障。道理我们懂，就是太累了，没有时间睡觉。运土时，我就靠在洞壁上，眯个十来分钟，算是睡个觉，等筐里的土装满了，战友用手在我身上一拍，醒了又继续抬土。回来又继续靠墙睡。在朝鲜战场上，我练出了站着睡觉的功夫。在洞里睡觉也是受苦的事，在地上垫一层草，就在上面铺上被子。防空洞里潮气相当的重，刚一睡下，身上就一层水。

后来连长看到我年纪最小，个子也最小，为了照顾我，安排我去站防空哨。防空哨就是专门对敌人的飞机进行警报。我们站在山上望，一发现有敌机来时，就对山下我们通过的汽车鸣枪提

醒；有坦克经过时，就丢手榴弹提醒，因为坦克跑起来的声音大嘛，只有手榴弹的声音他们才听得到。听到我们发出的警报，他们马上熄灯，钻进隧道。我们没有制空权，只能靠躲。美国的飞机成群结队，我就得不停地发出警报，精神一直很紧张的。

我知道放哨很危险，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责任也大，是不能睡觉的。连长、排长都提醒过我，讲“站岗看起来轻松，责任大得很，部队的安全就在于哨兵”。可是有时实在太累了，挖防空洞时，我有半个月没有上过床睡觉。你想想，对一个不到20岁的后生，多么难熬！放哨时，我无论用雪怎样擦脸，用脚在地上踢，用手在脸上打，眼睛还是睁不开，瞌睡硬是要来，人受不住。一天晚上，我实在支持不住，想出个主意，把大衣挂在一棵小树上，这样可以迷惑敌人。我躲到隐蔽处睡一下。但神经还在绷着，还是不敢睡得太沉。正睡时，突然听到有人唉呀叫了一声，随即听到有人滚到下面去的声音，我马上抓起枪，跑出来查看，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我以为是下面的哨兵在喊，也没当回事。

第二天，连长问我：小鬼，你昨晚站岗睡觉没有？我不敢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笑。连长说：你去审讯室听一听。我走过去，才知道里面正在审特务，桌上摆着金条、枪等一些东西。这个特务交待，他是昨晚被飞机投放下来的，正准备摸掉一个哨兵，换上我们的服装，然后混进营区搞破坏。他在我放哨的不远处，趴在地上观察了好久，见到一件大衣晃来晃去，以为我在不停地走动。其实那是风吹动的。等风停了，衣就不动了，特务以为我睡着了，猛地扑过去，想把人扑在地上杀掉。但用力太猛，抱住一个树枝，人受到惊吓，忍不住喊出了声，又失势滚下山去，刚好被下面的哨兵抓住了。从这个特务身上缴获6根金条，一把手枪，一支短自动枪，还有罐头，收获不少。连长后来对我说：小鬼你会想办法，要表扬你；但也要批评你，要提高警惕，站岗随时会丢命的。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这次没有死成，我还有两次差点丢命。

一次正是过年初一，部队改善伙食，蒸了一锅鸡蛋，还有包子、花卷。正是早上六七点钟的样子，我们难得吃得这么好，刚拿起两个花卷在吃，准备好好打下牙祭的。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听到警报，我们马上冲进防空洞。刚进去，一个炸弹丢下来，只听到轰的一声，山上的土倒下来，把洞口封住了，灰土呛得我们直咳嗽，洞里一片漆黑。我们七个人被封在洞里面。那次记得太深了，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困在洞里面的感受。飞机从早上六七点一直炸到下午五六点才停，炸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听说，是美国人发现这里有重要的指挥机关，所以一定要除掉。反正美国人有的是炸弹，这方面不小气的，飞机轮流丢炸弹。我们在里面，就听见外面声音打炸雷一样，地动山摇，脚底下像在摇动一样。我们这些新兵吓坏了，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幸好我们七个人里面有一个老兵，有经验，他提醒我们，不能说话，要节省氧气；要站着，用手撑着洞壁，不能蹲下来，可能是为了缓震。并给我们打气，说一定要坚持，不坚持就会没命，到时外面的人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老兵讲完，不再说话。我们就这样站着，不敢动，不敢说话，也不能互相打气鼓劲。真是难熬啊，感觉在里面过了几年。最后人都震麻木了，我心里一直默念：坚持住！坚持住！不能死在这个洞里！我们的一个战友受不住，蹲下来，结果死在里面了。不知等了多久，飞机走了，外面的战友赶来挖开洞口，我们的眼睛已看不清了，耳朵一直嗡嗡叫，也听不清楚了，完全处在一个昏迷状态，怎样把我们送到医院，怎样治疗，都不知道。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们的身体才恢复，好在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当时要再持续炸两三个小时，我们的身体都受不住，估计都要死在里面。

另一次发生在公路上。我坐在车上押运，送面粉、油到前线去。正是晚上出的平壤，上盘山路。敌人的飞机来了，机关枪从上面扫下来，打得地上的灰土飞溅起来几米高。司机停下车，要

我同他一起进防空洞躲一下。我说不愿意去，我就躺在车底下，我想敌人的机关枪再狠，也打不到车底下，肯定安全。司机说我懒，自己进防空洞了。过了一阵，飞机走了，我左等右等，司机不来。有人过来告诉我，防空洞被炸了，司机被埋在里面，挖出来时身体还有点热，已死掉了。我庆幸自己没有跟着去，算是捡回一条命。

这就是守仓库的三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三次经历生命危险，三次捡回一条命，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也真正体会到一些老兵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当兵就是脑袋挂在裤腰上，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

1953 年 4 月，我调到五分部卫生处，当卫生员。部队认为我有文化，要我边做边学，帮助抢救伤员、到前线抬伤员。对伤员简单包扎好后，转到后方去。我去过战场 2 次，收治伤员，来去 20 多天。有一次我们打了胜仗，正是五月份，晚点还有点冷。打完仗，部队撤离了，我们摸上去，先趴在地上静听，哪里有声音就爬过去，把他们一个个背到一个地方集中，再运到医院去。伤员真是惨，有掉手掉脚的，有肠子流出来的，血肉模糊。我拿蒸馏水一洗，把肠子放进肚子里去，背起他们到集中点。伤员见到我们，都很激动，像见到救星一样。对牺牲的战士，用白布包起来，再用高粱做的席子又包一层抬下去。一次实在太累，困得受不住，我把两个已经牺牲的战友的大衣解开，结起来挡下风，就在下面眯一下。

1954 年 6 月，调我到军马科当卫生员，专门治疗战马。7 月调到药库，搞了一个月。1954 年 8 月回国，安排我到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在这里学习了四年。1958 年毕业，我被分配在昆明军区 13 军 38 师 13 团，在军马所当兽医，驻在云南的蒙自县。

回到地方工作后，我也是敢于讲真话。八十年代，一次县里出了一个文件，对发病的猪打什么药都有明确规定。我当时在北港镇畜牧站当站长，认为这个文件有问题，就直接对分管农业的

县委副书记说，县里这样出文件不行，打药要视猪的具体病情确定，怎么能统一规定呢，文件可以确定救治的目标和要求，但不能定得太死，要讲科学。后来书记接受了我的意见，把文件改过来了。这都是部队养成的作风吧。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在那里只有一年多，我觉得这场战争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一场影响国家命运的战争，也是影响我个人命运的一场战争。我个人的职业、经历，都因这场战争改变了。能参加这场战争，我一辈子都感到光荣。作为过来人，作为战争的参与者，我希望抗美援朝精神能够好好传下去。只要我们中国人有抗美援朝精神，再强大的国家也不敢欺负我们，不敢侵略我们。

采访拍摄：由吴义明于2023年6月2日在黎逢阶家中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吴义明。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031-LxY-2-008。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李五香：我的遗书很短

李五香，男，1933 年生，湖北通城北港镇人。1951 年入伍，1952 年 10 月入朝作战，先后任战士、文书。

部队发书，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认字的看了后，讲给不识字的人听。安排贫农出身的战士，讲新旧社会的对比，有时讲得放声大哭，下面不少人听得眼泪直流。

我是 1951 年 3 月入伍的，刚满 18 岁。被编入湖北暂编师，参加了一些训练。后来我被编入 120 师 360 团 1 营 2 连，准备入朝作战。

我是 1952 年 10 月到朝鲜的，1953 年 7 月停战后回国，一共在朝鲜呆了十个月。上甘岭战役正是那时打响的。当时朝鲜停战谈判陷入了僵局，我们志愿军准备发起秋季攻势，还有反登陆作战。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战场形势。

我们 120 师，打响了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枪，抓获了第一个美军俘虏，炸毁了美军第一辆坦克，涌现出第一位决死献身的英雄石宝山，当时在整个志愿军部队里是很有名气的。

我十个月的抗美援朝经历，用一句话概括：2 次上战场未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遂，3 次历险。

1952 年 10 月，我过鸭绿江，来到朝鲜。又一路行军，来到前线大德山时，已临近春节，离谈判的板门店只有 40 公里。一到阵地，就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山上 2 米深的土都是松的，合抱大的树都炸得只剩下树桩，可想有多少炮丢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个班有一门炮，是苏联援助的，叫喀秋莎炮，并且配了一包炸药。连长命令，如果被美国人包围了，就拉响炸药，炸掉炮，决不能让炮落在美国人手里。后来才知道，这些炮里面有机密，可能是新式武器。

战友们都很兴奋，认为可以和美国人大干一场了。部队首长提出口号：用战果迎接新春，向祖国人民报喜！营长郭善训、教导员龚茂赏开展动员讲话，要我们不要怕死，不要被美帝国主义的枪炮吓住了，我们打的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敌人是侵略战争，是不得人心的，一定会失败。并且给我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打了一年，打了几次大战役，美国人从离自己国家一万多里路远的地方跑来打仗，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坚持就是胜利，现在就比谁能坚持下去。我们背后有全国人民支持，一定能打赢美帝国主义。

我当时听了，心里兴奋得很，手里的枪抓得铁紧。阵地上到处是壕沟，把各个山洞连起来，我们的战士就躲在山洞里。首长特别在一些重要的山洞里派了神枪手守着。听说有个神枪手消灭了 100 多个美国兵。我们居高临下，地形上有优势。

可是正准备进入阵地时，营长命令，考虑到我在家里已经入了共青团，年纪又小，临时把我换下来要我去当通讯员。当通讯员时，每次我都是争先恐后，经常对班长说，哪里的任务重要，就派我去，保证完成任务。当时营部与连部近的隔一里多路，远的隔三四里路，都有美国人的火力线。有时通话线被打断，我必须去送信，或传达命令，就只能匍匐前进。有时心里着急，怕误事，巴不得快点把信送到。这里你要既大胆又谨慎，要仔细观察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阜阳市史志研究中心

阵地的情况，分析敌情。我几十次带人到前沿阵地，有时是上级派来的参观人员，有时是换防任务，我都能带他们安全冲过战斗激烈的封锁线。营首长两次表扬过我，说我勇敢又灵活。没有通讯任务时，我就和战友挖壕沟，筑工事，这也是打胜仗的保障。

第二次打仗未遂，是 1953 年 7 月。美国在上甘岭失利后，想夺回双尖山阵地。双尖山位置非常重要，位于三八线附近，距离板门店四五十里，在山顶上拿望远镜，可以看清方圆几十里的情况，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 120 师的一个连已打了三天三夜，只剩下司号员、炊事员等 8 个人。美国伤亡几千人，很不服气，准备再次发起猛攻。我们的一个军长上前线视察时，美国飞机俯冲下来，头上的帽子都被风刮掉了。美军陆战 1 师的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这种狠命攻击，也包括我们 120 师。

我们当时正守在大德山阵地，离双尖山不远。面对美国的猛攻，准备调我们上去死守。我们从大德山阵地撤下来后，开展两天集训，都作了宣誓，写好了遗书。我的遗书很短，那时刚到部队读书识字，意思是“家里人不要担心，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是为了保家卫国”，就几句话。我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但上了战场，就要按照毛主席的话，消灭敌人，保护自己，首先还是消灭敌人，保护自己还是次要的。7 月 27 日夜里，我们正准备发起冲锋时，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就撤下来了。记得连长到阵地上宣布时，我们是既高兴又有点失落，正想同美国人较量一下的。

撤下来后，我们迅速回国，赶到锦州，防止美国人借停战的机会，搞声东击西，从辽东半岛登陆。因为美国人有从朝鲜西岸登陆的事，所以毛主席提前作好了防备。

三次历险让我至今难忘。一次是陪团部的迟参谋到前线阵地去。我熟悉路，走在前面带路。为争取时间尽快赶到，到敌人封

锁线时，我从易暴露目标的田埂上一路冲过去，提前赶到了前线。受到迟参谋表扬说，“打仗就要你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要给我记功。第二次是送信到团部，我正从壕沟里穿行，一颗炮弹在我前面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把我震晕了过去。战友迅速把我抱进防空洞里，大声喊我，但我不知道，因为耳朵短暂失鸣了。战友以为我牺牲了，把我都抬到了另一个防空洞。二十来分钟后，自己才清醒了，身上一点伤都没有。我自己爬过去，到连队，战友见了，一把抱住我，高兴地说：“我以为你死了呢，捡一条命！”我爬起来又继续送信。

第三次是从团部送信回来，敌人的榴弹炮打过来，一个炮弹散开，就是四十发，真象下雨一样。我迅速跳到一个坑里，趴在里面。等睁开眼时，身上已盖满了一层土。

我们都很勇敢，不怕死。这同当时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关系。部队发书，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认字的看了后，讲给不识字的人听。安排贫农出身的战士，讲新旧社会的对比，有时讲得放声大哭，下面不少人听得眼泪直流。当时大多数志愿军，都象我一样，是穷苦人出身。还要写学习体会。学得好的，在班、连队会上读，在团部的报纸上登出来。我写的几句体会，至今还记得：“看我们多豪壮，坚守在祖国的前方，前面是敌人的坟墓，后面是我们的家乡，我们都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者”。这些话可以说是我们志愿军的心声，绝不是为写体会唱的高调，那时我们确实都有这种觉悟。

在朝鲜战场上，我也受到朝鲜老百姓的关爱。行军时，住在一个朝鲜军嫂家里。天太冷，军嫂见我躺在地上，怕我被冻坏，放下顾忌，把我拉到炕上一起睡，让我免受了被严寒冻伤。

从 1951 入伍，到 1957 年复员，在部队六年，我一直工作积极。因表现好，从通讯员干起，后来到文书，再到团部的统计员。去部队前我就是团员，当时团员都很少。所以有个愿望，希望在部队能入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连指导员张兆德、司务长肖

宏章。当时只有一个名额，一个班长同我竞争，我被批准了。他不服气，跑到连部询问。张兆德告诉他，李五香早就是团员，你还不是团员呢，他才心服口服的走了。1954 年 3 月我入党，这是我的光荣，也是部队对我的肯定，一晃到现在 69 年党龄了。

上过战场，什么都想得开，不计较名利得失。复员后，我先分到大坪茶场，后来调到墨烟乡担任武装部长，这个职位我喜欢干，既是地方工作又是部队工作，后来担任乡党委副书记，再调到物资局。不管在哪个岗位，我都踏踏实实干好工作。在办公室里，同事谈工资、谈职称、谈待遇，我从来不参与。我连续在村里住了七年队，每年被评为先进。在青山村住队，我拿出打仗的劲头发展油菜，一年产了 8 万斤菜籽，全市第一。县里一位副书记说，“怎么老让老李住队，都是上过战场的老兵，要照顾下”。我说我乐意住队，同老百姓在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我心里高兴。

想起我的战友，有什么想不开呢？我一个班到朝鲜时有 12 人，牺牲了 10 个，就只有我和咸宁的一个战友回来了。我们班的副班长一次带半个班守在洞里，正在挖工事，倒土时被美国人发现了，马上用穿甲弹打过来，击穿山体，6 个战友同时牺牲了。另外几个战友修高炮工事时，被飞机扔过来的炸弹当场炸死。自己也几次在阎王殿里打过转。安心做点工作，生活才踏实。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这辈子也知足了。

采访拍摄：由吴义明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李五香家中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吴义明。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31-LxY-2-009**。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刘尚员：一定不能给“万岁军”抹黑

刘尚员，男，1930 年生，湖北通城四庄乡人人。1951 年 8 月入朝作战，先后任战士、班长、文化教员。在部队荣立三等功四次、二小功一次，受营、连嘉奖各一次。

我在朝鲜快两年，晚上从没看到一个亮。只有停战了，朝鲜那块土地上，晚上才亮了灯。打仗就是这样，老百姓都只能生活在黑暗中。

我是瞒着家里报名参的军。1950 年，我正 20 岁，在县城跟人学木匠。政府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就报了名。我家三代受穷，在旧社会我做长工、放牛、到窑棚烧窑，什么苦都吃过。新中国成立了，我一家才翻了身，分了土地、房屋，真是一下从地上到天上。我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一心想跟共产党干革命。所以政府一动员，我丝毫没有犹豫，马上报了名。

通城同我一批当兵的，有两百多名新兵。我们步行一天到赵李桥，再坐火车到鄂城，编入暂编师，接受了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我卖力干，苦活累活抢着干，立了个二小功。从旧社会来到新社会，确实有种感恩戴德的心理。工程结束后，在孝感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来去朝鲜的命令下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一夜没有睡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支志研究中心

觉，翻来覆去地想，想过牺牲，想过立功，也想过受伤变残废。但有一个决心是坚定的：一定不能怕死，打死受伤，也要光荣地从战场上下来。

1951 年 8 月，我们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去朝鲜。一过鸭绿江，气氛就变了，火车全部关灯，路两边架满了高射炮。晚上到处一片漆黑。感觉跟国内完全不同。我在朝鲜将近两年，晚上从没看到一个亮。只有停战了，朝鲜那块土地上，晚上才亮了灯。打仗就是这样，老百姓都只能生活在黑暗中。

到平壤下火车，部队只能步行前往“三八线”。平壤是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被炸成一片废墟。放眼望去，没看见一栋完整的房子。从平壤到“三八线”还有三百多里路，敌人的飞机到处轰炸，机枪不停扫射，有的战士还没到前线就牺牲在路上。一路走走停停，飞机来，就赶快躲进防空洞。飞机一走，再跑步前进。美国人的炸弹狠，地上炸起的土飞起十几丈高，炸出的坑像口塘一样。望着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战友，我知道战斗的残酷，但我不害怕，来了朝鲜，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部队白天宿营，晚上行军，每晚走五六十里路。每个连队都有朝鲜联络员，负责安排住宿。到了“三八线”附近，暂编师被分配到各个部队。我被编入 38 军 113 师 39 团后勤处，负责粮弹运输、救护伤员、挖防空洞等工作。挖防空洞，有时粮食接不上，我几次饿晕过去。一醒过来，又咬牙接着干。那个饿的感觉，总觉得肚子里面在转、在响，吸口气都觉得蛮用力。有时运气好，碰到朝鲜老百姓，我们拿毛巾跟他们换苹果吃。他们尤其喜欢白毛巾。

我们到朝鲜的时候，刚进入抗美援朝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打防御战，以阵地战为主，边打边谈、边谈边打。但是美国人总在想消灭我们，为谈判争取有利条件。我们也随时做好准备，稳打稳扎，巩固自己的阵地。

我和战友都很自豪，38 军有“万岁军”的美名，在这个军，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大家都很自豪。我们 113 师打穿插迂回战，为 38 军其他师在西线围歼敌军创造了机会。在动员时，首长讲过 113 师一个战士的英雄事迹，说他炸掉敌人三个碉堡，两次负伤，肠子都从肚子里流出来了。本来人受不住了，可是他看到正在冲锋的战友，被碉堡里的机枪一个个扫在地上，他就把肠子往肚子里一塞，又爬过去炸碉堡，壮烈牺牲了。我们能打胜仗，就是有这股不怕死的精神，有把战友的生命当成自己生命的精神。这些战友的事迹，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首长一讲完，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说“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有的说“不立功不下火线”，都慷慨激昂，场面很感动人，每一个人说的都是真心话。

在部队里，我时时提醒自己，一定不能给我们“万岁军”抹黑。到了阵地后，主要打的守备战。我经历过三次危险，三次大难不死。

一次是晚上押运武器和粮食。我坐在车上，司机不知怎么亮了一下灯，立即被美国飞机发现，好像就躲在暗处盯着你一样，机枪马上扫射过来，把我旁边的米袋密密麻麻打满了洞。司机马上熄灯停下来，在驾驶室里喊：“小刘，你受伤没有？”听到我答应没事，他笑着说我大难不死，我们又继续赶路。

第二次，我睡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房子都密封了，不能漏出一点光来。美国的飞机来空袭。我赶紧跑到一个苹果园，扑在地上。炸弹就落在我四五米远的地方，炸起的灰土、苹果树枝满天飞，把我全身都盖住了。我趴在里面，感到身子下面的土在震动，像发地震一样，我不敢动。直到听到飞机跑远后，我才爬起来，看到一个苹果落在我面前，我抓起来就吃掉了，庆幸自己又捡了一条命。

第三次，最让我终生铭记。当时正攻打 281.2 高地，有不少战友负伤了，需要抢运回来救治。我所在的班分成 3 个战斗小组。班长说我来朝鲜前就立了功，又是团员，表现一直很好，要我当组长。我带着 2 名战友，拖着担架，趴在地上向前爬。既要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躲避敌人的炮火，又担心时间长了，受伤的战友挺不住，心里急得很。手在地上扒出了血，一点也不觉得痛，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前面。找准机会，一路紧赶，我们组抢救回 2 个战友。准备抢救第三个时，美国的炮弹声音像筛沙子一样飞过来，把我旁边的一个战友炸伤了，他姓李，湖南的。我们赶紧把他抢救下来。这次抢救战友，因我表现勇敢，成功抢救回 3 个人，组织授予我三等功。

我在朝鲜待了近两年，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驻守辽宁海城，荣立三等功 3 次，并获得“优秀士兵”称号。我觉得自己的表现还是对得起“万岁军”这个称号的。

退伍后，我一直为自己是“万岁军”的一名战士感到自豪。回家乡工作后，我在粮食、商业等部门工作，后来在乡镇又当了十几年武装部长，也是与国防工作打交道。后来又当了党委书记。我教育子女，一定要爱党爱国爱军。我这个大家庭，有 13 个党员，有 6 个当兵的，我儿子、孙子都有当兵的，现在还有在部队的。三代从军，算得上军人世家。

采访拍摄：由吴义明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刘尚员家中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吴义明。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31-LxY-2-010**。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吴化龙：上了战场，就不怕死

吴化龙，男，1931 年生，湖北通城大坪乡草鞋村人。1951 年入朝作战，先后任战士、班长、副排长，在战斗中沉着勇敢。

回国后，我们一个班派一个人去朝鲜，寻找战友的尸骨，用袋子一袋袋装回来，都葬在东北。比起他们，我算是幸运多了，这把骨头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是 1951 年 4 月到朝鲜的，当时我 20 岁。北港区（含大坪乡）一共去了 21 人。我们在孝感训练了三个月，忆苦思甜，上政治课，开展一些军事训练。我被分在 40 军 120 师 359 团，具体的营连就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 4 班。我所在的阵地，是战场的中线，离三八线只有 8 里路。从三八线打上去的照明弹，我看得清清楚楚，升到半空，有一面鼓那样大，照得地上像白天一样。我们守在大头山的无名高地，到处是石头，一棵树都没有，被炸弹炸光了。山上到处都是飞机炸的坑，大的坑四五米深，有小池塘大。我们上去换防，待了六个月。下来时记得天气暖和了，冰在化，原先被冻住的石头都松下来了。

我们打的是守备战，一个排都守在防空洞里。防空洞都把山贯穿了。白天挖工事、睡觉。挖防空洞用铁钎。朝鲜那里冷，土

版权所有 禁止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层一冻，硬得像石头，震得手上到处是血泡。但我们不怕苦，就是来保家卫国的嘛。再说防空洞挖得越好，就越安全。夜里我们出来放哨，四五十米站一个人。美国人的阵地就在对面山包上，看得很清楚。美国有一个师守在那里。我们摸美国人的哨，美国人也打我们的袭击。

上了战场，就不怕死，也不会去想死的事。死人的事经常有。我们的排长，是广州人，长得一表人才。有一天飞机来空袭，把一块石头炸飞，砸在他身上。他身上的血像池塘里冒出的水泡一样，不停地喷出来，很快就牺牲了。这个情景至今我还记得。

我们睡在防空洞里，在一条直洞两边打横洞，人就睡在横洞里，两个人挤在一起，地上垫狗皮，可以隔潮气。我们一个个脸上、身上都长得白，不正常的白，真白得像雪一样。身上也没有劲，挖防空洞，有时吃饱了饭，也硬是觉得有气无力。后来才知道，是长时间没有晒过太阳造成的。有时看见太阳照到洞口，真想到外面走一走，呼吸下新鲜空气，到处望一望。山洞里面的空气总是让人不舒服，可能是不流动。可是哪敢，不能做这种没有意义的牺牲，要保护好自己。

有时食物供应不上，我就自己想办法，用一双皮鞋，找朝鲜老乡换了几十斤板栗，和战友们一起吃，补充点营养。几十斤板栗，留了二三个月，一次吃几粒，不敢放开吃，怕随时又断粮。再实在没有吃的，就喝雪水，肚子也好过点。

碰到过几次危险，差点丢了命。我那时虚胖，看上去身体不错，实际体质不好。一次背百把斤的雨衣到前线，一路小跑，身体完全受不住，感觉心脏跳到口里来了，几次差点晕过去。过河时，桥就是几根树搭起来的。人本来受不住，两腿像浮起来一样，脚一滑，掉下去了。朝鲜那个地方冷，冰冷的水像针扎在身上一样。幸好一个战友赶紧把我拉上来，换掉衣服，要不然真会冻死。

一次在无名高地，正是晚上，我在站岗，美国的飞机丢下炸弹，我马上钻进防空洞，但还是跑慢了，弹片还是击中肩膀，出了血。部队发了15元钱的流血金给我。只要慢2秒，命就丢了。后来我向老兵学经验，才分得清炸弹的远近。落下来时声音尖叫着的，这个炮就在远处，不用跑。要是像筛沙子一样的声音，那就是飞到自己面前了，得赶紧跑。

一次我们正排队回宿舍，美国的炮弹打过来了，掉在队伍的中间，当场炸死三个战友。我们马上找他们的遗体，可是在周围找了几十米，一块骨头都找不到。我正在队伍后面，突然呼到“轰”的一声，震得我耳朵发麻，又感到像水里的浪一样，有一股力推过来，我跌在地上。这次又躲过了一难。后来才听说，美国的炮弹可以飞三十里。

还有一次是去找水。在山上没有水喝，要到山下面的沟里去灌水，有一百多米远。敌人的32发六管炮不时打过来，像天上的鸟飞过来一样。去找水是很危险的。我用两个之前装汽油的桶，到山下找水。炮弹又打过来了。我赶紧躲到一个炮眼里，炮弹炸了，我身上盖了一层厚土，水桶被打穿一只。等炮声一过，上面的战友马上跑下来找我，说：“炮弹正落在你面前，我以为你被炸死了啦”，说我命大。阵地经常缺水，半年也没有洗过一次澡，只有到二线才能洗个澡。有时炮眼积了点水，水又脏，没得办法，只有把嘴伸进去吸一点。那时经常有战友找水被敌人打死的。

从阵地上撤下来，我到了二线。每天学习，开会，训练。为鼓舞士气，带我们唱军歌。有时美国的飞机飞到二线来搞空袭。我是机枪手，就与战友架起机枪打飞机。一次美国丢下个大炸弹，有1200磅，幸好没响。拆开后，里面的炸药像黄蜡一样。

停战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一次晚上突然通知我们到指定地点紧急集合，要开会，要求不戴防空帽，把枪统一摆放在稻田里。我感到非常奇怪，这是什么会？不怕敌人来袭击吗？我正想

着，营长讲话了，说昨天上午十点宣布全线停战，签订了协议，晚上十点生效，并宣布了命令，说不准向敌人发动袭击，不准打枪打炮，还讲了不少命令。我几乎不相信，两三个小时前美国还有飞机来炸。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激动，心想出太阳的时候，可以自由地出来晒晒太阳了。可是又有点不敢相信，能停多久呢，美国人真愿意停吗，他们真心服气吗？谁知道美国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当时心里总是翻来覆去地想，既激动又半信半疑。可能当时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吧。估计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担心吧。我们中国一直到 1958 年，才全部撤出朝鲜，也是怕美国反悔，又继续打吧。

我一共在朝鲜待了两年多。我们这个师，在朝鲜战场上是打出了名气的，打出了中国人不怕死的精神。我们 40 军是最早一批到朝鲜作战的，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一至第五次战役。我们 120 师是志愿军的先头部队，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也打赢了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仗。我们师，有炸掉美国坦克的英雄。而我们团，也称得上英雄团。我们一个姓张的连指导员，给我们讲我们团的光荣战斗，说我们的尖刀连，冲破美军密集火力的封锁，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从水里过江，突破了美国人的阵地。枪栓冻住了不能拉动，棉衣冻硬了不能弯腰，就用刺刀、手榴弹与美国人打，几个排全部死了，切断了美国人一个团的退路，打赢了这场战斗。后来彭德怀发布命令表扬我们团，说我们团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英勇顽强。经常受到这些事的鼓励，我们的勇气就不一样，在部队我一共受到六次奖励。

回国后，我们一个班派一个人去朝鲜，寻找战友的尸骨，用袋子一袋袋装回来，都葬在东北。比起他们，我算是幸运多了，这把骨头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在东北沈阳待了四五年，我在连部当勤务兵。后来在下面（359 团 2 营 4 连）当副排长，主要负责训练新兵。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采访拍摄：由吴义明于 **2023** 年 **4** 月 **5** 日在吴化龙家中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吴义明。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31-LxY-2-012**。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徐龙保：这样的奇迹只有共产党才能创造

徐龙保，男，1930 年生湖北通城大坪乡人。1952 年 10 月入朝作战，为志愿军 5 分部独立警卫团警通连战士。回国后，被安排学习地质勘探，先后分配到西南地质局、二机部中南 209 队（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前身），隐姓埋名 17 载，在荒山野岭寻找铀矿，为祖国国防建设和核工业发展献出了青春年华。

战场上，每名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冲锋时他们在前面带头，首长经常喊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员先上！”食品紧缺，没有饭吃时，首长经常喊的一句话是“先分给战士，共产党员在后面分”。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范，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作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名老兵，我非常自豪，这是我人生的一次宝贵经历，是我一辈子的光荣。抗美援朝是一场伟大的保家卫国战争，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建国初期和平发展的局面，更打出了中华民族极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可以说，后来我们国家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局面，都和这场战争有关。七十三年前爆发这场战争时，我同千千万万志愿军一道，奔赴战场，在朝鲜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1952 年 10 月，我与 100 多名入伍的通城青年从家乡出发，到湖北的安陆时，有 50 多人体质不行，训练时跑不动，被送回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家了。我很庆幸，自己能继续留在部队。长途跋涉七天七夜，步行到达驻安陆的中南军区暂编 10 团集训地。在这里，我们接受了队列、射击、投弹、紧急集合等军事训练。首长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训练非常刻苦，晚上休息时，也在心里想一遍，今天训练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还不够。我考核的成绩都不错。

因战情紧急，两个月后，我们即赶赴丹东集结，领取枪支弹药，换发加厚冬装。我被分配到志愿军后勤 5 分部独立警卫团警通连，作为第三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在靠近三八线的杨德里，我们团负责守卫一个大型仓库，为前线部队提供武器、衣食等物资保障，在这里度过了近两年终生难忘的战争岁月。

无论是退伍后还是退休后，我经常思考这场战争对我个人的影响，我觉得这场战争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精神与信念。

这场战争坚定了我对党的信念。我讲讲自己的切身感受。解放前，我是一名贫雇农，做过三年长工，每天过着流黑汗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的生活，是党让我做了新社会的主人，让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1949 年，我就积极上进，担任过民兵排长，并且入了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主动请愿参战，要求上前线。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国家有难，自己就要挺身而出，这是我的义务，也是回报共产党的恩情。战场上，每名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冲锋时他们在前面带头，首长经常喊的一句话是“共产党员先上”。食品紧缺，没有饭吃时，首长经常喊的一句话是“先分给战士，共产党员在后面分”。这些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范，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以弱小国力，战胜了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通过战争，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心里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54 年 8

月 23 日，这是值得我永远铭记的日子，经排长甘国良、班长葛振民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 69 年党龄，我做到了忠诚坚定，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我的全家也深受我的影响。在我的带动下，老伴、儿女先后入党，全家现在有 6 名党员。永远跟党走，我这辈子至死不渝！我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就参加工作，本来可以办离休手续的，一个月多四五千块的工资，但我不计较这些，现在仍按退休待遇。人要知足，不必要在这些物资上过于计较。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这场战争坚定了我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没有国，哪有家，只有在战争面前，在大灾大难面前，才会有深刻的感受。我们进入朝鲜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像解放前的旧中国一样，是破碎的山河，村庄到处是燃起的战火，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看不到一条像样的路，还不时看到尸体躺在路上，真是惨不忍睹！在那里没有前方后方之分，炮弹随时会打过来。山上到处是洞。山上的土炸得像面粉一样。美国人的飞机一来，像天上的乌鸦一样，黑了一片。飞机先一顿乱炸，过后特务就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美国、台湾、南朝鲜都有派特务，有些特务跳下来挂在树上，动弹不得。等敌人飞机一走，我们部队马上就去搜寻特务。抓到特务后就送到东北去。这样的状况，国家哪有一刻安宁，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让我们的家园和生活安宁。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从这时起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1954 年，我从部队回国，进入地质勘探部门，为发展核工业进行铀矿勘探。从 1955 年到 1981 年，26 年里，国家一声令下，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在深山老林里，我和战友一起砍茅草砍树搭棚住，吃的都是红薯饭，时常有上顿无下顿。我的二女儿和儿子都是在山上的窝棚里出生的。虽然很艰苦，我从来没有半句怨言。挖矿从四川到广东，工作单位从军队到地方再到军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也是我人生的动力。

这场战争坚定了我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信念。抗美援朝战

内部资料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争，我们能取得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在武器、后勤物资保障等方面，我们离美国不知差多少倍。但我们“钢少气多”，有一股敢打必胜的精气神。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朝鲜非常冷，对我们南方人来说，一时很难适应。那时行军，虽然零下三四十度，但我们把雨布当床，往地上一铺就能睡着。粮食紧张，必须优先供应前线，我们就到山上挖野菜充饥。一口炒面、一口雪就是我们的日常吃饱。这个炒面是北方的一种熟食，用麦面、大米、黄豆、高粱等粮食炒熟以后磨成的细粒，水分少，缺乏人体必需的营养，长期吃不仅难以下咽，而且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战士嘴巴里面吃出了泡，还患上了夜盲症。当时这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仓库有好的食品，但首长号召我们不要吃，要省下来给前方的战友吃，给伤病员吃。这就是宝贵的战友情。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守护好仓库的同时，还坚持学习文化知识，阵地上可以说是炮声与书声交织。这样一支军队达到了怎样的精神境界！后来从事矿藏勘探，我一直奔走在崇山峻岭中，甚至与世隔绝的地方，隐姓埋名。真是同高山作伴，与风雨同行，这样清贫寂寞的工作和生活，我过了二十多年。有人说，你不觉得苦吗？我说，抗美援朝那样残酷的环境我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呢？更何况这是为国家建设、为国家强大做的工作，实在不算什么。

这场战争坚定了我职责压倒一切的信念。我经常教育我的子女，岗位比天大，组织交给你的责任，就必须尽职尽责，有时哪怕用命去守护，也不能后退。在朝鲜时，我们团守卫的仓库，战线长，连绵二三百公里，上面有飞机轰炸，下面有特务暗杀破坏，危险得很。“脚下是我们的阵地，肩上是我们的岗位。人在阵地在，人在物资在”，握着钢枪巡逻时，团长的这句教导经常在我耳边响起。那时候本来我们国家就非常困难，这些物资都是千方百计从全国各个地方筹集来的，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送来的。而且这些物资运到阵地上，一路就经过了寒冷的气候、美国

人的飞机轰炸等各种困难。不保护好这些物资，我们对不起全国人民，更对不起在前线流血牺牲的战友。

在朝鲜战场，前方与后方随时在变换。一次正在装卸军用物资时，敌人突然空袭。当时都是易燃易爆品，包括十分紧缺的汽油等，还有弹药，极为危险。我同战友奋不顾身，拼命往防空洞里转移物资，来回跑得像穿梭一样，最后跑得脚都麻木了，才确保了物资的安全。而与我同村的一位战友，在敌人偷袭仓库时，被特务刺杀在哨位上。凭着职责压倒一切的信念，我们满足了前线物资的供应，为打赢这场战争提供了保障。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被誉为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这都是千千万万战士用生命守住的。回国后，扛起职责，守住岗位，面对国家交给我们的勘探任务，我同战友拿出掘地寻宝的韧劲，走遍千山万水，为国家核工业发展寻找矿藏。在银行工作时，我用心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当好一名金融工作人员，从未出现过差错。

现在，天下仍不太平，霸凌主义、强权政治还在挑战公平正义，威胁我们国家的生存发展。作为一位经受过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老人，我希望后辈永远传承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要捍卫和平，不畏强权；要珍惜和平，甘于奉献，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国家强大了，别人就不敢欺负你了。

采访拍摄：由吴义明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在徐龙保家中采访摄制。

文稿整理：通城县作协，吴义明。

影音存档：通城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31-LxY-2-014**。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崇阳县

胡大国：我参加了云山首战和二次战役

胡大国，男，1928 年 3 月 17 日生，湖北崇阳石城镇人。1949 年 6 月入伍，1950 年 10 月入朝参战，任文化教员。1951 年 2 月入党，1953 年 7 月回国，驻守辽宁锦州。2016 年 7 月去世。本文内容来自《崇阳县革命军人谱》收录的胡大国本人回忆录。

我们团 2 营过江时脱掉衣服，过江后衣服都穿不进去，很快就被冻麻木了，枪也被冻得拉不开栓，有不少的战友都被打死、冻死在江南岸。

我是 1928 年农历 2 月出生的，家住石城花园。1947 年我父亲去世，家里更加贫穷。我在内洲中学勉强把初中读完，参加毕业考试后回家种田，还是没饭吃。

为了活命，1948 年我参加了国民党军政后勤医院设在汉阳的护士培训班。后因前方战事吃紧，我随部转移到蒲圻羊楼洞驻扎。两个月后，我便回家去了。

1949 年 5 月 23 日崇阳解放。不久，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20 师的“随军工作队”。“随军工作队”招收的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地志研究中心

是在校学生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约 150 人，其中崇阳 100 余人，359 团从通城招来 30 多人。瞿秋白的侄女儿瞿明珠和她同母异父的姐姐赵徽、哥哥赵碧和我们一起参军。“随军工作队”在通城城关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结束后追赶部队，在湖南攸县赶上大部队，我们大部分被分到各营、连当文化教员、文书等，也有的分到师部和团部任职。我被分到 359 团 3 连当文化教员。我们在攸县呆了约半个月。经过一段时间，“随军工作队”留在部队的有 130 余人。除了我们这些人外，还招收了国民党崇阳地方部队 9 支队人员及其他青壮年，他们作为战斗人员被直接安排在班排，随部队行动。这些人具体人数我不清楚，但可能比我们工作队的人数要多。

在湖南境内，部队参加衡宝战役。1949 年 10 月 1 日，部队在湘江边开大会庆祝新中国成立。在衡宝战役盐田桥战斗中，我所在 3 连的胡传赐、熊祖林牺牲。衡宝战役后，部队继续南下追击敌人。

有一次，我们在广西境内急行军，一天经过容县、北流、玉林三座县城，在灵山境内截住国民党第 124 军，一营打阻击，2 营从中间截断敌军。这次战斗，歼灭敌人一万多人，活捉敌军长。

部队到达雷州半岛后，进行海上大练兵，准备解放海南岛。我们每天坐船在海上荡，以适应海上作战需要，连续训练了两、三个月。有一次晚上出海时，我们乘坐的船在海上原地打转，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还有点慌。后来发现是舵杆断了，修好后安全返航，我们非常高兴。

练兵期间，我们营奉命守卫涠洲岛，涠洲岛是封锁和进军海南岛的前沿阵地。我们在这里守岛近一个月后回到广西北海。当我们全副武装上了船准备投入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时，部队收到电报说海南岛已经解放了，我们没能参战。

海南岛解放后，部队往北撤。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是早、晚行军，中午休息。行军到广州市区时，部队在街边睡了一个晚上，没有惊扰老百姓。部队北撤，原计划到河南省境内建营房的，结果到武汉后，美军入侵朝鲜，中央决定派兵入朝支援朝鲜人民，部队直接拉到辽宁安东（今丹东）一个叫五龙背的地方训练。入朝时，我们从五龙背行军一天到达安东鸭绿江边，部队晚上过的江。这一天是1950年10月19日。

10月25日云山首战，我们消灭南朝鲜一个加强营。部队继续前进，发现美军一个加强连。于是，全团轻装火速前进，截住并消灭美军160多人，其中俘虏伤兵十五、六人。当时美军的装备非常好，一个加强连就有40余辆军车。

11月25日晚，二次战役开始。我们359团强渡清川江，当晚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清川江宽约200米，水也不太深，但江心水流很急，没有结冰。部队分头过江。我们副师长黄国忠一马当先，但在江心差点被激流冲走，幸被警卫员抢救起来。我们团2营过江时脱掉衣服，过江后衣服都穿不进去，很快就被冻麻木了，枪也被冻得拉不开栓，有不少的战友都被打死、冻死在江南岸。我们营吸取教训，没脱衣服硬蹚过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在我们正面，敌人的一挺大口径机枪封锁江面，我们伤亡惨重，无法过江，营长亲自指挥炮兵干掉了机枪才抢渡成功。我们缴获了美军步兵第二师逃跑后弃下的十几门大炮，一些军车及其它物资装备。战斗中，有的美军还在鸭绒睡袋里睡大觉，被我们活捉。

我们乘胜轻装前进追击敌人。过江时棉裤湿透了，棉袄大部分也打湿了，急行军时里面流水，外面结冰，我们硬是用自己的体温将衣服烘干。在路上我高一脚低一脚，感觉非常不舒服，休息时才发现右边鞋底一块石头结冰冻住，让我吃了不少苦。此次战斗中，我双脚的脚趾甲几乎被冻掉，有九个脚趾甲都冻得变黑了，过了很久才长出新趾甲。

在朝鲜战场上，我们“随军工作队”的王道员、聂光宇、谢

时俊、戴洪池及原 9 支队参军人员汪标仁、徐佛林等光荣牺牲。

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协议生效后，我们部队留下武器装备移交给留守部队和朝鲜人民军，于 7 月 30 日返回祖国。

口述人：胡大国，曾任志愿军 **40** 军 **120** 师 **359** 团一营三连文化教员，**1953** 年 **7** 月回国，驻守辽宁锦州。**1980** 年 **12** 月调回崇阳，任县航运公司经理兼书记至退休。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

资料来源：崇阳县档案馆，《崇阳县革命军人谱》**P3**。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王锡勤：我入朝参加了三次战役

王锡勤，男，1931 年 10 月 15 日生，湖北崇阳人。1949 年 4 月入伍，1950 年 10 月入朝作战，任通讯员。1952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 月荣立三等功一次，当年回国。

有一段时间吃的炒面送不上来，送上去的炒面因没有条件烧开水，只能用雪水泡着吃。结果吃了全部拉肚子，我一度拉得小便失禁。有时捡到敌人的罐头，但不敢吃，怕敌人放了毒。

1948 年我刚刚 17 岁，在蒲圻陆溪中学读书，放暑假时，我和 3 个同学相约到湖南长沙找事做。一下火车，几个骗子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小探子，把我们作为壮丁抓了起来，交给了国民党。一个军官问：“你们得了钱吗？”我们回答没有得钱。国民党的军官就知道我们是被拐骗来的，便留下我们在国民党的部队当了兵。我在那里呆了 10 个月。当时的部队驻防在安徽省的长江南岸。

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击溃了国民党的部队。我无所适从。一个解放军见我年纪小，问：“小鬼，你当不当兵？”我答：“出来这么久了，不当兵我能干什么？”随即，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我被收编在第 30 军 89 师 265 团 3 营机炮连当了一名战士，随部队攻打川沙县和上海的高桥。

1950 年，部队在海边大练兵，准备解放台湾。10 月，上级下命令，把我们 30 军一火车全部运到了沈阳，将洗脸毛巾上“将革命进行到底”7 个红字剪掉，把水壶上印有“八一”两个字的五角星抠掉，又坐火车赶到丹东，准备过江到朝鲜。当夜大风大雨，鸭绿江大桥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毁，部队全体蹚水过江，急行军一直走到长津湖畔，我参加了入朝的第一场战斗。美国鬼子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我的一条腿不幸被敌人飞机扔下的炸弹炸了一个洞。当时没有急救包，既没有止血带，又没有消炎药，只能用毛巾堵住伤口。第二天、第三天美国飞机又来轰炸，当时正在下雪，为了躲飞机，我们这些伤员趁大雪爬到山沟里，一天一碗小米稀饭。过后，朝鲜老百姓把我们这些伤病员抬到第 9 兵团司令部的驻地医院。住了两个月，我的伤口长出了一个肉瘤，医生在与我们的交谈中，趁我精力分散时，突然用剪刀将我伤口上的肉瘤剪掉了。一星期后我返回原部队。

因部队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严重，3 天后部队整编（30 军的 881 师合到第 26 军，89 师合到第 20 军，90 师改为炮兵第 71 师），30 军的番号被取消。我被编在志愿军 20 军 59 师 175 团侦讯连当通讯员。我所在的 175 团就是后来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原型团。这一仗属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次战役。后来我还参加了五次战役和金华阻击战。

在打金华阻击战、攻上甘岭前沿阵地时，为了躲避敌人的炮弹，我们驻在山洞坑道里，生活极其艰苦。有时吃的炒面送不上来。有一段时间，送上去的炒面因没有条件烧开水，只能用雪水泡着吃。结果吃了全部拉肚子，我一度拉得小便失禁。有时捡到敌人的罐头，但不敢吃，怕敌人放了毒。美国鬼子在朝鲜还用了细菌战。大约半年后，有部队接防，我们的部队撤退到后方休整。我于 1952 年 9 月入党，介绍人是班长。当年 10 月荣立三等

功一次。

立功是在我部队把南朝鲜兵打散后的一次战斗。上级下令全面搜山。我们班姓徐的班长带着我和另一个通讯兵一起去搜山。3 个人只带一支枪，由另一名通讯兵背在身上。我们搜了很远没见到人，正准备返回，但我不相信山上没有留下敌人，就一个人钻到山洞里，搜到了 4 个敌兵，而且敌人每人身上还有一支卡宾枪。见此，我就大声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这 4 个敌兵见我的手正在往腰上摸东西，以为我是掏手榴弹出来炸他们，连忙乖乖地把手举起来投降。他们看见我身上背着一个米袋，可能是饿极了的缘故，向我讨米吃。我叫他们其中一人把 4 支枪收拢，背在一起，跟着我走出了山洞。当时我也不觉得怕。这时徐班长正在到处寻我，见到我后很惊奇，并批评我说："他们有枪，要是开枪，你不被打死了？你这么干很危险！"我接受批评后，就把敌人见到我的米袋要吃米的情况报告给班长。班长同意，4 名俘虏当即狼吞虎咽，抢着吃了一阵生米。过后，我们 3 人押着 4 个敌人返回驻地。在战斗结束的总结会上，班长谈到这些情况，说我胆子很大，给我记了三等功。

当年年底我部队回国，驻在上海太仓，半个月后又驻浙江宁波，后调奉化，3 个月后又调浙江台兴，后到杭州，我们才开始建固定营房驻地。自 1953 年 1 月起，我先后任无座力炮连副班长、班长。1954 年 9 月至 1955 年 7 月，调任无座力炮连副排长。1955 年 8 月至当年 9 月，任无座力炮连排长。1955 年 10 月至 1959 年 1 月，任无座力炮连副连长。1959 年 2 月至 1964 年 10 月，任无座力炮连连长。1964 年 8 月 7 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6291 部队政治部授予上尉军衔。当月，以八级残疾军人转业，分配在崇阳县人民银行工作。

采访拍摄：由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曾望，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在崇阳县天城镇新建路王锡勤老人家中采访

拍摄。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

影音存档：崇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21-Lx.2023-Y-002**。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王友生：只记得志愿军军歌了

王友生，男，1932 年 7 月 6 日生，湖北崇阳人。1950 年 12 月入伍，1951 年 2 月入朝作战，任步兵。1955 年 11 月复员，回乡务农。

在朝鲜打仗的具体地名，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志愿军军歌。我们当志愿军的都会唱，到现在我还记得。

旧社会我家里很穷。6 岁时，我父亲参加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母亲带着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生活十分艰难，就给我们找了一个继父，但继父不愿照管我们，我兄弟俩只能吃野菜度日。我 16 岁就开始替地主家放牛、做工。

1949 年，崇阳快要解放时，我刚好 17 岁。那年 5 月 15 日（农历），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队长的苏塘人芦顺华、陈述尧招一个中队的兵，打算交给共产党。我听说后就参加了这个中队，共 80 多人。不久，上级来信，我们被带到崇阳县城，分配到新成立的县大队各个中队，交给老兵教育管理。因为受不了县大队的严格管理，我被小山界的黄福清邀约开小差回了家，住在高枧乡东山村我未婚妻家里。

1950 年，美军悍然入侵朝鲜，把战火一直烧到了中国境内。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乡政府多次召开抗美援朝动员会议，动员有志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年轻人听后气坏了。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当时我认为头年当兵未过到瘾，抗美援朝我一定要参加，我就主动报了名，并邀约我认识的7个年轻人报了名，可惜体检后，只有我和另一个合格。1950年12月18日，我入伍分配在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47军当了一名步兵。

1951年2月，我们部队过鸭绿江到达朝鲜战场前线。指挥官指挥我们战士“卧倒”，我们马上就卧倒伏在地上。指挥官指挥我们战士匍匐前进，我们就在地上爬着前进。指挥官指挥我们战士“打”，我们就开枪猛烈地射击。看见很多敌人拢来了，指挥官指挥我们上刺刀，“杀！”我们就上刺刀拼杀。我一刺刀刺过去，杀死了一个敌人，敌人却没有伤到我。我们师的师长姓黄，是一名战斗英雄。我们团是模范团，团长姓戴。这次战斗，我们死了不少的人，但最后还是我们打赢了！

在朝鲜打仗的具体地名，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志愿军军歌。我们当志愿军的都会唱，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现在给你唱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

采访拍摄：由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陈会初、吴区玲、庞宇峰、金诗尧、曾望，于**2023**年**6**月**1**日在崇阳县金塘镇黄沙村王友生老人家中采访拍摄。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

影音存档：崇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021-Lx.2023-Y-002**。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吴炳堂：上甘岭的战斗实在太惨烈了

吴炳堂，男，1926 年 11 月生，湖北崇阳人。1951 年 3 月入伍，1951 年 3 月入朝作战，任重机枪手，曾荣立三等功 3 次。1954 年 5 月回国。2020 年去世。本文摘录自 2018 年崇阳县警察、记者、作家甘明强采访吴炳堂老人整理的《抗战老兵吴炳堂：“绞肉机战役”幸存的“沉默英雄”》（书籍《沧桑誓言》）。

由于敌人密集的炮火切断了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线，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断水，有时一天只有一块肥皂大的饼干，有时是三、四天都没有吃的！我们不得不到阵地上找些被炮火削下来的松树枝来咀嚼充饥！

1951 年 2 月，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5 团的一名战士。我们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 4 次战役，最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让 45 师一战成名！

提到上甘岭的战斗，我就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上甘岭的战斗实在是太惨烈。

上甘岭只有 3.7 平方公里的面积，一日之内落弹 30 余万发，1 万余人的志愿军，要对抗 7 万多的敌人。前沿阵地上，经常是志愿军一两个残破的连对抗一两个齐装满员的敌团。志愿军没有炮火支援，弹药也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苹果常常牺牲好几条人命都不一定送得上来。

上甘岭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地型特别狭小，只有597.9和537.7两个高地，志愿军最多只能够放两个连在上面。597.9高地由东北和西北两条山梁组成，又被部队形象地称之为三角形山，共分为12个阵地，东北山梁上依次是2号、8号和1号阵地，2号阵地的左前方有个小山梁，上面就是整个高地的最前沿11号阵地；西北山梁上依次是6号、5号、4号和0号阵地；高地主峰则是3号阵地，主峰前面的突出部是9号阵地，9号阵地的右后方是10号阵地，左后方是7号阵地。其中9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非常重要。我们连就防守最为重要的9号阵地。

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美军突然对597.9和537.7高地实施猛烈轰击，使用了火炮、坦克和飞机，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6发。如此猛烈的炮火，使得在坑道中的志愿军战士觉得简直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强烈的冲击波震荡着坑道，不少人牙齿都磕破了舌头和嘴唇，有几位战士被活活震死！我自己觉得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一样，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觉得是从地狱里走了一趟。

坑道里的守备部队步话机在炮击刚开始就立即呼叫千米之外的营指挥所，但炮火实在太猛烈，步话机的天线刚刚架起，就被炸掉，在短短几分钟里，坑道里储备的13根天线全数被炸毁，仍无法与指挥所沟通联系。而电话线更是被炮火炸得不成样子。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铺天盖地的炮火前去查线，他一路上边躲避炮火，边接上断线，随身携带的整整一大卷电话线用完，还差了一截！已经多处负伤的牛保才来不及多考虑，一手抓起一头断线，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线路，用生命换来了三分钟的通话时间，在营指挥所的135团副团长王凤书就在这宝贵的三分钟里向坑道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上甘岭的战斗是从早上5时开始的。美韩联军经过一小时炮火准备后开始火力延伸，以压制纵深目标。此时，志愿军步兵开

始冲锋。最先与美韩联军接火的是 135 团 9 连在 597.9 高地 11 号前哨阵地上的一个班，在美军猛烈炮火下蒙受了巨大伤亡，等打退美韩联军 4 次冲锋后，就只剩下一个战士了，这个战士只好退入坑道坚持战斗。防守 2 号阵地的 8 连 1 排见 11 号阵地失守，排长立即组织两个班前去反击，力求乘敌立足未稳夺回阵地，但这两个班在半路上就遭到了美韩联军炮火覆盖射击，只剩 5 个伤员被迫退回 2 号阵地，这样一来，一排反击未成，反而损失兵力大半，连防守 2 号阵地都很困难了，11 时许，2 号阵地就因守备兵力伤亡殆尽而告失守。东南的 7 号阵地因此陷入孤立，随即也被美韩联军占领。只有最关键的 9 号阵地，由 9 连副指导员秦庚武指挥三排防守。秦庚武见美韩联军炮火异常猛烈，如果在阵地上一下投入兵力越多，那么伤亡也就越多越快，所以他只在表面阵地上同时投人 3 个人，一挺机枪，伤亡一个就从坑道里补充一个，打得从容不迫。9 号阵地因此成为 597.9 高地的中流砥柱，始终顶住了美韩联军的进攻。9 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极其重要，只要 9 号阵地不失，那么 597.9 高地就可保无忧。经一上午的激战，美韩联军死伤无数，战斗一直打到黄昏，也未能攻下 597.9 高地。

当时我们志愿军使用的大部分都是苏联援助的武器。如马克沁重机枪火力虽猛，但枪体笨重，结构复杂，又需要加水冷却，使用极不方便。捷克轻机枪射击精度高，但卡壳率较高，需要不断抹油维护保养，也不适应激烈的战斗。苏式轻机枪火力猛，但射击时弹匣转动声响大，夜战中容易暴露目标。苏式五零冲锋枪枪体轻便，射击速度快，但弹匣容量小，转眼之间子弹就消耗完了。

我当时在朝鲜担任的是重机枪手，战场使用的是马克沁重机枪。这枪有两只脚，因为太重了，得有两个战士一边一个帮忙抬，我作为射击手，只管瞄准射击。但每次打完 150 发子弹后必须挪个地方换弹匣，如果稍缓一步，敌方的炮弹很快就会飞过来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了。掌握了这一规律后，我和另两名战士抬着重机枪不停地转移地方，以最快的速射将子弹射向敌人，然后迅速转移，每次都是刚刚转移，炮弹就倾泻过来，将先前的地方炸出一个大坑。

我们志愿军守备部队依托被炮火严重摧毁的阵地英勇坚守，战斗之顽强可谓史无前例，敌人的攻击屡次被击退，成片的尸体堆积如山，敌军只得呼叫航空兵火力支援，美军出动了20余架B-26轰炸机投掷凝固汽油弹，阵地成为一片火海，身边的泥土就像炒熟了似的，烧成白色，异常滚烫。但我们的战士全然不顾这些，浴血奋战！最前沿的8号阵地只剩下3个伤员，无力再战，正准备退入坑道，却被已经冲上阵地的韩军一挺机枪压制在离坑道口10余米处，这挺机枪附近正巧是因多处负伤而昏迷的战友孙子明。他被枪声惊醒，看到这情景，大吼一声扑了过去，韩军的机枪手猝不及防，被吓得魂飞天外，掉头就逃。孙子明刚想把机枪掉过头去射击，另外一股10多个敌人已经涌了上来。他见来不及开火，一把抓起身边的3颗手榴弹，朝着这股敌人扑去，与敌同归于尽。孙子明也就成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38个勇士中的第一人！

直到12时许，经过了7个多小时的激战，阵地几经易手。至下午2时，一连仅存20余人退守坑道，537.7高地除9号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都告失守。9连和一连在激烈的战斗中，将战前储备的弹药消耗殆尽，共射击消耗了近40万发子弹，投掷手榴弹、手雷近万枚，由于长时间高强度持续射击，武器损耗也非常惊人，总共打坏10挺苏式转盘机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占全部武器的80%以上！

我使用的苏式机枪虽然没有损坏，但长时间的射击后枪管都烧红了，必须等到冷却后才能使用，否则会爆膛。刚开始时我不停地加水冷却，后来的战斗中，因为山头上缺水，战士们的嘴唇都干裂了，机枪所用的水更是奢望。后来，连队只能组织战士在晚上偷偷爬下山沟去取水，但敌人晚上不时发射照明弹，一发现

有动静立即用火力压制，我同几位取水的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爬到山沟里弄到了点水，但回来时几位战友却全部献出了生命。这些水送到坑道后，战友们备感珍贵，大伙都舍不得喝，都宁愿留着给机枪冷却。

令志愿军战士想不到的是，可恨的敌人在后来的战斗中竟然使用了细菌战，一些虱子到处都是，志愿军战友被爬满全身，令人痒得要命。由于敌人密集的炮火切断了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线，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断水，有时一天只有一块肥皂大的饼干，有时是三、四天都没有吃的！我们不得不到阵地上找些被炮火削下来的松树枝来咀嚼充饥！

我为了去救护身边的战友，当场被炮火炸晕，身负重伤，苏醒后随手抓了把土，里面竟有二三十块弹片，那个战友所倚靠那截一米来长的树干上，竟有一千多个弹片和弹头！

整个阵地上仅剩下 3 名幸存者：一个双腿被炸断，右臂被炸残，另一个被炸的双目失明，双耳炸聋，血肉模糊！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战友黄继光舍生取义的一幕。

在上甘岭的 0 号阵地上，135 团 6 连仅存 16 个人，在对 4 个子母堡前爆破中，3 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了。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6 连长万福来、6 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这几个人炸掉了 3 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 7 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士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当天战斗结束后，我和几位幸存的战友一齐来到黄继光的遗体前久久默哀！烈士的胸前一个大洞，躯干形同焦炭！

先后屯过三四百人的一号坑道，只走出了 8 个人，下阵地的时候，在炮火下牺牲了 2 个，到军部又被饼干和牛肉罐头撑死 1

个。

因为作战区域狭小，美韩联军又多采取集团冲锋，攻击队形密集，攻防转换节奏快，在志愿军所装备的武器中，相比较之下，投掷弹药深受欢迎，特别是加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更为战士所喜欢。很多战斗几乎都是靠手榴弹和手雷取胜的。后来据师部统计，45 师在 23 天的战斗中，就消耗 10.65 万颗手榴弹，4.6 万颗手雷和 1500 余根爆破筒，这还不包括搜集敌方遗弃的手榴弹、手雷。完全可以这么说，上甘岭胜利的三大法宝就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

当年，上级传达 15 军 45 师师长崔建功在下达作战时的讲话言犹在耳："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剩下一个班，我当班长，我牺牲了，副师长是第一代理人！"。志愿军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取得了不可思议的上甘岭战役胜利！战后，部队再次为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师长崔建功亲自给我颁发了立功奖章。

我在朝鲜的战场上荣立三等功两次，在建设中荣立三等功一次，侥幸活着回到了祖国。

退伍后申请回到老家。先后当过村里的民兵连长、贫协主任和村支书记。

口述人：吴炳堂，**1951** 年 **3** 月入朝，为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5** 团三营机炮连战士，曾荣立三等功 **3** 次。**1956** 年 **2** 月复员回乡务农。

整理人：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

资料来源：崇阳县档案馆，《沧桑誓言》**P254**。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肖怡斗：我是“上甘岭”归来的老兵

肖怡斗，男，1930 年 10 月生，湖北崇阳白霓镇人。1951 年 2 月入伍，1951 年 3 月入朝作战，任机枪手，1954 年 4 月回国，1957 年 10 月入党。2021 年 8 月 17 日去世。本文摘自 2018 年崇阳县警察、记者、作家甘明强采访肖怡斗老人后整理的《“上甘岭”归来的老兵肖怡斗》（书籍《沧桑誓言》）。

> 机枪射击时间长了，枪管都是烧得通红，不得不停下来加水冷却，在上甘岭阵地，最缺的就是水！战士们有时几天一个人都无法分到一壶水，我自己更是小心翼翼留着用，到最渴时才尝一口解渴，尽量把水省下来留给机枪冷却，争取多杀敌人。

我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特别是我亲自参加过那场被称为“绞肉机”的“上甘岭战役”，在阵地上死死坚守了一年多的时间，直至战争结束才走下战场。我一生命运多舛，生有 4 个儿子，却有两个儿子先后因病早逝，还有一个儿子遇车祸致伤，儿媳妇被截肢致残。老伴又偏瘫 10 多年。但我却从不向命运屈服。对我来说，什么苦难和困难能比得过上甘岭那些艰苦的日子！作为一名老兵，我始终不渝以上甘岭“人倒旗不到”的精神坚守自己的人生！

我 1930 年 10 月出生在崇阳县白霓镇杨洪村一组的一户农民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家里。1950 年，我刚满 20 岁，也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踊跃报名参军。新兵在崇阳集结了几个月，1951 年 2 月 13 日，同 800 名新兵战友一起从崇阳急行军走到武汉，然后坐上火车，下车后才知道自己的部队是 186 师独立师，驻扎在河南省汝南县，师长曾是毛主席的警卫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新兵训练后，部队接到指令到东北，在“雄赳赳、气昂昂”的氛围中汇入抗美援朝大军之中，并跨过鸭绿江。我被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5 团 3 营 9 连担任了机枪手。后来，135 团成了那支坚守上甘岭名闻中外的“奇兵劲旅”。

在上甘岭战役还没打响之前，我们早已写下了决心书，还捺下了自己的血印。回忆上甘岭的那场惨烈战斗，打得太苦了，身边无数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好多人都被炮弹轰了，尸骨无存！在那么巴掌大的一块阵地上，有时一天要落下上万发炮弹，山头最终被足足削低了几米，寸草不生，原来树干一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树到最后都被炸得像一把把烂扫帚似的，阵地上到处是大坑，好在中国军队善于打坑道战，山里面到处都是坑道，里面工事坚固，四通八达，一遇美军的炮击和轰炸机的轰炸，志愿军就迅速转入坑道，尽量保存有生力量。但炮击一停，战士们便迅速冲出坑道，坚守各人的阵地。每个人身边都堆着二三十个手榴弹，盖子全拧开了，一般都是等敌人快到跟前时才扔出去，这样，手榴弹才发挥较大的威力！我是机枪手，机枪是苏联援助的，又笨又重，另外得有两个战士帮忙抬动，否则，时间稍稍过长，敌人的炮弹就把先前的位置炸了。但机枪射击时间长了，枪管都是烧得通红，不得不停下来加水冷却，在上甘岭阵地，最缺的就是水！战士们有时几天一个人都无法分到一壶水，我自己更是小心翼翼留着用，到最渴时才尝一口解渴，尽量把水省下来留给机枪冷却，争取多杀敌人。

在上甘岭一年多来，我经历的大小战斗有几百次，战士们全都是衣不解甲，晚上都是一个挨着一个坐地而眠，一遇战斗警

报，就得一骨碌爬起来，随时投入战斗。坑道内除了参战官兵，还有一批一批的民工，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每时每刻不停地运输物资，一壶水、一个苹果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当时在坑道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嚼的饼干，有时能吃上一把炒面觉得是非常奢侈。一年多来，我们这些战士没有一人洗过一次澡。1953 年 7 月，停战协议签订后，我同活着的战友钻出坑道时，一个个都是衣衫褴褛，臭气熏天。

停战后，我们部队在当地搞了一年半的建修，主要是修复战时被炸坏的民房和水利设施。帮助当地老百姓搭起了不少茅棚，让一些无家可归的老百姓有个落脚之处，尽力修复战争的创伤。后来，我又被编入 9364 部队炮团当了一名炮兵，由于自己刻苦训练，很快能熟练操作火炮的射击技能，先后担任过炮手和炮长。当时，我们使用的火炮为 76.2 口径，是苏联改装援助的，可打几种炮弹，能打碉堡、坦克、也可以打击步兵。1954 年 4 月，才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

回国后，部队着手开展整顿，准备进行抗美援越。到了 1957 年，我作为老兵，被要求退伍。但我时刻记得部队首长在退伍大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战士今后不管到哪里，都要继续发扬上甘岭‘人在阵地在！人倒旗不倒！’的精神！”回到老家后，我将军功章悄悄地收藏起来，从不向他人炫耀，甘愿做一名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后来，也经常看到村里放过《上甘岭》的电影，虽然比真实战场相差甚远，但我从不露声色，很多人都不知道，看电影的人群中有个从上甘岭归来的老兵。

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而我能幸运的活下来，所有的荣誉应该都给那些死去的英雄！在我家中，镜框内多是战友们的照片，其中不少已经在上甘岭战斗中牺牲，战争活下来的也都先后去世。目前我仅保留有两枚纪念章：一枚是“和平万岁”，背面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日期为“1953 年 10 月 25 日”；另一枚为“抗美援朝纪念章”，背面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员会赠 1951”字样。另外还保留了一张团“通令嘉奖”证书，也有些纪念章遗失。

我是在朝鲜战场火线上入党的老党员，我始终把毛主席教诲和指示牢记在心。1972 年，我被推选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农业学大寨”，我带领村民全力投工投劳，先后参加了崇阳青山水库、高堤渡槽、大市河改造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在工作中，我时刻牢记自己是毛主席的战士，保持着军人的本色，冲锋在前，不畏苦和累。1974 年，我被县委和革命委员会授予全县“劳动模范”称号。后来，我卸任大队支部书记。老百姓说，我当村支书的时候是全村最苦的时候，搞了那么多建设，现在想来，那是值得回味的岁月。

口述人：肖怡斗，**1951** 年 **3** 月入朝，为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5** 团三营九连的机枪手。**1957** 年 **10** 月入党，当年复员回乡务农。

整理人：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

资料来源：崇阳县档案馆，《沧桑誓言》**P388**。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陈洪光：我参加了上甘岭后期的战斗

陈洪光，又名陈红光，男，1933 年 8 月 5 日生，湖北崇阳县天城镇人，1951 年 4 月参军，1952 年 11 月入朝作战。1953 年 8 月回国。本文稿为 2023 年 6 月 8 日采访陈洪光本人并结合其登载在《崇阳县革名军人谱》回忆录形成。

听先前留下的老兵讲，当坑道里断水多日后，小便成了唯一解渴的东西，但小便也要优先给伤病员喝。

我叫陈洪光，1933 年农历 8 月初五出生于史家渡小堤塘。我 3 岁时父亲因吸食鸦片烟被族人强制戒烟时死亡，4 岁时母亲改嫁离家。我唯一的叔叔收养了我，让我读了几年私塾。读私塾的那几年，早上放牛，上午读书，下午又放牛。稍长大后就开始跟大人一样干农活。

1951 年 4 月，我报名参军，在鄂城县葛店补训团参加训练，同去的有 100 多名崇阳新兵。同年 10 月到吉林省一个叫六道沟的地方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部队番号是 186 师 556 团，全国各地的兵都有。1952 年 11 月入朝，我们 556 团全部补充到 15 军 45 师，我被补充到 135 团，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后期的战斗。

是在晚上 8、9 点钟左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连走带爬进入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坑道。上甘岭山上的石头和土全部被炸烂，坑道有30多米深，旁边还有一些小房子似的洞，坑道里面两边和顶上全部用树筒搭建，防止落石和垮塌。天亮后我从坑道口往外一看，整个山包看不见一棵完整的树。我们这个坑道里只有十几个人（一个班），由副排长指挥。坑道里面饮水奇缺，原来储备的水用完了（听先前留下的老兵讲，当坑道里断水多日后，小便成了唯一解渴的东西，但小便也要优先给伤病员喝）。有一天晚上，副排长派三名战士下山取水（我们坑道距水源只有100多米），结果只回来两人，另一名战士牺牲了。在坑道里我们吃的是干粮和罐头。有时晚上，我们将空罐头筒使劲扔出坑道外，罐头筒在山坡上滚得叮叮当当响，吸引占领表面阵地的美军机枪扫射，消耗他们的弹药，弄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我部在坑道里守了十几天后，友军将敌人赶下山头，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部队换防后，下山修整了几天，又赶到朝鲜海岸作防敌人登陆的战斗准备。我们又是挖战壕，修碉堡，打坑道。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后，我们班师回国，到河南明港安营扎寨，搭建营房。在部队我只认识本连的肖水生、王炳光、罗金安、邓孟良，其余的崇阳战友来往较少。

1957年4月我复员回家，被组织上安排在洪下楠竹场工作。1961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家支援农业至今。

口述人：陈洪光，曾任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战士。**1953**年**8**月回国。**1957**年**4**月复员，安排在洪下楠竹场工作。**1961**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家支援农业。

整理人：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

资料来源：崇阳县档案馆，《崇阳县革命军人谱》**P74**。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谨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柳为瑞：艰险的战斗历程

柳为瑞，男，1930 年 2 月 4 日生，湖北崇阳县沙坪镇人。1949 年 9 月入伍，1951 年 4 月入朝作战，任文书。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立三等功一次。1953 年 12 月回国。2022 年 12 月 25 日去世。本文出自柳为瑞撰写《我的人生之旅》回忆录。

被彻底烧毁的草房还在冒烟，公路上留下两辆被烧毁的汽车和两位志愿军烈士的遗体。汽车司机只留下面目全非的腰部，头和四肢均被烧化，脚踏板上全是人油。倒在车厢内的志愿军干部被击中胸部，一条腿被打断，只有一寸来宽的皮连着。

1951 年 3 月底，部队接到了入朝参战的命令并补充了一批湖南籍的新兵，不过第一次动员时说是到北京给党中央和国务院修筑防空工事。经过几天的动员和准备，部队于 4 月 4 日从茶山坳登上了北上的闷罐车。中午停车株洲，部队烧水用餐时，刚分来不久、自认为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工程技术、却只有班级待遇、正在闹情绪的助理工程教员开了小差。这是我到连队后看到的唯一一次逃亡事件。

天津是通往北京和山海关的三岔路口，部队在这里向全体党团员和排以上干部作了简短的动员，说团部又接到了去沈阳执行任务的命令不去北京了。这时人们猜测十有八九是去朝鲜，但人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心仍十分稳定。果不出所料，列车于 4 月 15 日将我们载到了安东（今丹东）。它是鸭绿江畔一座边境城市，与朝鲜的新义州隔江相望。

当时的安东，战争气氛非常浓厚。所有房屋的玻璃窗上都贴满了白纸条，路上行驶的各种汽年都涂了黄泥浆，街上见不到悠闲漫步的人，过往行人都行色匆匆的忙着赶路，房屋上那些累累的弹痕、是敌机轰炸扫射时留下的铁证，城市上空不时响起一阵阵刺耳的警报声，是告诉人们又有敌机入侵，这一切都使人们想到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以及我国与朝鲜接壤的城镇与村庄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扫射时的情景。我们都深深地感到党中央、毛主席派遣志愿军人朝参战的英明决策是多么必要和及时。战友们热切庆幸，所企盼报效祖国的时机终于到来，个个摩拳擦掌，决心不惜牺牲自已的生命，与美国鬼子干到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刚到安东又补充了一批浙江籍新兵，开始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轻装和补充装备给养。同志们珍藏的各种勋章、奖章、纪念章全部上交集中保管，一律摘掉心爱的胸章和帽徽，不准携带有中国文字的任何物品，连军用毛巾两头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军徽都要剪掉，使心爱的毛巾成了丑八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事虽然都心知肚明，但敌我双方均未公开向对方宣战，我军成建制的赴朝参战尚属保密阶段，故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二字换成“志愿”。表明是由民间志愿组成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政治策略。

全连官兵中，只有由我保管的“军人登记表”全是中国文字，它是做政治、军事实力统计的唯一资料，也是与军人家属及当地政府通讯联络的唯一依据，对外当属绝对的军事机密，对敌更是如此。入朝之后我不仅是一名战斗队员，还将成为连队的保护对象。

当时虽是 4 月中下旬，但东北和朝鲜的气温仍然很低，山地仍有积雪。棉裤和多余的军服被清掉后，早晚都冻得发抖，幸好

遇上半个多月的晴朗天气。发给个人携带的 30 多斤炒面、压缩饼干、大米，外带每班两大筐咸菜，加上各自的武器弹药、铁锹十字镐和被服，平均负重都在 60 斤以上。我是文书虽不带枪，却带有 4 颗木柄手榴弹，一大袋白纸，负重与战士们也差不多。。

4 月 19 日傍晚，部队跨过鸭绿江大桥。此桥乃中朝两国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敌机轰炸的极其重要目标，也是几经炸毁又几经修复的一座英雄的桥梁。大桥两侧的江水中露出水面许多东倒西歪的钢铁框架。大桥两头分别站着威严英武的中朝两国士兵，过了桥就是朝鲜的新义州。这座边境城市早已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看不到一间完好的房子，见不到一个居民。一片惨不忍睹的战争创伤，与安东比，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安东只是一片战时紧张状态，房屋的外墙布满弹痕，但尚未倒塌，商家仍在正常营业，人们基本上还是安居乐业的。这一鲜明的对比给战友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进一步理解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因果关系与重大意义，深感赴朝参战是每个军人的神圣职责，而更加斗志昂扬、勇往直前。

我们入朝时，战场虽然快推进到三八线，但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朝鲜的所有城镇和交通要道，都是敌机的封锁区，有些特别重要的地段无论白天黑夜都有敌机分批轮番封锁，很少有间断时间。部队通过封锁区时都得跑步前进，谁也不敢稍有怠慢或片刻停留。即使是非封锁区也只能晚上行军，并实行了极其严格的灯火管制。出发前部队就宣布“在行军途中或宿营地，任何人暴露火光，谁见了都可以立即将其击毙而无需请示报告”的命令，因此，我每天的宿营报告都是用雨布盖得严严实实后，在手电的照射下写的，后来干脆摸黑写，好在只须写明是否全部到达宿营地即可。

干部和一些老兵都说“长途行军最累的是头三天，以后就会好一些”，这个经验很灵。开始我们每夜行程 20 多里大家都感到非常疲劳，从第四夜起行程不断增加反觉得习以为常。当然，总

的来说部队还是很疲劳的，特别是干部和一些老兵，因为连队接连补充了两批新兵都需要他们照顾。尤其是新兵中个别人是虚报年龄参军的，实际年龄还不满 16 岁，行军时武器弹药甚至食品、背包等全部被干部和老兵抢去背着，自已空手走路还要掉队，不得不派人跟着照顾他们。所以不少干部和老兵的负重往往在 80 斤以上，个别人甚至上百斤。很多干部和老兵的肩上都磨掉了皮，但他们仍坚强地忍着而不让人知道，照样有说有笑，以其乐观的精神影响和鼓励着战友们，直至红肿发炎后找卫生员上药才被战友们发现。就这样每到宿营地，还要去烧水给那些已熟睡了的战友，特别是新战友烫脚，以帮助他们恢复体力、减轻疲劳，这也是老战士们成功的经验。

在行军途中，往往会遇到很多友军，南来北往、横穿纵插、擦肩而过。稍不留神就会跟着友军跑，特别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常在每个人的背包或手臂上扎条白毛巾以资识别，同时“紧紧跟上”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的往下传，战友们一个紧跟一个，谁也不敢拉开半步，遇到行动受阻的障碍地段自然放慢速度，后面的都得停了下来，越在后面特别是走在长长队伍后面的人，停的时间就越久。前面的人通过障碍后立即恢复了原来的速度，后面的人慢慢通过后就得跑步跟上。有时前面的人休息过了后面的刚刚赶上时，前进的军号声就响了。往往使后面的人得不到一点休息。头两夜我跟指导员走在队伍最后面，被搞得精疲力尽，苦不堪言，后来指导员让我跟连长走在最前面，结果轻松了许多。

经过 12 个夜晚的行军，部队于 5 月 1 日凌晨到达平安南道永柔附近的一个村庄住下。永柔是个很小的集镇，命运也与新义州及所有的朝鲜城镇一样，早被夷为平地，成为满目凄凉的废墟。居民都住在附近山沟的防空洞里。我们是奉命来这里修野战机场的。这种机场是战时的临时设施，对所有建筑的要求是既简便又实用。停放飞机的“机窝”只是个半圆形的土堤，供飞机起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降的跑道，是机场的关键建筑，也只是在平整好的土质跑道上铺上一层碎石和草袋后，再铺上一种从苏联运来的 0.5*1.0 米和 0.5*2.0 米两种规格的钢板。钢板上面开了很多长方形的洞，像石棉瓦一样的。钢板长短搭配横向连接，用弹簧钢钉固定成一个整体，就是一条简易的飞机跑道。钢板铺设的难点是打弹簧钢钉，必须一锤奏效，打不好或打不进就是弹跑了。

来这里刚安顿好，换洗一下衣服，来不及休整就于 5 月 2 日晚开始采运碎石，而后是练习铺钢板，最后铺成跑道就大功告成。在平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在战争时期事情就复杂得多。志愿军当时尚无空军，有支苏联空军驻扎在我国境内，很少到朝鲜战场。偶尔参加空战也绝不飞越“三八线”，因为苏军参战是绝对保密的。这样，朝鲜的天空就成了敌机横行霸道的领域，虽然一些重要目标都配备了防空火力，也打下了很多敌机，可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机场是极其重要的军事目标，敌机三天两头就要集中轰炸一次，每次出动都是几十上百架。机型主要是 F86 战斗机、B25 轰炸机和被战友们称为“油挑子”（F84）的野马式飞机。F86 在高空盘旋掩护、“油挑子”在前面俯冲扫射，指示目标，B25 紧跟其后投放炸弹、燃烧弹和定时炸弹，他们简直目空一切，嚣张至极。

“油挑子”的机翼较长，翼端各有一个副油箱（用完油就扔掉），很像挑两个油桶故有此称。这种飞机航程大能超低空飞行。除配合 B25 执行轰炸任务外，一般都是单一机种活动，少则三五架多则十余架。其主要任务是对付我少数地面部队和运输车辆，活动最频繁也最猖狂。机场更是它每天必须多次“光顾”的目标。

还有一种被战友们戏称为“黑寡妇”的侦察机，经常一两架出现在目标上空，嗡嗡叫着，像在自家庭院散步一样，悠哉悠哉地作低空飞行侦察，一副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空中霸主”姿态。战友们看到这种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都恨得咬牙切齿，说它

像寡妇哭丧一样，因其机身为黑色故有此称。

由于敌机的频繁轰炸，部队在采运碎石的任务完成以后，几平全部精力都用在填弹坑上。弹坑又深又大，全连往往一整夜也填不平一个，而且是旧的尚未填完大量新的又出现了，是永远也填不完。加之“油挑子”不分昼夜的盘旋，一发现目标就疯狂扫射，机场又是一大片平坦的开阔地带，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部队只能在晚上作业，白天抽空在驻地练习铺钢板。

由于敌人掌握了制空权，我军在所有公路沿线设立了防空哨所，发现敌机立刻鸣枪报警，夜间行驶的汽车听到枪声就摸黑驾驶。火车夜间行车白天钻山洞，每列火车用两三部机车牵引，就这样车辆和运输物资损失还是很大，装备给养供应不上，不仅影响了前方的战斗，部队的生活也极其艰苦。我们虽然没尝过像先期入朝战友经历的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日子，更没经历过像上甘岭战役战友那种断粮断水的日子，但入朝 8 个月来不仅未尝过鱼肉之类的荤腥食品，连青菜也未曾尝过。每天 3 顿饭都是高粱米加咸菜萝卜条，因为太咸，我一顿饭连小指头大的一根也吃不完。由于长期吃不上青菜缺乏维生素，连队很多人都得了夜盲症，一到傍晚就变成“瞎子”。为了治这种病，卫生员采来了墨绿色的松针，用行军锅煎成松针汁。全连战士站好队先由卫生员和连排干部带头喝，再由他们一碗一碗送到战士手中看着喝完，谁也不能少喝一点点。这种松针汁的苦涩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中草药，实在难咽，但为了防病治病又不得不喝。后来才从国内运来了维生素药丸，不再喝松针汁了。

这种给养供应的困难一直延续到 1951 年底。随着志愿军空军的出现及其英勇顽强的出色战斗，英勇的王海、张积慧等震惊世界的志愿军飞行员，打下了在二战期间就被誉为王牌飞行员所驾驶的敌机。敌人不再独霸制空权，我军运输环境不断改善，部队的生活也随之得到了改善。我们不但吃上了新鲜蔬菜，还吃上了猪肉、蛋粉和各种罐头食品。

当时朝鲜各地的特务活动特别猖獗，无论行军还是往机场运送碎石、钢板或执行其他任务，都有特务给敌机发信号弹，有的还离我们很近。友邻部队曾在一居民烟囱内抓获过一名特务，我们团部也曾在房东地窖里抓到一名潜伏多年、头发眉毛都变成白色的特务。说明有些特务还隐藏在百姓家中，以家人作掩护的。真是防不胜防，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部队在朝期间，很少全连住在一处。有时各排的驻地往往相距一公里以上，岗哨也在两个以上。作为文书的我虽然不用站岗放哨，但三天两头要参加连排干部的查哨活动。当时我虽年轻但并不力壮，为对付敌特从背后猛然抱住我，我总是用右手把已经上膛的手枪夹在左腋下，枪口朝后，一旦发现这种险情就这样给他一枪。如果是从其他方向，也便于应付。

现代战争是立体化的战争，前方、后方、陆地、天空、海洋都是战场。不论双方的军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出生入死，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一点将随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更加明显。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不是现代化的，尚未使用原子弹、导弹和其他尖端武器，但敌人在前后方都使用了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甚至连敌机洒下的各种宣传品、手表、手电筒、打火机等物品也都带有剧毒，敌方各种类型的飞机，尤其是远程飞机在战场上的大量使用，战争的立体化也已具规模。

我们执行任务的地方大多是三线地区、离前沿较远，但环境仍十分险恶。一天，我们团 2 营的一个班被敌机一颗炸弹击中，除副班长一人去伙房打饭菜才幸免外，其余同志全部牺牲。顺安有个机场遭到敌机的严重破坏，机场内外布满了定时炸弹，经常发生毫无规律的爆炸，人们都不敢靠近机场。1951 年 8 至 9 月间，我们团奉命去排除炸弹，任务极其危险。我们到达后当天晚上就全团开进机场，冒着生命危险开始挖掘定时炸弹，如同呆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上，一旦爆发都会尸骨无存。有天晚上，离我们较远的地方爆炸了一颗，路过的人发现一堆新土面前有两

副挑土工具，大家赶紧扒土，结果扒出两位战友来，他们都只有一点点气息，稍晚一点都必死无疑，也幸亏未发生在挖掘现场，否则伤亡将是非常惨重的。一营主要负责拆卸我们挖出来的炸弹，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胆略、非凡的聪明才智，拆卸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定时炸弹，使时刻威胁着人们生命财产的庞然大物变成了废铁，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宝贵经验。10 年后我曾在工兵营保存的内部文件中发现由他们编写的一套经验总结丛书，他们一直干得非常出色。此次行动中，有一颗突然爆炸的炸弹，夺去了整整一个班同志的生命。

当春暖花开、大地解冻的时候，很多公路都出现翻浆现象，严重影响交通运输。1952 年春，部队奉命到仁川附近维修一条重要公路。我们连负责维修的地段一侧或两侧都是小山，山上都有茂密的树林便于隐蔽，部队都是白天施工。有一天我正在驻地搞报表，未上工地参加劳动。上午 10 点多，工地上空两架“油挑子”追着一辆军车俯冲扫射，当时有辆满载着装满汽油油桶的汽车，停在路边一座无人居住的茅草房前，那辆军车刚到这里就被击中起火，殃及汽油车，顿时火光冲天，有些油桶被抛向空中爆炸，洒下大片大片的烈火，使场景变得更加惨烈。我猛想起战友们的安危，急忙放下手头工作向工地跑去。驻地离工地一里多路，待我跑到，大火已灭。被彻底烧毁的草房还在冒烟，公路上留下两辆被烧毁的汽车和两位志愿军烈士的遗体。汽车司机只留下面目全非的腰部，头和四肢均被烧化，脚踏板上全是人油。倒在车厢内的志愿军干部被击中胸部，一条腿被打断只有一寸来宽的皮连着。战友们正在连长的指挥下满含热泪抬着烈士的遗体去掩埋。这一切令人目不忍睹，无限悲痛。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阵阵心酸。待一切善后工作完成后，战友们清理工具，拿起小搪瓷盆准备开饭时，5 班长余仁杰才发现他扛着去防空的铁锹被打了一个洞，另一位战士提着的搪瓷盆也被打穿不能用，好在全连无一伤亡。但从这两件被打穿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当时多

么凶险，人人都有“命提在手”的危在旦夕之感。时隔不久，我们到东海岸构筑工事，准备痛击敌人第二次两栖登陆时，余仁杰和另一位战士因土石崩塌而牺牲。

最平静而又没多大危险的是1952年秋开始的扩建野战医院工程。因为病房都是单间、又分布在小山上的茂密松树林中，非常隐蔽。我们都是白天作业，从开工到完工，连小的工伤都未曾发生过。在这里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在战争中失去手、脚的特等残疾军人从前线送来治疗。他们的英雄事迹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伤残躯体更令人痛恨侵略战争和发动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我们在这里曾见到一名在这里养伤的菲律宾籍战俘。他的伤势已基本痊愈，成天衣着整齐，无拘无束的一个人东游西逛，见了我们常竖起大拇指点头致意。敌机一来，他就用夹生的中国话大骂“杜鲁门的不好”，赶紧往防空洞跑。

1952年“五一”劳动节，在团部总结评比、评功表模活动中，经民主评定，我荣立三等功，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一枚。1956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1953年3月，团部下达提升我为3营营部书记的命令。

口述人：柳为瑞，曾任志愿军某部工兵团**18**团**3**营**11**连文书，曾荣立三等功一次。**1953**年**12**月回国，**1962**年**1**月复员回乡务农。**1980**年落实政策安排在林业部门工作至离休。

整理人：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

资料来源：崇阳县档案馆，《我的人生之旅》**P50**。

内部资料 请勿外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罗明贵：我入朝四年，打了三年仗

罗明贵，男，1930 年 11 月 22 日生，湖北崇阳白霓镇人。1949 年 6 月入伍，1951 年 6 月入朝作战，任炮兵、侦察班长。1955 年 4 月回国。本文来自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其本人口述史音像以及两年前整理的回忆文稿资料。

虽然环境这么艰苦，但部队战士团结友爱，互帮互让，一个苹果一个班的人轮流让着吃，还吃不完，都不舍得多吃一口。

我于 1930 年 11 月 22 日出生在崇阳县白霓镇小港村一户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十人，我排行老七，因家境贫寒无力入学正规的公立学校，从 1940 年至 1948 年在本村就读门馆私塾学校。寒暑假空闲时间放牛、打猪草、砍茅柴，跟着父亲学种田。大哥 22 岁病亡，二哥 1946 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三哥因躲壮丁在江北打零工度日，家中靠父亲一人种田维持全家生活。因此，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繁多，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无法安居乐业，全家人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崇阳解放后，为培养一批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湖北省独立 4 师政治部于 1949 年 6 月在崇阳开办了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即湖北省唯一由县创办的一所青年干部短训班），招收有志青年和学生，开设军事、政治等课程。得知消息后，我就报名参加了该校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组织的统一考试并被录取。经过近半年的培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北省独立 4 师政治部文工团从事宣传工作。

1950 年下半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入侵朝鲜。当战争的炮火烧到鸭绿江边时，党中央果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招募志愿军的宣传动员。

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作为一名有志爱国青年，我积极报了名，并写下了“把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到前线战场勇敢杀敌”的血书。几天后，上级党组织批准了我的申请，并把我调到了赴朝作战部队 68 军 202 师炮兵 1 营当了一名炮兵，随后进行了紧张快速的军事训练。

1951 年 3 月，一个月光高照、群星闪烁的夜晚，上级下达了赴朝作战的命令。于是，我们部队连夜动身。由于车辆紧张，敌机疯狂轰炸，只能在晚上戴着伪装，全副武装，步行开赴朝鲜战场。为了避开敌机的侦察和轰炸，我们只能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当时，马路上每一公里处设有一防空哨所，敌机来时，哨所鸣枪报警。路上行人闻声立即卧倒路旁不动，来往运输的车辆紧急关灯缓慢行驶，待敌机过后继续快速前进。在敌机封锁严重的路段，要从小路翻山越岭，绕道而行。经过 20 多天的急行军，我们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国土，到达了上级指令的前沿阵地。

起初，我们营主要负责朝鲜战场上的铁原、金化、文登里和北汉江前沿阵地的测量侦察任务，为炮兵作好战前准备。在抗美援朝中，由于我国刚解放不久，家底贫穷，后勤保障供不上，我们经常挨饿受冻，特别是到寒冬腊月，气温处于零下 20 多度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难受，正在喝着的水还没喝完就变成了冰，手脚全部冻伤，但所有的志愿军从未有过怨言，只有一个信念：“克服一切困难，把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赶出朝鲜去！”

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先与老兵在一起打了一年多的进攻战和阻击战。1952 年我两次受伤。第一次是在农历大年初一，我在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感谢支持 研究中心

炮兵阵地上架炮，敌人的炮弹打过来，把我的右脚挂了花。第二次是下半年，又是敌人的炮弹，我左手 3 个手指受伤。我轻伤不下火线，仍然坚持战斗。1953 年 5 至 7 月，为了打好金城夏季反击战，我炮团奉命车轮机动，从东线转到西线金城。前方是敌军所在的十字架山、529.3 高地和桥岩山。由于离敌营阵地较近，敌机及炮火不分昼夜进行轰炸。有一次我们正在对敌人碉堡火力点进行精密测量时，突然敌机来袭，投下了多枚炸弹，当场炸死我身边的一位战友，另一位战友身负重伤。但我们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战斗，完成了对敌人碉堡所有火力点的侦察测量任务，准确计算，求出它的诸元和坐标，并标到地图上提供给炮兵打击参考。由于我们对敌人阵地各火力点进行了周密的测量计算，加上之后的保障工作准备充分，7 月 15 日晚上，上级一声令下，金城战役开始，一千多门炮弹按照测量方位，对桥岩山敌人阵地进行轰炸，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轰炸，彻底摧毁了敌人阵地的碉堡和铁丝网，给步兵扫清了障碍。然后，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分别攻占了十字架山和 529.3 高地，取得了该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次战役共歼敌 2000 多人，俘敌 500 多人，缴获了大量美式装备和物资，被全军通报表扬并嘉奖。其后，我们这些炮兵还要构筑观测所、炮阵地、防空洞和坑道，不停地翻山越岭到团后勤部背炮弹、粮食及战备物资，集中精力打好进攻战和金城夏季反击战，一直打到板门店。

为了打好这次反击战，志愿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切支援前线”，减少非战斗人员，一些从事服务性的士兵也参加了战斗，理发员也上了前线，需要理发的战士只能互相完成。铺设电话线的通讯兵一直战斗在前线。同在我炮兵团团部搞通讯的战友崔海潮（石城镇石门村人），就是 5 月 9 日攻打十字架山时，沿战壕到前线接被炸断的电话线时，被炮弹炸死牺牲的。

1950 年到 1953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迫使

他们在板门店停火谈判，打出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

1953 年虽然停火，但是我们仍不放松警惕。为防止敌人明谈暗打的阴谋诡计，上级又命令我们部队继续留在朝鲜，执行孤守华川、附守金城、支援仁川的光荣任务。我们便在仁川郡的嘎日里练兵备战，直至 1955 年 5 月才奉命回国。

我入朝 4 年，打了 3 年仗。战时环境很艰苦，因运输跟不上，我们经常饿肚子，连压缩饼干也不够吃。为防止敌人的进攻，部队钻在山洞里，缺少水喝，只能捡炮弹壳烧雪水止渴，3 年 6 个月没有洗过一次澡。虽然环境这么艰苦，但部队战士团结友爱，互帮互让，一个苹果一个班的人轮流让着吃，还吃不完，都不舍得多吃一口。

到 1955 年，我已是炮兵侦察班长。随部队回到了祖国，驻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当年淮海战役的地方。部队进行训练整顿，要求我们两个班的学员留下来继续学习炮兵技术，另有重用。因我二哥罗国香在 1946 年被国民党抓壮丁，1949 年去了台湾，时任小港乡的乡长饶先南说我有海外关系。1956 年 5 月，组织上便安排我转业，将我分配在崇阳县教育局工作。主要是在堰下、内洲、华陂等地住队，在姜田看守水库。1962 年安排我在沙坪、台山等地教书，直至 1984 年离休。

采访拍摄：由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吴区玲、庞宇峰、金诗尧、曾望，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在崇阳县天城镇新建路罗明贵老人家中拍摄。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

影音存档：崇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21-Lx.2023-Y-002**。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饶炎芳：我是抗美援朝战斗中的重机枪手

饶炎芳，男，1930 年 6 月 10 日生，湖北崇阳县路口镇人。1952 年 8 月入伍，当年 9 月入朝作战，任重机枪手。1955 年 6 月回国。

开始我有点不愿意，因为机枪手目标太暴露。但在战场上是不能讲价钱的，我就接任了重机枪手。

我是革命家庭出身。父亲叫饶幼荣，1930 年是红军（驻蒲圻中心坪的蒲圻中心县委）的联络员。抗日战争时，我父亲又参加了新四军。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大兵来了，成立了乡公所，到处搜捕我的父亲。结果父亲被国民党情报机关捉去打伤了，还罚我父亲 6 万元的款。为了救父亲，家里只好卖谷、卖牛、杀猪来还款。解放后，蒲圻县人民政府把我父亲接到县城去招待了五六天。我就出生在这个革命的家庭里。

1950 年下半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入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几次战役，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当时我刚满 20 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乡政府民兵组织，当了个民兵组长。工作组的同志组织我们全乡民兵开了 18 夜会，讲国际形势，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去朝鲜作战。见没有人表态，我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合格。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湖北省史志研究中心

当时是合格一个送一个，送到指令的地方集中学习。经过好长时间的学习，我被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46 军 137 师 409 团 3 营 7 连当战士。这个连在解放军战争中打得非常好，是有名的英雄连。

1952 年 9 月，我 46 军入朝，到三八线担任正面防御，驻在九华里保卫当地的一座桥。这座桥是英国兵驻守，我军发动进攻，把他们打退了六七里。随后，“联合国军”加强了兵力，跟我军来回争夺。当时，敌人天上有飞机投弹，地上有坦克还有大炮，我军武器差，到 1952 年国家才新制一批 51 式、54 式枪，分配到每个班几支。敌人是白天进攻，晚上不打仗。我军白天钻在山洞坑道里，就靠夜里跟敌人打。敌人为了轰炸我们的运输线，派王牌部队来对付我们 46 军，并扬言，要把我们志愿军闷死在坑道里。

在第二次攻打开城时，我们的部队隔开城只有十八九里路程。为加强连队的配合，分配我连和 5 连成一条线进攻。从地形上说我连分配在一个小平畈上。首先派侦察兵前去侦察，用钳子剪断敌人的铁丝网，查看敌人的火力配置。随后派工兵上去取地雷，清除障碍。然后再用炮弹攻击，一次发射 20 分钟，要求打到在指令的目标里，每平方米范围内要命中 3 发炮弹。一阵猛烈的轰炸，部队很快攻了上去。在朝鲜，志愿军不打远仗，只打近仗，因为美军的空中力量很强，双方只隔几十米时才开始攻击，叫近身肉搏战。

为了掌握敌军的情况，进攻前，上级命令我们要抓 3 个“活口”。我军担任侦察任务的连长抓到了 3 个“活口”，其中有个“活口”反抗，被连长用刀砍断一只手臂，结果只有二个半“活口”。了解到了敌军的一些情况，为志愿军这次发动夜间攻击创造了条件。但我军损失也很严重，全连伤亡一半，部队发动进攻的地名叫小毛山，隔汉城只有四五里路。部队攻上去了，却没有守住，敌人的炮火太强了。冲上去的一个加强营死去了好几百，

我们一个连死去几十人。

在三八线争夺战期间，敌人凭着他们强大的空军，经常派飞机到朝鲜上空扔炸弹轰炸，导致志愿军的粮食运不上去，打仗的武器物资运不上去。志愿军沿途设立防空哨所，随时警戒。每个团派两个连负责物资运输，保证物资供应。同时对志愿军部队进行了调整，把身体好、体质强的留在前线。

我就留在前线的重机枪班，一个班 12 个人。我开始是学瞄准、击发，配合班长递子弹、压子弹。一挺重机枪，脚架 70 多斤，枪身 50 多斤，相当耗体力。有一次，一个机枪手因为紧张，递子弹后忘记了压子弹，延误了战机，受到了班长的批评。班长当即安排我接任重机枪手。开始我有点不愿意，因为机枪手目标太暴露。但在战场上是不能讲价钱的，我就接任了重机枪手。拿着重机枪狠狠地打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 3 次进攻，班长当场夸奖说："打得好！"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左手、腰部、背部都受了伤。现在年老了，多处伤情复发，屁股也坐不得了。

抗美援朝战争，仗打得非常苦！在三八线防守战中，我们先是修工事、挖山洞、修坑道，日夜不能睡觉。朝鲜的冬天，天气特别冷，零下 30-40 度，脚都冻坏了，几个月没脱过衣，没洗过澡。战斗打响时，敌人凭借武器优势，特别是群炮，火力猛，炮弹的密集程度像天上的雨点一样落下来。他们每天上午进攻四五次，到下午三四点钟就撤，从来不打夜仗。我们志愿军就白天躲进防空洞，晚上出来打反击，乘黑打击敌人。敌人靠的武器，我军靠的人力，靠吃苦的精神。因我作战勇敢，1953 年 9 月提升我为班长。1955 年 2 月授衔为上士。

1955 年 10 月随部队回国，在师军士教导营学习培训，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教育，我加入了党组织，各科考试成绩优秀。1956 年 2 月发给我"经考试成绩上等，准予毕业"的毕业证书。

1956 年 6 月转业，分配在税务局，因父亲当年已经去世，留下几个未成年的弟弟，家庭生活困难，我没有去上班，在农村

先后担任本大队民兵连长、公社民兵训练教练、企业场（厂）长等职。

采访拍摄：由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陈会初、吴区玲、庞宇峰、曾望，于2023年5月29日在崇阳县路口镇梅花村饶炎芳老人家中采访拍摄。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

影音存档：崇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021-Lx.2023-Y-002。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庞桃员：我的抗美援朝经历

庞桃员，男，1930 年 12 月 1 日生，湖北崇阳人。1950 年入伍，1951 年 3 月，入朝作战，任通讯员。1954 年 4 月回国。

我说我这不算重伤，我也不要这钱，坚持不去后方医院治疗。卫生员只好当即给我消炎上药，至今我这个食指残废。

1950 年正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常参加政府组织的减租退押、清剿反霸运动。当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政府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积极报名，当时我有 3 兄弟，母亲不许我去，我是躲着母亲去的。在现在的天城医院位置集中，全县共 150 多人，全部到鄂城去体检，结果只有 130 多人合格入伍。然后把我们送到河南，编入 16 军 186 师 556 团，我在一个连里当通讯兵，并在那里开展训练。

当时，部队大部分人都是南下到河南的北方人，身体都很强壮，训练起来很厉害。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练习长途行军、跑步，身上背着武器、背包，共有几十斤重，我们这些新兵都跟不上队伍，老兵就把我们背上的东西拿过去，帮着我们背。我们脱掉衣服，还是跟不上，很不适应。特别是生活不习惯，部队的伙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食每天都是粟米为主，大米只有 20%，而且每天只开两餐饭。我吃不习惯，加上训练强度大，我的体重下降到只有 80 多斤。但老兵吃得消，他们是吃粟米生活过来的。

部队在河南训练了两个多月，上级下达了入朝的命令。我们 556 团、557 团全部坐火车拉到了中朝边界的丹东，准备从丹东过江。结果铁桥被美国的飞机炸坏，部队立即赶到上游，在黑龙江的方向，从那里过江。部队进入朝鲜境内后，暂时停下待命，驻扎在一个旁边是大煤矿、用火车运煤的地方。第二天，部队的衣服、食品都运过来了，伙食有了改善，粗细各一半，每天吃 3 餐。按上级的命令，部队先在这里练习爬山。那座山是茅草山，土少石头多，山上不长树，只有少数地方长的茅草。加上坡度很陡，很难爬上去，即使爬上去又滑了下来。加上天气变冷，部队练了 20 多天，上级又命令我们部队到介平县去守海防。

1952 年，我们这支部队正式进入抗美援朝的前线战场，是坐火车去的。一火车坐到杨北，隐蔽在山沟里，要等到天黑才能行动。前线打仗很激烈，我们机枪连被分配在上甘岭左边一个山头上，任务是准备接应，补充阵地上的兵源。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上台。艾森豪威尔叫嚣要使用原子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这支预备部队才撤了下来，第 38 军接了上去。当时，志愿军加强了空军的力量，又有苏联空军的支援，美国兵不仅没打过朝鲜、打到中国，连三八线也没有越过一步。

我们部队撤下来后，仍回到原地去守海防。当时我是通讯兵，班长是山东人，穷苦出身，当过长工，身体很结实。我俩相处得特别好。当年，朝鲜有很多特务。守海防期间，班长把我和另外 6 个人分配跟他一起巡逻。大约过了 20 天左右，有一支穿着朝鲜人民军军服的队伍路过，我们没有辨认出来。接着，真正的朝鲜人民军侦查员追过来了，说前边走过去的那伙人是李承晚的武装特务，请志愿军帮忙把他们消灭掉。结果我们的部队围住

武装特务前去的那个山头，满山搜查，一个特务也都没有搜到。后来分析，那个山上有洞，洞里有通向海里的通道。特务从山洞里逃跑了！

随后，上级又安排我部队打草绳、锤石子、挖战壕、打坑道，一班分了 3 个组，一组 3 个人，每天 3 班倒，轮换着干。挖战壕时，上级要求，既不能挖得太宽，又不能挖得太窄，太宽太窄都阻止不了坦克履带的威力。打坑道时，因石块太硬，每天挖不到 1 米。我当时跟班长献计，将小石子掺到炸药里面去，然后再放炮，效果比以前好。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部队的伙食又有改善，虽然蔬菜不多，但是大米、面粉多，每天有饭吃。为防敌机轰炸，部队都是分班找山洞、山沟或者石坎下吃饭，尽量不暴露目标，以免敌机轰炸。

朝鲜的冬天，天气特别冷，派人去砍些被炮弹炸残了的树桩烧炭烤火，四川籍的杨云清、姜宗显等人把衣服翻过来穿在身上，到山上砍树桩，结果还是被敌人炮兵的校正机发现了。敌人打了几十分钟的炮弹。当时，我们部队躲炮弹有了经验，在露天无法躲避时，一般就扑到先炸过的炮弹坑里去，因为后发的炮弹不会又掉到原炮弹的位置上，这样就可以减少伤亡。这次杨云清、姜宗显就只受了一点伤，没有被炸死，却把我的右手食指炸脱了一层皮，指甲都炸没了。卫生员看见后，说我受了重伤，要我撤到后方医院去住院，还可以享受到优于前方的伙食费。我说我这不算重伤，我也不要这钱，坚持不去后方医院治疗。卫生员只好当即给我消炎上药，至今我这个食指残废。

不久，朝鲜南北停战。早晨起来发现，经常爆炸的炮弹声音没有了，好久没听到的火车轰轰声也响了起来。中午，停战的消息正式传达下来。我们的部队虽然仍坚守在朝鲜，但心情就没有以前紧张了。部队还搞了一个文化俱乐部，里面有各种图书小说。有一次中午睡午觉时，我实在睡不着，就溜到俱乐部里去，找到了一本苏联的小说，躲到一边看起来。有人发现我不见了，

报告给连指导员。过后班长在俱乐部找到了我，说我在看书，但指导员还是找我谈了话。说部队是有纪律的，睡不着也不能脱离集体，中午睡觉的制度必须执行。我也受到了一次纪律教育。

根据停战协议，双方约定维持现状，既不能增加部队，也不减少部队。1954 年 4 月，我部秘密回国。从原山上的火车，经过板门店检查站时，全部下火车躲到山沟里，火车经过检查后再上车，用大铁丝把火车车厢的门捆绑起来，表示里面装的是货物。如果谁在车厢里憋不住，想咳嗽，就用事先做的灰面粑把嘴堵住，不让车厢里面发出响声。

我们坐了 6 天 6 夜的火车，到河南的驻马店下车扎营，作解放台湾的准备。部队驻扎下来后，每天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搞劳动，帮助当地农民收小麦。几天后，战士普遍发病，肚子痛。因为水土不服，我也得了肚子痛的病，是一种很苦的中草药汤治好的。1957 年 6 月，我就从部队复员回乡了。

入伍前，我读了一年的私塾。入伍后，我碰到了一位“哑巴”老师，得到了一本字典，是班长送给我的。我经常翻看，认得了不少的字，算是有一个初小的水平了。我 1955 年入党，是部队驻在河南驻马店期间加入的，介绍人叫张正德。

采访拍摄：由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曾望，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在崇阳县港口乡畈上村庞桃员老人家中采访拍摄。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

影音存档：崇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21-Lx.2023-Y-002**。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吴天容：部队训练纪律非常严格

吴天容，男，1930 年 1 月 23 日生，湖北崇阳县金塘镇人。1950 年 5 月入伍，1951 年 9 月入朝作战，任步兵，当年底回国。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部队训练纪律非常严格，传达上级命令时不许发出声音，全部用手臂传递。

1950 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经组织动员，1951 年我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先开到黄陂孝感练了 6 个月的兵。听首长讲朝鲜战场的形势、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我们个个义愤填膺，都写了血书，要求参战。当时练兵特别辛苦。每个战士身上背一支枪、一个背包，共 60 斤。晚上睡觉时，垫一张薄薄的芦席，盖一床薄薄的棉被。白天政治学习，队列学习。夜里练射击。在 100 米远的前方放一盏煤油灯，瞄着灯光练打靶。练兵期间，我们手臂肘下的衣服、膝盖下的裤子都磨破磨烂了。

部队训练纪律非常严格，传达上级命令时不许发出声音，全部用手臂传递。比如晚上睡觉时紧急集合，连长进房用手臂推一推排长，排长到班长睡的地方，用手臂推一推班长，班长用手臂推一推睡在身边的战士，战士便按睡觉的顺序，一个一个的用手

臂传信。很短的时间，全体统一行动起来了。

我是第三批（1951 年 9 月）入朝的，分配在 36 军 202 师步兵团 9 营 3 连 1 排当战士。我们每人发一支枪，中正式的盖牌枪，也有卡宾枪，每人 100 发子弹，夜里步行，每小时走 25 里，不停顿的往前赶，天越暗越要行军，一直赶到三八线为止。赶到三八线后，我们的部队没有上前线打仗，而是驻在当地（修飞机厂）搞保卫。当时已经开始谈判了。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兵不怕死，美国兵怕死！双方死了不少人，朝鲜人伤亡最大，尤其是男人。

我们的部队只在朝鲜呆了几个月，1951 年底就回国了。回国后，我随部队参加了荆江分洪的水利工程建设。我是 1957 年转业回家的。

采访拍摄：由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陈会初、吴区玲、庞宇峰、曾望，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在崇阳县金塘镇林家村吴天容老人家中采访拍摄。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

影音存档：崇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21-Lx.2023-Y-002**。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卢海员：在朝鲜获立功奖章的缘由

卢海员，男，1933 年 3 月 22 日生，湖北崇阳县铜钟乡人。1951 年 10 月入伍，1952 年 4 月入朝作战，任通讯兵。1957 年 4 月复员回乡务农。

对于我不顾敌机轰炸，冒险抢救伤员的行为，分队为我报功，我才获得这枚朝鲜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奖章。

部队入朝后，我驻扎在德川过去的球塘。一天中午，炊事班在山林中盖的木棚里煮饭，可能是有炊烟冒出来，被敌人发现。敌人派出的飞机，没有响声，突然朝木棚轰炸，将一名四川籍的伙夫（炊事员）鼻子炸成重伤。我发现后，立即上前将这名受伤的伙夫背到 100 多米远的防空洞里保护起来。等到下午 5 点钟，天快黑、敌人看不见时，又与另 3 名战友一起，将受伤的伙夫抬到大部队的驻地医院抢救。对于我不顾敌机轰炸，冒险抢救伤员的行为，分队为我报功，我才获得这枚朝鲜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奖章。

采访拍摄：由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陈会初、吴区玲、庞宇峰、曾望，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崇阳县铜钟乡马桥村卢海员老

咸宁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人家中采访拍摄。

文稿整理：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饶浩良、金诗尧。

影音存档：崇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21-Lx.2023-Y-002**。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通山县

陈世喜 ：艰苦卓绝筑巢人

陈世喜，男，1931 年 11 月 21 日出生，湖北通山县大畈镇人。1951 年 9 月入伍，同年 10 月入朝作战。因完成任务突出，被团部授予三等功。1954 年 5 月回国。

每年到九月份后，最艰苦的是在大雪天上山砍树，朝鲜冬天的冰雪常有一米多深，上山时一个班战士都抓住一根绳，一人滑到雪坑其他人就把他拉上来。早晨上山，下午两三点下山，大家抬树下山时衣服都成了硬邦邦的冰衣。

我是陈世喜，1931 年 11 月 21 日出生，通山县大畈区礼湖乡第五村梨树岭陈家包人。祖父陈鸿鹤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祖母谭姐是一位残疾人。1927 年冬，我家房屋被国民党地方民团烧毁，全家从港东村搬到人迹罕至的梨树岭陈家包山上居住。父亲是陈新贵，母亲是朱亚静，父母去世时我年仅 7 岁。祖母抚养我们成长，她是一位包了小脚且残疾的女人，每天爬到地里教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地志研究中心

导我种粮食、种菜，祖母常说："有菜半年粮。"我家没有成片的耕地，只能在石磊窝里种一些粮食和蔬菜，所以种蔬菜较多。当时地方的土匪多，有一点粮就只能送到山中的岩石洞秘密藏着，要用时再悄悄去拿回一点。我家庭生活贫困潦倒，一家人日常无衣无鞋，只能是穿草鞋或包棕片行走，衣服只能是围麻片、棕片。祖母常对我说："一层麻片挡层风，三层麻片过一冬。"

我年满 7 岁后，也常被拉俘去为日军搬砖做碉堡、挖战壕，那年日军逼着村民把陈氏祖祠拆了，把砖送到对面山筑碉堡，成年人挑砖，我一次只能抱一口砖走。我 13 岁时，曾被拉去为国民党军官太太抬轿，或挑担运东西。1949 年秋，通山解放了，我被推举为村民兵分队长。1951 年 2 月，我被送到县教导中队参加军事训练。

1951 年 9 月，大畈区礼湖乡在河滩上召开村民大会，陈乡长说："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我们的邻国朝鲜，占领了平壤，并继续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进犯。从 1950 年 8 月起，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青年人报名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准备赴朝参战。我们礼湖乡青年人也要响应党中央号召，保家卫国，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明天就开始申请报名，大家写好申请书交到区、乡政府，然后到大畈区官塘医院体检，合格者参军入伍。"

第二天，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到官塘街进行了体检。第三天，全县体检合格的青年到县城圣庙集中。第四天，全县 100 多名志愿军徒步行军经界水岭、白沙，来到了黄冈浠水县油榨房湾。

在浠水县驻军时，我认识了通山籍战士吴贵芳、曹庭贵、石怀树、朱礼保等人，还有崇阳籍的胡崇民，通城籍的胡干文等人。我们部队在浠水县白沙河训练了一个多月，训练项目有列队站姿、持枪刺杀、越障奔跑等。10 月 23 日深夜，我跟着部队来到长江边，上了轮船，当轮船从浠水航行至武昌时，天就大亮

了。

在武昌火车站休息时，首长让部队的女宣传队员教导我们唱歌，如：《妈妈请放心，我要去参军》《你可知道，我们的祖国历史多少年》等歌曲。翌日，我们吃早饭后就上了火车。当时火车是装货物的黑铁皮车厢，里面又脏又闷热，部队来带队的领导不允许我们在车上讲话，也不许打开车窗口。火车行驶了 7 天 7 夜后，在一个深夜时分到了辽宁安东（今丹东）火车站。部队在安东的鸭绿江边大桥头下游不远处驻扎。在那里军训了一个星期，最后一天部队就开始发枪、发衣、发干粮，接着把我们编成连队，我和吴贵芳、朱礼保编在机枪组，我领了一挺机枪，100 发子弹。

1951 年 11 月 8 日下午 4 点，我们部队徒步跨过了鸭绿江，战士们在朝鲜土地上跋山涉水往前行。为了防止敌人空袭，最大程度地保存兵力，部队选择白天在树林中休息，夜间就由当地朝鲜人引路行军。可是，有时晚上敌人军机在我们的上空投放照明弹，使我们模糊了昼夜之分，晚上也不敢行军。为了避开敌人狂轰滥炸，第 68 军 202 师选在飓风暴雨时行军。人们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鸭绿江到朝鲜战场的这段距离我们是千辛万苦、饱经风霜，千里行军、物资匮乏、枪林弹雨……我们中途共休息了 4 天，34 天后到了朝鲜枫子里。第 202 师在那里进行了改编，我被编到第 68 军 202 师炮兵 582 团指挥连 3 排 9 班。当时，我们 582 团有 2 个山炮营、1 个高炮营。我记得：陈柏任指挥连连长，刘玉良任副指导员，曹春富任 3 排排长，吕凤元任 9 班班长。

第 202 师达到朝鲜战场后，由于前期该阵地没有建造工事，我们 582 团战士们只能白天抗击敌军，晚上修筑工事，以顽强不懈的精神与美军殊死搏斗。炮团的大炮平日隐蔽在深山密林中，战斗有间隙时就搭建火炮隐体工事，即在山坡上挖坑洞。首长告诉我们：坑洞大小是“挖不挖一丈八”“坚不坚一丈三”，就是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说挖一丈八尺洞宽，一丈三尺进深。若碰到坚硬的地方就要打炮眼，放炮。坑洞挖好后，战士们再在上面铺木料，盖上茅草，把大炮推到坑洞里面藏着，预防敌人空袭。在作战时就将大炮拉出来送到战场打击敌人，战后又迅速拉回到防空洞。

每年到九月份后，最艰苦的是在大雪天上山砍树，朝鲜冬天的冰雪常有一米多深，上山时一个班战士都抓住一根绳，一人滑到雪坑其他人就把他拉上来。早晨上山，下午两三点下山，大家抬树下山时衣服都成了硬邦邦的冰衣。因为是战争时期，大家都是保家卫国，都在拼着命干活，没有谁去叫苦和累。因我工作积极肯干，成绩突出，团部授予我个人三等功。

1952 年 1 月起，美军在进行“绞杀战”的同时，秘密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第 202 师开展反细菌战宣传和教育，普及防疫卫生知识，开展捕鼠、灭蝇、保护水源、清理驻扎区卫生等工作，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敌人的夏秋攻势被粉碎后，地面战斗逐渐减少，但是敌人的飞机轰炸和炮火袭击一天也没有停止。第 202 师扼守的鱼隐山阵地，经常遭到敌人袭击轰炸，给部队造成损失较大。1952 年 6 月 28 日，美军飞机多次对鱼隐山 202 师阵地进行狂轰滥炸。

1952 年 4 月，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提出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的要求，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团的领导干部强调，坑道工事必须成为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并统一了施工标准。

1953 年 7 月，第 202 师推进到朝鲜半岛的北纬 38 度分界线，这场战役目标就是直捣敌军的心脏——南朝鲜的核心部队白虎团。第 68 军作为一支在朝鲜战场上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队伍，在那场战役中是主力部队，我们所在的第 202 师 582 团担任在 529.3 高地从侧翼展开攻击任务。

战斗打响后，开始是万炮齐轰，根本听不到炮弹飞过的声

音，只有持续不断的爆炸声，坑道里的土都震得常往下掉。我们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地与敌人反复交锋拼杀，是无数战士用血肉换来了那场战役的胜利。

1954 年 5 月，我随团回到国内，我先是安排在武汉火力发电厂驻军。正遇上长江流域暴发洪水，武汉全城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洪救灾活动，我们立即就地投入抗洪救灾工作。6 月，我们部队被调到宜昌长江段抗洪救灾。

1954 年 10 月初的一天，我退伍回到了通山县城。当天县委安排我们退伍兵参加了全县的农村四级干部会。在四级干部会上，我被任命为大畈区礼湖乡共青团团委书记。从此，我由军人转成了一位山区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

1955 年，被调到县水利局工作，随后调到县财税局工作，负责环城区财税管理工作。1958 年，调任幸福公社（慈口、大畈、黄沙）财政科长。1959 年，我被县财税局派到中南财经学院学习。1960 年任黄沙区大坪管理区书记。1970 年 2 月 5 日任厦铺公社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1 年 4 月调任厦铺区委书记。1982 年调任县水利局局长。1983 年调任县农机局局长。1991 年，我退休回家休养。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 **2023** 年 **2** 月 **18** 日在通山县通羊镇双泉社区塔影小区 **83** 号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W-060**。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袁知祯：彭德怀司令员的警卫兵

袁知祯，男，1933 年 1 月 3 日出生，湖北通山县大畈镇人。1952 年 10 月入伍，同年 11 月入朝作战，任务是保卫火车站的弹药仓库，次年春，任司令部警卫员。因在站岗时处事迅速及时，被授予三等功。

朱副主席在群情激昂的口号声里，独自静坐在毛岸英墓侧的石墩上。不一会，他霍然站起身来，请记者为他同毛岸英“合影”，还要他们精心拍照一张毛岸英的墓景，他要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同志，让他亲睹儿子的战士风采！

我是袁知祯，出生于 1933 年 1 月 3 日，是通山县大畈区九门乡九门村九门街人。父亲袁观金是手工业者，母亲袁福贵是家庭主妇。1952 年 10 月，九门乡的团委书记到九门村用铁皮喇叭宣传，号召青年人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参加对美军作战。

1952 年 10 月初的一天，我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二天就到大畈区官塘街参加了体检。第三天，当全县各区新兵集合后，我们 100 多人徒步走到咸宁县城，再坐汽车到武昌兵源站集中。两天后，新兵坐汽车来到安陆县。在安陆我们进行开会、学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习和军事训练。开会是我们战士听教导员宣讲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讲美国正在朝鲜使用化学武器残害朝鲜人民，讲美军飞机轰炸我辽宁安东（今丹东）边境。学习是学习军纪、军规制度。军事训练是练刺杀，练摔跤，练跑步。

一个月军训后，我们坐汽车来到湖北孝感花园火车站，上火车后坐了几天几夜的闷罐车后，在某一天上午 10 点钟来到了辽宁安东（今丹东市）。下午，来接兵的部队干部把我们新兵分到了连队，我被分到 3411 警卫部队。晚上，我们就坐火车过了鸭绿江大桥。

第二天黎明，我们来到了朝鲜的驻地，部队营房在离平壤小火车站十几里远的山沟里，住房是用高粱杆编扎的棚子，一个班住一个棚。我们部队的任务是保卫火车站的弹药仓库。

我们把驻扎营房安置好后，战士们就各自写“血书”，即“誓书”，大家积极性非常高，一个上午全班战士的“誓书”都写好了。我们班共有 12 人，中午一个班在一起吃饭，下午就分了枪支。

晚上，新战士都想和老兵们一起去站岗，于是连长安排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我也正准备去站岗，排长拉着我不让走，说我是党员，晚上要找我谈话。晚上八点钟，排长邀我到土洞里谈话，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听到外面有密集的枪炮声，我们赶紧跑出洞外一看，有个战士告诉我是敌人突然袭击我们团部，双方交火后死伤了部分战士。这时，我看到场地上躺着五、六个战士牺牲的遗体，其中有两个是新兵的遗体；另外伤员有 20 多个，凡是新兵都挂了花。

天亮之后，团部派人把死、伤战友都拉走了。排长又找我谈话，说：“小袁，你怕不怕？”我说：“我是党员，为保家卫国我敢牺牲一切！”半个小时后，连长找我谈话，说：“你要好好干，明天你和老兵一起去站岗放哨。”

1953 年 2 月，我被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政部任警卫员。

在总政部工作两个月后，我被抽调到司令部任警卫员，分在志愿军司令部警卫连 3 连 1 排 3 班。那时，我经常可见到彭德怀总司令的身影。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志愿军司令部指挥部设在朝鲜蜂腰部中段鸡雄山地区，距“三八线”防御前沿阵地和东西海岸都不远，在平壤以东约 90 公里处的桧仓，这里是一个矿山的矿洞。

矿洞附近全是丘陵，山峰也不算太高，到处都是乱石和荒草，偶尔有落叶松点缀被雪覆盖的山峰，夜里可望见苍白起伏的山脉轮廓。矿洞在南北两座山峰之间，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土路，路的两侧是一些简易工棚和旧日本时期的矿区小建筑。

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所就在山沟南边矿洞区的小岔子里，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废矿洞，洞口前方五十米处，有几个比较大的长方形铁皮板房，有的已经被炸得只剩下一些黑铁皮，看不出形状。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地上的积雪已有半人深，我在司令部前方的雪地里站岗，眼前的天地间是白茫茫的一片。到深夜时，在我前方 50 米远的雪地上的好像在起伏，开始时我怀疑是野兽在钻雪洞，可是我又想不能这样麻痹大意，于是我紧急端着枪，子弹上膛，眼睛死死盯着前方，这时雪地里突然蹦出一个人拿匕首向我直扑过来，我立即鸣枪了，身后营房内值班的战士们听到枪声都冲了出来，见我在与敌人搏斗，大家就一起把敌人抓住了。这个人原来是南朝鲜国派来的特工，他准备摸掉哨兵后，就发信号让远处几十名特工杀入志愿军司令部。

这次敌人袭击志愿军司令部挫败后，司令部警卫团认为我站岗时警惕性高，处置迅速及时，授予我三等功，接着连部、营部都给我授了奖，同时进行了物资奖励。

1953 年 7 月 28 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我们跟着彭德怀总司令来到前线阵地马踏里南山视察，到前线的坑道里看望战士。

1955 年 8 月，司令部警卫团的战士们听说朱德副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慰问团要到朝鲜慰问，警卫团立即组织仪仗队，我也报名参加，团部批准了我的申请，大家专门训练站军姿和走军步，训练一个月后，首长又详细告诉我们接送慰问团的各项事宜。

朱德副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圆满成功后，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从平壤取道桧仓，视察志愿军总司令部。

朱德副主席率领慰问团到达的那天，我亲眼看见朱德副主席穿着中山服，带着白色安全帽下火车。我们八个战士挎着卡宾冲锋枪、骑着摩托在前面引路，把慰问团一直引导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

朱德副主席凭吊英烈那天，我也参加了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警卫保安工作。朱德副主席对志愿军烈士的追悼仪式刚结束，就悄然摆脱我们的警卫急步跨上了坟台，来到毛岸英烈士的墓前。他老人家神情凝重地依傍着墓碑，用近乎颤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墓碑，倍显悲怆与痛悯，热泪纵横。

朱副主席在群情激昂的口号声里，独自静坐在毛岸英墓侧的石墩上。不一会，他霍然站起身来，请记者为他同毛岸英“合影”，还要他们精心拍照一张毛岸英的墓景，他要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同志，让他亲睹儿子的战士风采！

1956 年，我退伍回国了。回到家乡一个月后，通山县委组织部安排我到孝感农校学习，分配在特产专业培训班，学习烟、麻专业知识。半年结业后，分配在通山县农林水利局上班，任特产股股长（茶叶）。

崇阳、通山合县时，我在崇通县林业中心站工作，抓园林、植树工作。与崇阳分县后，我分配到通山县厦铺站工作。1964 年大搞全民武装时，我调到湄港乡人民武装部任部长。1972 年后，我曾任过乡镇党委副书记、革委会（政府）副主任。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在通山县民政局光荣院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W-060**。

中部资料调研中心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免费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徐怀敬：冲锋陷阵的机枪手

徐怀敬，男，1930 年 5 月 3 日出生，湖北通山县楠林桥镇人。1951 年 2 月入伍，同年 10 月入朝作战，先后任步谈机员、重机枪副射手，曾在上甘岭左峰五圣山、东海岸海边等地作战。1954 年回国，在辽宁、山东等地驻军，在建设军事设施中表现突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被提拔为排长。

美军士兵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放肆地在阵地前沿喝酒打闹，脱衣嬉笑，光屁股晒太阳了，甚至大小便也不敢走出交通壕。动身就挨打，露头即毙命，他们吃尽了苦头，被狙击打怕了，望着志愿军阵地，只好无奈地感叹：“狙击上甘岭，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是徐怀敬，1930 年 5 月 3 日出生，通山县南林桥镇大坪村栗林岭庄人。父亲徐明左、母亲陈亚桂都是农民。1927 年，我父亲和叔父徐辉煌参加工农革命，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51 年 2 月 18 日，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来到城关区郑家坪乡杨福堂大屋体检。2 月 21 日，全县新兵汇集后，我们从通山徒步走到大冶县金牛镇，吃中饭后再从金牛走到鄂城。晚上，我们在鄂城市区广场看了一场“打仗”的电影后，夜间继续往前走，黎明前到了武昌江边。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就坐船过江到汉口火车站。在火车站休息时，带兵首长让大家洗头、洗澡，换上军装。当时，发给大家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的棉袄很厚，有 8 斤重，裤有 5 斤重，大家都说棉衣太厚了。首长说，你们到了朝鲜就觉得这棉袄、棉裤很薄了。

在汉口车站住了两天后，我们坐火车轰隆轰隆地行驶了六、七天，来到了辽宁安东（今丹东）郊区练兵。我被分配在第 16 军 186 师某团通信连任步谈机员，没有给我发枪。

军训开始后，我每天是架线，或试调步谈机，或参加训练。一个月后，我参加步兵训练，科目主要有：卧射、蹲射、立射、机枪使用、步枪使用、协同突击和联合拉练等。战士们全副武装，每次拉练行军至少有六七十里，负重从 20 公斤到 40 公斤，个别战士身体素质非常好，能负重 50 公斤。负重训练每天增加行程，直到一天能行军 120 里才算合格。有时，战士们在一些荒地里挖单元掩体战壕，进行壕沟作战训练。

在安东练兵期间，我们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拉练跑步又累又饿，晚上有时累了不洗澡就穿着汗透了的衣服睡觉，北方非常寒冷，一床薄薄棉被冻得整晚睡不暖。

1952 年 10 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坐火车过了鸭绿江，在江边不远处就下车了，大概步行了 12 天才到三八线附近。当时，我们是在二线驻扎，上甘岭之战打响刚几天，政委戚先初就率领 186 师 1500 多名战士快速赶往五圣山支援前线战斗。

到了五圣山后，186 师全部人员分别补充到损耗过大的第 15 军 45 师和后来增援接替 15 军防务的 12 军部队。15 军 45 师的有些连队撤下来时仅 10 多个战士了，所以补充新兵很多。

我到 45 师后被补充到第 15 军 45 师 2 支队 1 营机枪连 1 排 1 班任重机枪副射手，我随连队轮流上阵与敌人作战。我连在朴达峰阻击战中，与敌人激战七天七夜，人员伤亡几乎殆尽，后转到新溪休整补充兵员，训练 10 个月后奉命赶到五圣山参加防御战。

由于上甘岭前边两个高地不够开阔，尽管阵地上炮火连天，作战双方每次只能投入两个连的兵力，轮番上阵拼杀。紧张激烈

的战斗中，我身边牺牲的战友很多，我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看到了中国志愿军将士的英勇。

为消除敌人炮火对我军的空中威胁，我和战友们用十字镐及钢钎，不知疲倦地在石头地下开挖隧道、坑道，构筑明暗火力点。这些连贯于群山中的坑道工事、战壕、交通沟，被战士们称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地下长城”。

有一次阻击战，我和战友们迅速进入阵地，敌人蜂拥而来，前方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战士们只好朝光亮处打，朝枪声传来的地方打，我一直守着机枪专打密集的敌人。在激烈的交战中，我看到几名美军士兵端着枪，离开作掩护的坦克朝我方阵地偷偷袭来，我一直盯着自己的前方。刹那时，我抢先出枪射击敌人，撂倒了几名美国兵，敌人坦克见我军火力太猛，也就撤退了。

上甘岭战役历时 43 天，从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敌人铺天盖地的炮弹在上甘岭阵地上轰炸，我在 15 军 45 师参与防守作战，因反复争夺阵地减员过多，23 天后被换下阵地休整。

1952 年底，志愿军战士开展“冷枪冷炮”杀敌运动，没有大规模作战，就是敌我双方互相射杀前线阵地壕沟的士兵。我们驻守在上甘岭左侧的平津怀，前面是板门店，后面是五圣山。我们班长是华北人，有一天班长领着我们往前靠近敌人的防线，把重机枪架在隐蔽处，当有两个敌人出壕沟时班长开枪了，两个敌人被打死了。我和班长抬着机枪赶紧跑到左边坑道，两分钟后敌人往我们原来开枪处发射了三发炮弹，炸得尘土飞扬。班长说：“我们真幸运，稍有迟疑就挨炸了！”

第二天，我对班长说：“我和三名战士去打敌人，你就不要去了。”我们三个战士来到了前方，我架的标尺是 450 米，当敌人露头时我开枪了，打死了一个敌人。“冷枪冷炮”取得骄人的成绩，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美军士兵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放肆地在阵地前沿喝酒打闹，脱衣嬉笑，光屁股晒太阳了，甚至大小便也不敢走出交通壕。动身就挨打，露头即毙命，他们吃

尽了苦头，被狙击打怕了，望着志愿军阵地，只好无奈地感叹："狙击上甘岭，是最可怕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45师在平津怀度过了半年时间。

1953年春，听说美军要在东海岸登陆，就把45师调到了东海岸，我们走了四天时间到了原山海边。东海岸防线有八百里，每个山头都要建作战工事。我们每天是挖战壕、挖土洞、挖坑道，在那里我们坚守了一年。

1954年春，我随第45师2支队徒步行军到平壤，然后坐火车回国。晚上，上火车后不准吭一声，也不许也光亮，仅有那火车咔嚓咔嚓的声音。

回国后，我随45师到东北辽宁省盖平县驻扎，休整了两个月后调到河南省信阳市，任务是大规模建设部队营房，因我无建筑技术被分配在红砖厂。

我被连队任命为班长，每天领着全班战士们做砖，那时没有机器做砖，全是手工制作。三人为一组，一个组一般制作600口砖，我组每天制作800口砖，我的通山籍同村战友徐耀祖能制作100口砖，他经常受到团部表彰。195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被提拔为排长。

1956年，我们团为45师修建了三个团的营房。1957年，我们调到山东薛家岛打山洞工事，我连分成两个作业组，一个在南面打，一个在北面打，最后把山体全打通了。1958年，我随45师转移至湖北省黄陂县，为预备师建设营房，在那里搞了三年基建。1960年，我被调到湖北省地质局桥口西阮家墩水文站工作。1962年，我退伍回通山老家务农。

在朝鲜作战的3年，在国内参加建设部队营房5年，这整整八年时间是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是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这期间我加入了党组织，提了排长职务。虽然回乡后依然在农村务农，但我无怨无悔，因为保家为国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应尽义务。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 **2023** 年 **4** 月 **16** 日在通山县南林桥镇大坪村十组栗岭嘴 **15** 号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W-060**。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邓永利：冲锋陷阵炸碉堡

邓永利，1934 年 10 月出生，湖北通山人。1952 年 2 月（农历正月）入伍，同年 9 月入朝作战。曾三次参加攻打马踏里战斗，因炸敌人碉堡负伤。1953 年 4 月，回国疗伤康复。

天亮了，5 连仅剩下几个受伤的战士，打扫战场时伤员被其他连队战士运走了。当他们发现我还是活着的，就把我抬到临时搭建的布棚内，当连队卫生员在为我取弹片时，我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卫生员说我全身有八处伤口，几处还在冒血。

我是邓永利，1934 年 10 月出生，是通山县燕厦区理畈乡理畈村洪家垅庄人。父亲邓可详、母亲石珍玉都是农民。1945 年春至 1949 年 11 月，我在本村私塾读书。1949 年 12 月，我任理畈村儿童团团长。1951 年，我任理畈乡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

1952 年 2 月 10 日，我申请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11 日，我到富有区高滩乡部堂湾参加体检，当天我们新兵一起走到县城报到，在县城住了三天，等候其他区的参军人员集中。14 日，全县新兵到齐后，我们志愿军新兵一起走到咸宁，再坐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车经安陆、大悟到孝感县花园镇。在孝感花园军事训练 6 天后，新兵就坐火车行驶几天几夜到了辽宁安东（今丹东）。我们在安东吃中饭，下午战士们换了服装，分发了枪支，我被分配在第 46 军 137 师 409 团 2 营 5 连 1 排 1 班。

9 月 15 日晚上，我们从安东坐火车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于 10 月 4 日抵达朝鲜肃川以北地区集结，接替第 42 军担负平壤至新安州公路以西，右起青峰山、左至甑山 70 公里的西海岸防御作战任务，以防止“仁川登陆”的悲剧重演。程登志师长率领 137 师在西海岸驻扎，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修作战工事，挖战壕、坑道，随时准备作战。

在青峰山干了二十多天后，志愿军司令部调我们 409 团到三八线附近去，首长让我们白天在深山密林中休息，晚上由当地百姓引路行军，一共走了八天才到了小茅山（小帽山）附近，409 团先后 3 次参加攻打马踏里战斗。

10 月底的一天，在攻打小茅山时，白天首长让我们战士在山背的树林中藏着，深夜时就命令我们战士摸上山突击敌人，当要快接近敌人时，团部炮兵就打上了照明弹。

当战士们与站岗警戒的敌人交火后，碉堡中的敌人都醒了，从碉堡中用机枪向外射击，双方交火半个小时后，5 连的祝连长要求连队的几部重机枪往山顶射击，让持长枪的战士们射击山峰中部的敌人。正当 5 连的几部重机枪开始拼命射击山顶时，祝连长带着战士们端着枪向山坡冲锋，祝连长跑在最前面，他刚跑到山峰中部就中弹牺牲了。

在 5 连战士们勇猛的冲击下，山腰中部的地面敌人基本都战死了。可是，山峰中部碉堡里面还有敌人，他们不断向外射击。5 连战士们冲上去把碉堡包围了，拼命往碉堡的射击口射击，一会儿碉堡中的敌人用枪举着白衬衣伸出射击口外面，连指导员命令我冲进碉堡抓人。我端着枪进碉堡后，里面只有一个美国兵还活着，他见我端着冲锋枪就举手投降了。那时，碉堡里面放着一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挺机枪，旁边有两件（箱）子弹。

小茅山（小帽山）山腰上的敌人解决后，山顶上还有一个碉堡不断向山峰中部射击，连指导员带着战士们继续往山上冲锋。敌我双方对着射击一阵后，连指导员又命令我去炸碉堡，战士们一齐向碉堡猛烈射击，他们都是掩护我冲上去炸碉堡。

敌人从碉堡里面向外面的各个方向射击。全连仅剩十几个人了。我背着 20 斤炸药包匍匐爬着一步一步向山顶爬去。当我靠近碉堡后，就立即把炸药包放在碉堡顶部用一块石头压着，拉扯导火线后我就准备往山下跑，可没跑多远碉堡就被炸飞了，我顿时被炸晕了。

天亮了，5 连仅剩下几个受伤的战士，打扫战场时伤员被其他连队战士运走了。当他们发现我还是活着的，就把我抬到临时搭建的布棚内，当连队卫生员在为我取弹片时，我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卫生员说我全身有八处伤口，几处还在冒血。

当卫生员为我取出弹片后，他们就用车把我拖到了 409 团的团部，因我受伤严重在朝鲜无法医治，两天后团部就把我送回了国内，把我安置在五隆背医院（也叫老尾临时医院），护士们为我换了全身新衣服，把我染着血的破烂衣服全部丢了。

晚上，五隆背医院医生见我伤情非常严重，他们的医院条件又比较差，于是紧急将我转移到吉林 12 陆军医院二分院（西大营）。在那里我住院四个多月，当伤情稍有好转后就把我送到了辽宁省本溪市“健康团”过年，让我慢慢康复。在“健康团”住了一个月，部队把我转到湖北省贺店医院疗养。

因为我们 5 连没有几个人活着，伤员又都进了各个医院治疗，全部分散了，所以师部没有为我们连队总结评功，我也联系不到我们 5 连那几个活着的战友了。

1953 年 4 月，我被送回通山县民政局治疗康复，县民政局干部对我非常关顾，生活饮食比较好，又有医生精心治疗，10 个月后我身体基本康复。1954 年 2 月，县政府把我分配到燕厦

区任青年干事。1958 年，调任高畈管理区团支部书记。1961 年，调任杨林乡任团支部书记。1966 年，调任高畈公社人武部部长。1967 年，调任高畈公社党委副书记。1975 年，调任燕厦公社副主任。1978 年，调任燕厦粮管所任负责人。1985 年，调任洪港镇粮管所任工会主任。

如今，我是已经 90 多岁的老人了，家里还留着一些纪念的勋章，每次拿出来看时，我就会沉浸在那炮火纷飞的战斗岁月。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在湖北省通山县燕厦乡理畈村二组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 W -060。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阮长凤：灵活机智的哨兵

阮长凤，1936 年 12 月 25 日出生，湖北通山县洪港镇人。1953 年 3 月入伍，当月入朝作战。1953 年 6 月，在朝鲜的马良山、老般山一线担负坚守阵地任务。1954 年，经考核被评为“二级优等射手”，升为副班长。1955 年，所在的 3 团获得了“甲等功臣团”荣誉奖旗。1958 年回国。

在战火中，我们时刻在与敌人生死搏斗，当时敌人向我们这边扔炮弹，有一颗炸弹就扔在了我隐藏的坑道洞口，洞口瞬间被炸塌，我就被埋在了坑道洞内，是几位战友用尽全力把我救出来的。

我是阮长凤，1936 年 12 月 25 日出生，洪港镇西坑村杨田湾人。我是一个孤儿，小时的生活非常艰苦，靠邻居们照顾生活长大。1953 年 3 月 1 日（农历 1 月 16 日），沙店乡党委书记吴作兴动员我去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我当场答应了。

3 月 2 日早晨，乡团委书记邓登科送我去燕厦区政府检查身体，那时虽说我的身体瘦弱，可没有什么疾病，体检完全合格。第二天早晨，我就从燕厦街徒步到湖畔，经富有到大畈街搭车，再到通山县城。

第三天，我们新兵换上了军装，全县新兵一起从通山县走到咸宁县淦河边休息，在河边等到晚上坐火车，次日早晨到达武昌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火车站。

早饭后，我们坐火车到河南安阳，在安阳吃中饭后坐火车到辽宁安东（今丹东）。深夜 12 点钟时，火车就把门都锁了起来，把灯都拉熄了，火车就这样悄悄地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新义州境内。早晨太阳出山了，火车门打开了，我下车后毫无方向感了，也不知身处何方。连长告诉我，我们出国到了朝鲜新义州。我四处一望，火车站周边的老百姓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村庄都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屋了，战争的岁月老百姓是多么艰苦啊！

我们坐车到了平壤城，当地政府以金日成名义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饭后我们部队就来到了狐山，住进了狐狸洞或野猫洞。不久，我们搬到营古、花山驻扎，部队把我们新兵补充到前线老部队当中，让老战士训练我们新兵，训练半个月后，我被分到第 1 军 1 师 3 团 2 营 4 连 3 排 4 班。现在，我记得师长是徐文礼，团长是李豪，排长是周振华。

1953 年 6 月，我们师奉命在朝鲜的马良山、老般山一线担负驻防，准备向南朝鲜第一师突击进攻。在战前动员会上，部队的士气旺盛，我记得 3 排的代表上台时说：“一定要用胜利把美军打回到谈判桌上！”

当时，我们 3 排的作战任务是攻占临津江边的马良山高地，并阻击南朝鲜第一师的进攻。战斗一打响，勇猛的 4 连战士们迅速占领了马良山高地。可在一小时后，南朝鲜军发起了对马良山高地阵地争夺战。

在反复的争夺中，战斗非常激烈，4 连顽强坚守马良山高地 10 多天。特别是 3 排阵地打得异常残酷激烈，全排战士基本上都伤亡在阵地上，只剩 6 个受伤战士还坚守在阵地上。

我们 4 连战士毫不退缩，以顽强的战斗意志，连续击退了南朝鲜军的多次进攻。虽然阵地多次易手，但阵地始终控制在 4 连的手中。在兄弟连队配合下，4 连坚守了马良山高地，为保障 1 师取得战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11 月 4 日，敌人又向马良山进攻，我们部队实施反击作战。下午 3 时，我军开始炮火摧毁英军大部工事。3 时半，我们一部分炮火假转移，战士们搞假撤退，将英军人员诱出工事，然后突然实施炮火覆盖，予以大量杀伤。我军的高射火器则配置在炮兵阵地附近，担负对空防御作战任务。

大约傍晚时，志愿军炮火向纵深延伸，我们步兵开始发起冲击，以正面牵制、翼侧攻击、分割包围、断敌退路的战法，不到 3 个小时，我们 3 团全歼英军 1 个营，夺回英军坚固防守的马良山阵地。随后，又在 5 至 7 日击退英军 4 个营的多次反扑，巩固了占领阵地。

在战火中，我们时刻在与敌人生死搏斗，当时敌人向我们这边扔炮弹，有一颗炸弹就扔在了我隐藏的坑道洞口，洞口瞬间被炸塌，我就被埋在了坑道洞内，是几位战友用尽全力把我救出来的。

我们的班长是东北人，在马良山阵地战斗结束之后，敌人有颗炮弹打来，他当场被炸死了，那惨烈的场景我都记得特别清楚。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可是三八线两边还是有些小规模冲突。1954 年，经考核我被评为“二级优等射手”，升为副班长。那时，我们守卫的“三八线”这一侧，日夜有人站岗，三个战士一起巡逻，三个小时一班岗。一天傍晚，我们一组三个战士的其中两个在土沟里，我一个人端枪站在高地上。敌人四个人来摸哨，他们认为仅我一人在此，就一起向我扑来，我开枪了，土沟里的战士一齐冲了出来，敌人赶紧退了。3 排全体战士见有紧急敌情就都冲了出来了，飞快地去追赶敌人，抓住了一个南朝人、一个美国人。我们分队连夜把两个敌人交到了朝鲜人民军。

1955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授予第 1 军 1 师 3 团“甲等功臣团”的荣誉奖旗，虽然奖旗是集体的，但也有我一份战绩，一份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光荣。

1958 年秋，我们部队是最后一批回国的，我被分到安阳市西安飞机厂，我们是做飞机发动机的，我是一级工。1959 年，国家搞大下放，我被下放回农村。1960 年冬，航空发动机厂让我回西安飞机厂，我在家没有去。我在家乡安家后，在大队任了八年民兵连长，也担任了一届村党支部书记，两届村民委员会主任。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通山县洪港镇沙店小区 **32** 号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 W -060**。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金学明：南北转战通信兵

金学明，男，1931 年 1 月出生，湖北通山县通羊镇人。1951 年 5 月入伍，1953 年 4 月入朝作战，任守机员。1953 年 10 月回国。1967 年 1 至 8 月，进入越南参加抗美援越，在通讯科任参谋。

1952 年 4 月 23 日，我们指挥连配合 506 团高炮在长甸河口抓住 1 分 15 秒的短暂战机，一举击落 F-84 飞机 3 架，重伤 1 架，创东北境内高炮部队击落敌机最高纪录。

我是金学明，1931 年 1 月出生，通山县通羊镇寨下村二组上金（原属一区畈泥乡共同社）人。父亲金相武一生务农，母亲黄亚慧是家庭主妇。1939 年，我在本湾私塾读完高小。1940 年，在家生产劳动。1949 年 10 月，在乡农会任通信员。1950 年，在村任民兵小队长。

1951 年 5 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在新兵补训团 3 营 12 连。1951 年 6 月，我在新兵补训团 3 营任通信员。1951 年 7 月，我被分配在解放军第 16 军 186 师通信连任机纪员。

1953 年 1 月 20 日，中央军委命令在辽东营口以解放军陆军第 16 军 186 师机构为基础扩组两个高射炮兵师，即高炮 101 师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和102师，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师”。当时，高炮102师师长是李成春、副政委是郭安选，下辖高炮501团、504团、506团和探照灯第411团（代号897部队）。

1953年4月，我被调到志愿军高炮102师指挥连任守机员，进入朝鲜作战。

7月，我们102师移驻辽东拉古哨，执行保卫水丰发电站、安东鸭绿江大桥、辑安江桥、浪头机场、大孤山机场和临近火车站对空作战任务。

我在102师指挥连任守机员，虽然比前方战士要安全一些，但是我们也非常紧张，时刻要关注着雷达信息，敌人的敌机一来，我就要立即通知高炮部队炮击来犯敌机。

高炮102师日夜驻守在吉林省辑安（今名集安）的鸭绿江大桥我国一侧，因为集安的鸭绿江大桥是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重要补给运输线之一，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是誓死守卫这条钢铁生命线。

我记得：1952年4月23日，我们指挥连配合506团高炮在长甸河口抓住1分15秒的短暂战机，一举击落F-84飞机3架，重伤1架，首创东北境内高炮部队击落敌机最高纪录。

6月23日，在我们指挥连的配合下，504团在保卫水丰发电站战斗中抗击敌机4个梯队275架次，历时56分钟大规模轰炸，击落敌机8架、击伤10架。9月12日，504团在水丰发电站夜间击落1架B-29轰炸机。

为了方便识别敌机来的方向，我们把对岸的山头都编成了序号，一提‘32号’山头，就能迅速识别出敌机的方向。1952年12月的一个早晨，我军雷达突然发出警报，我就立即传达通知32号山头有敌机出现，在迅速向我方飞来。

敌人很狡猾，为了防止机群被高炮群整群击落，采取一架架、渐次飞来的方式，可一旦被我方雷达发现，我们立即通知炮团准备瞄准，炮兵凭借快速的反应速度，瞬间将敌人的首架飞机

击中。

第二架飞机看情形不妙，快速扔掉机翼两侧的油箱企图减重逃跑时，也被炮弹打中机翼，坠落。其他的六架飞机见状，更是快速胡乱地投了炸弹便掉头逃窜。不到半个小时，战斗结束了，那架被打掉半个膀子的飞机坠落到了我国境内。

我们部队战士把正在发报求援的飞行员抓获，这个飞行员后来被送到了联合国国际法庭。战士们要日夜守卫这条钢铁生命线，每次战斗警报响起后，我们在10秒钟内通知高炮部队。

1953年10月，我们从朝鲜回国驻扎在辽宁省营口市，因我在朝鲜参战时表现突出，通信连支部批准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1953年10月，我被调到志愿军高炮102师通信科任机务员。1954年8月7日，高炮102师由东北调驻上海，归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建制。1954年11月，我在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炮102师指挥连任有线技工。1954年12月，我被高炮102师政治部授三等功。

1965年11月，我被调到解放军防空部队第5团司令部通讯股任参谋。1966年3月，我调到解放军防空部队第2师司令部通讯科任参谋。

1967年1至8月，我参加援越抗美进入越南参加作战，在防空部队第2师司令部通讯科任参谋。10月29日，我们高炮第2师返回上海。1969年5月25日，高炮2师由上海调防天津。1969年10月1日，高炮第2师1025人参加解放军前卫队，参加天安门国庆阅兵。

1973年，我由部队复员、转业，在地区水利局工程队任副队长。1980年11月，在地区水利局水泥制品厂任副厂长。1982年3月12日，任地区特产局蚕种场副场长。1991年，我退休回乡休养。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 **2023** 年 **2** 月 **19** 日在通山县通羊镇寨下村二组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W-060**。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张文智：在炮火前线的战士

张文智，男，1934 年 3 月 3 日出生，湖北通山县南林桥镇人。1950 年 3 月入伍，同年 6 月入朝作战，任炮兵。1954 年回国后到西北（西安）炮兵学校读书。

美军战机投下的炸弹五花八门，有手表，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见了手表，有人去捡起来戴上，“咣！”就爆炸了，连手腕子都炸掉了。玩具也是如此，你看着好玩儿，一捡就炸，敌人变着花样来杀害我们的战士。

我是张文智，出生于 1934 年 3 月 3 日，通山县南林桥镇湄港村六组大石窝口人。父亲张义和、母亲金继凤都是农民。我没有读过书，从小放牛、务农。

1950 年 3 月 6 日（农历正月 18 日），我刚满 16 岁就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在南林大坪小学（祠堂）训练一个月，4 月到郑家坪杨福堂训练了一个月，然后我们全县新兵徒步从通山走到横沟，在横沟住了一夜。翌日，我们走到武昌县纸坊镇，又在那里训练了一个月，战士们全部换上了军装。当时和我在一起的通山籍战友有方汉青、方汉贵两人。

我们从纸坊镇走到武昌车站，第二天过长江到汉口京汉路，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然后坐火车到孝感。第三天，新兵坐火车到广东樟木头，然后我们从樟木头走到陆丰县潮州区。在潮州进行训练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第 41 军 122 师 366 团 3 营 8 连 2 排 6 班，我们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担负海防任务。

我们部队改为抗美援朝志愿军后，366 团战士们坐火车八天八夜到汉城，驻扎住在山洞里。随后，第 122 师 366 团补入到第 15 军 45 师作战，我被调到第 101 师 502 炮兵团。

1951 年春，502 团装备苏式 85 高炮 12 门，37 高炮 24 门，入朝后打的第一仗就是清川江战役。当时清川江大桥已经被炸断，军队修起的浮桥又多次被美军飞机炸断，502 团负责用炮火保卫大桥，与美军飞机鏖战几天几夜。

每天，早上还不到八点钟，美军飞机就从南朝鲜一侧顺着江面起飞，就像船一样在水平面上飞行，到了桥上马上拉起升空。美军战机一出动就是二三十架，阵势吓人。到了我们这边就“轰轰轰!”狂轰滥炸。美军战机投下的炸弹五花八门，有手表，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见了手表，有人去捡起来戴上，“咣!”就爆炸了，连手腕子都炸掉了。玩具也是如此，你看着好玩儿，一捡就炸，敌人变着花样来杀害我们的战士。

那些日子，敌机天天来轰炸志愿军阵地，我们吃大亏了，被炸怕了，有时整个营到后来都没活下来几个人。

志愿军炮兵对美军战机没有太好的办法，人家飞得太低了，超低空飞行。距离地面只有几米高，炮火没法打。等到好不容易看到美军战机拉高了，又飞到了山顶上，还是没法打。人家飞机飞得太快了，太轻巧了。咱当时用的 85 高炮，震动力很大，发炮的时候，大家都得张开嘴，不然耳朵都能被震聋了。大炮也笨，等咱们的炮兵们测定瞄准了，美机早就飞得没影了。

我们炮兵团战士们非常气愤，一起商量战法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十几个炮兵连共同用密集战火的方式射击，使炮火像机关枪一样发射，一分钟打出 180 枚穿甲弹，“咣咣咣咣……”总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有一枚属于你！就这样“咣！”的一下美军战机冒着黑烟儿掉山里了，有的“轰！”在天上爆炸了，有的一看屁股着火了，一头扎到江里了。

在我们志愿军炮火的威慑下，美军飞行员也怕了，再不敢低空飞行了！

1951 年冬，我被调到了 506 炮兵团。在 506 团 6 连我认识了一个关系较好的战友王连臣，他是辽宁大连人。在长津湖战役中，我们 506 炮兵团负责掩护 27 军前进作战。当时，美军异常警觉，数架侦察机在空中盘旋侦查，发现地面异动便投掷炮弹轰炸目标。为有效射击，6 连根据敌情、地形，制定准确射击计划，配合作战部队昼伏夜出，实施夜间闪电突袭。白天，我们保持战斗姿势匍匐在雪地里，一趴就是一整天。手脚尖经常冻的没知觉，耳朵冻的僵硬，不及时捂捂，一碰像要掉下来。我还算是幸运的，我身边很多战友没能再站起来了。为了御寒，我和战友趁敌军轰炸间隙捡枯草绑在身，实在冻得受不了，就两人报团取暖，尽管作战条件如此恶劣，大家打击侵略者的锐气不减。

夜间战斗，我和战友密切配合，稳准操作高射炮，一遍遍填装炮弹，瞄准“联合国军”侦察机猛烈射击。越战越勇，我们团在整场长津湖战役中，先后击落 10 余架敌机。

1952 年 2 月份，部署在清川江地区的探照灯部队，多次配合高炮部队连续击落击伤美军轰炸机，迫使美军从 2 月 20 日起一度中断了对清川江桥的轰炸。4 月 21 日，在安州地区，志愿军探照灯部队与 506 团高射炮兵协同作战，击落一架 B-29 堡垒轰炸机，使美空军再次放弃了对该地的袭击。

1952 年 4 月 23 日那天晌午，阵地上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空战。咱们的飞行员在天上和敌人拼战，我们驾炮一阵猛轰，一阵射击后，一架美国战机拖着浓浓黑烟，倒头扎进了我国国境线内。

当晚，团部派人翻山越岭去找，最终在鸭绿江上河口附近的

一座山上找到了被击落的美国飞机。飞机残骸散落在整个半山腰。因美军战机坠地瞬间发生了爆炸，飞机零件在爆炸中四处散落，而美军飞行员也因失事前未能逃离机舱，坠地身亡。

6 月 10 日夜，美 4 架 B-29 小型轰炸机飞临郭山地区上空轰炸铁路桥梁，志愿军高炮第 62 师的部队与探照灯部队和苏联航空兵协同作战，一举击落其中 3 架，此后，美军基本放弃了“绞杀战”。

1954 年春，我们回国了，我被安排到西北（西安）炮兵学校读书，在学校学习了三年。1957 年，我退伍回到家乡，县政府安排在县公安局南林镇任森林调查员，是三县联防单位，范围是通山县西面的 6 个乡的森林。1960 年，城镇人口下放，我回到通山县南林桥镇湄港村老家务农。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在通山县南林桥镇湄港村大石窝口采访。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W-060**。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医都医科大学印刷厂 复印中心

晏忠强：抗敌致残终不悔

晏忠强，原名晏望狗，1934 年 12 月 27 日出生，原籍湖北黄陂。1951 年 12 月入伍，同月入朝作战，任迫击炮炮手。1953 年 6 月，在作战时受伤。1958 年 12 月回国。

朝鲜的冬天特别冷，人一出气胡子眉毛都结霜。人手不敢挨着铁，稍一挨着，就会揭下一层皮。不管是训练还是炮击，必须把人手挨铁的地方用家什先磨热才敢操作。天慢慢暖和了，坑道很潮湿，到处滴水，被子都潮湿得不能盖。没有床，休息时就在坑道摆几块石头，大家挤在一起“抱团取暖”。

我是晏忠强，原名晏望狗，1934 年 12 月 27 日出生，原籍是湖北省黄陂县罗汉寺镇靖安大队第十二小队。父亲是晏连云，母亲是刘青平，父母都是当地的农民。我小时候在私塾读完一本《三字经》就失学了。1949 年，我的叔叔在通山县经商做生意，因家庭太穷难以生活，我们一家几口人就来到通山县投靠叔父讨生活。父亲是一个“剃头匠”，他凭开理发店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1951 年 12 月 1 日，我到县政府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

内部资料 禁止翻印 咸宁市党史研究中心

三天后，我们坐车从通山来到了武汉兵源招待所。在招待所住了两天，就同各县志愿军新兵一起坐火车北上，火车是“闷罐子”车，没坐位，没厕所，走了几天几夜，大家没有一丝怨言。一个星期后到了安东市（今辽宁丹东）鸭绿江大桥不远处安扎。新兵到安东后就换了军装，发了枪支和干粮。

1951 年底，部队奉命入朝,我记得那是个黑夜，集合号响起，我们集合列队，首长作入朝动员。我们知道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了。战士们群情激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纸老虎”……我们高呼口号，热血沸腾，都是些年轻人，大家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想着上战场杀敌立功，报效祖国，收拾好武器装备和行装，部队连夜出发。

几天后，我们坐车进入了朝鲜境内，刚进入朝鲜新兵就分到了老连队，我被分配在第 1 军第 1 师炮兵团 1 中队（301 部队）。当时，第 1 军下辖第 1 师、第 2 师、第 7 师，各师均有炮兵团。第 1 军军长是黄新廷、政治委员是梁仁芥。

开始训练时，我们 1 中队是学习使用 M18 型 57 毫米无底着力炮，这种炮是对美 M18 型火炮的仿制品，定型为“1952 年式 57 毫米无后坐力炮”。一个月后，炮团首长要我们训练 75 毫米无后坐力炮。我们有些战士们说：“能使用一种炮就不错了，为什么又要学 75 型火炮?”首长说：“我们 57 型和 75 型火炮是模仿美国 M18 型 57 毫米和 M20 型 75 毫米无后坐力炮制造的，当你们在战场上缴获了美国武器时我们战士也会用，这不好吗?”

实际上，我 10 天就基本掌握了 75 毫米无后坐力炮的使用，这型炮射程超过 680 米，最大射速每分钟 8 发，发射时后方危险角 34 度，危险区域 45 米。训练三个月后，我们又学习使用 82 型迫击炮。

1952 年冬，志愿军为粉碎“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全军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我们炮团被调到西海岸，加强侧后沿海的防御力量。志愿军

进行紧急的反登陆战役准备，加强东西海岸特别是西海岸的防御。“联合国军”并未实施登陆作战，双方仍在正面战线保持接触，互有较小的战术性攻防作战。

第 2 师两个炮团在西海岸构筑了 5 公里长的坑道，修建坑道式、掘开式火炮发射掩体 300 多个，观察所、指挥所、掩蔽部等 900 多个。与此同时，炮团队抓紧时间进行抗登陆军事训练，制订炮火保障计划，抢运储备大量作战物资和主副食，抢修火炮、器材、车辆。

1953 年元旦节，我们在坑道里欢度新年，吃饼干、唱歌、讲笑话。我们就在坑道里，该炮击时打炮，不炮击了就休整训练。一个炮班 10 到 12 人，一门“82”式迫击炮。朝鲜的冬天特别冷，人一出气胡子眉毛都结霜。人手不敢挨着铁，稍一挨着，就会揭下一层皮。不管是训练还是炮击，必须把人手挨铁的地方用家什先磨热才敢操作。天慢慢暖和了，坑道很潮湿，到处滴水，被子都潮湿得不能盖。没有床，休息时就在坑道摆几块石头，大家挤在一起“抱团取暖”。吃的最多的是饼干和凉水，或者白雪和炒面。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激情岁月，大家心是热的，一心想着要多打炮，打好炮，打胜仗，赶走美国佬。

1953 年 4 月底，“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总兵力已达 120 万人，中朝军队总兵力达 180 万人，其中志愿军 20 个军 135 万人，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后阵地更为坚固，火力大大增强，作战物资充足，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战场形势对中朝军队愈来愈有利。

1953 年 7 月，我们参加了夏季反击战役，我们炮团从西海岸线调到了金城地区。13 日 21 时，我们部队准备突破防御，攻占金城以南突出部地区。

在我们炮兵团 1000 余门火炮支援下，第 9 兵团向对方防御阵地展开猛烈突击。战役打响后，我们围着敌人就狠狠地打，把炮筒子都打红了。我是二炮手，职责是瞄准，调整方向和角度。

数据都是技术人员测好的，命令打几号标杆（敌阵地），你就照着数据调整好方向和角度。那段时间，炮打得相当惨烈，每个炮阵地都打，真是万炮齐轰，炮声震天裂地，耳朵一天都是嗡嗡吼，说话根本听不清。这样连住打了好多天，把敌军打得撑不住了。

在那次战斗中，敌人的炮弹落到了我们炮位的不远处，我的腿部中了弹片，流血不止，中队长就安排战士把我抬到了团部，卫生员对我进行了包扎，接着我被转移到师部治疗，医生给我取出了几块弹片。

一个月后我的伤渐渐好了，回到团部时首长见我脚有点跛，就让我当理发员，为战士们理发。停战后，朝鲜国内是一片山河破败的样子，为了支持朝鲜人民建设家乡，志愿军也参加了当地老百姓建房、修桥、整田的生产建设，我则经常为老百姓理发服务。

1958 年 12 月，我回到国内，被分到咸宁柏墩茶场（劳改场）看管犯人。1960 年春，我退伍回到了通山县城，安排在通羊理发社工作。1985 年，我被调到县城一招理发室工作。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在通山县通羊镇凤池社区凤泉小区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 W -060**。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士退伍証

(61)鄂退字第1301号

姜贤荀 同志系 湖北省通山县 市 区 市

城关乡(镇) 村(街)

人，于1958年7月参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已服务期滿，准予退伍。

此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

1961年9月5日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内部资料 咸宁市史志编纂中心

李相谷：血战在三八线上

李相谷，1933 年 4 月 18 日出生，湖北通山县黄沙铺镇人。1952 年 10 月入伍，当月入朝作战，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和夏季战役。1958 年回国。

志愿军战士们熟悉脚下每一条小道、每一个沟坎、每一处树丛、每一座山梁，也了解敌人前沿的一道道铁丝网、一处处堑壕、一个个哨位、一座座明碉暗堡。战士们都在十分警惕地注视着敌人前沿阵地，一支支子弹上膛的枪口在对准敌人阵地的动态。

我是李相谷，1933 年 4 月 18 日出生，通山县黄沙铺镇源头村李官垅六组人。父亲是李凤林，母亲是刘望娣，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家居在穷山僻壤的大山之中。我从未上过学，7 岁就放牛，10 岁参加生产劳动。

1952 年 10 月 1 日，我到区政府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二天我走几十里路到县城参加体检，当天环城区政府安排我在县城住了下来。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坐汽车到武汉，下午在大东门兵源站休息换上了军装。傍晚时，我们上了火车，经过几天几夜行程到了辽宁安东（今丹东），吃晚饭后就趁夜色坐火车过鸭

内部资料 禁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绿江到达了朝鲜境内。在新义州下火车后，就对新兵进行分配，我被分配到第 1 军第 1 师 3 团 3 营 4 连 5 排 9 班（简称 301 部队）。通山县黄沙铺人阮鸣金与我同一个连队，我们可经常见面。

我们到驻地后，进行了三期训练（即步兵知识、工兵知识、勤务兵知识），在驻地学习训练时，团政委跟我们战士作报告，他说第 1 军这支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第 1 军和第 3 军这两支部队的前身都是贺龙领导的红 2 军团，抗日战争时期由 358 旅发展而来。今年 6 月，为了奔赴神圣的抗美援朝国际主义战场。军长是黄新廷，政委是梁仁芥。我们听团政委的介绍，觉得自己是第 1 军的战士感到光荣，在战场上一定要勇敢杀敌。

1953 年 4 月 1 日，我军 1 师和 7 师直接到一线战场接替 47 军的防御阵地。第 2 师开赴西海岸中和、黑桥、兼二浦一带地区参加构筑坑道的任务，第 1 师开赴西线作战，因此我和阮鸣金到了前线作战。

说起来真有意思，也是世界奇事！从 4 月 1 日起，美军第 1 军团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 军对峙在“三八线”西部战线上，我们志愿军步兵第 1 师当面之敌是南朝鲜第 1 师和英联邦第 1 师，美军第 1 师为预备队，志愿军步兵第 7 师当面之敌是美军“王牌”第 7 师，美军第 2 师也同样在我志愿军步兵第 2 师的作战方向。

4 月 18 日 5 时，南朝鲜军第 1 师师长朴林恒命令其 11 团 5 连向我们志愿军 1 师 3 团坚守的 216.8 高地东南无名高地发起突然进攻，企图利用凌晨的出奇不意，一举攻占我们的阵地。

这天凌晨，天色还是朦朦亮，敌人首先进行了半小时猛烈的炮火急袭，接着发起进攻。我躺在壕沟里被隆隆炮声惊醒了，我们 3 团 4 连 5 排战士们在前沿阵地上沉着应战。敌人的一个排见炮火一停就冲上来，一度占领了我们前沿部分表面工事，炸坏我们的坑道。我们 5 排战士以猛烈的火力向突入之敌进行射击，歼敌 10 余人，击退敌人第一次进攻。

内部资料 请勿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第二次，敌人以一个连的兵力再次向我们阵地发起冲击，我们5排在兄弟排火力掩护下机智地迂回到敌后，对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敌见势不妙，慌忙调兵围逼，4连战士们突然一齐向敌人投掷80多枚手榴弹，杀伤大批敌军。接着，连长率领战士们冲出坑道与敌人进行殊死拼杀，连长高喊："同志们，为保家卫国，跟我狠狠打击狗豺狼！"这时，我们5排从敌人侧面包抄过去，敌人遭到我志愿军三面夹击，死伤惨重，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狼狈溃逃。

6时50分战斗胜利结束，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战，共歼敌8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恼羞成怒的南朝鲜第1师师长朴林恒不甘心失败，接着在几十门大炮的支援下又发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分别向我们143号高地及榆林岘南山阵地发动进攻。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沉着应战，敌人连续多次进攻均被我们击败，在我们阵地前沿又丢下140多具尸体，战斗中我们4连牺牲17人。

我们3团防御着正面5公里地段，志愿军战士们熟悉脚下每一条小道、每一个沟坎、每一处树丛、每一座山梁，也了解敌人前沿的一道道铁丝网、一处处堑壕、一个个哨位、一座座明碉暗堡。战士们都在十分警惕地注视着敌人前沿阵地，一支支子弹上膛的枪口在对准敌人阵地的动态。

从5月27日开始，正式进行夏季进攻战役。首先攻击的目标是第1军第7师20团防御正面桂湖洞东北敌198.6高地，我们第1师配合7师佯攻。

我们1师和7师在水郁西北无名高地打退敌人18次反扑，歼敌400余人。在198.6高地右侧2号阵地上，20团6连3排也打得英勇顽强，他们顶住了敌人两个连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18次轮番进攻，毙伤敌110余人。

5月27日这天，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自上午4时50分开始，敌人连续反扑40余次，向主峰和两侧高地各反扑20余次，我军防御阵地的敌人被全部击溃。在持续6昼夜的激战中，

我们1师志愿军的红旗始终飘扬在高地的炮火和硝烟中。

在夏季进攻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后，从7月中旬开始，志愿军第1军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在临津江西岸攻占高阳岱东无名高地。主攻部队由第1师担任，同时攻占相邻的敌笛音洞西北高地，号称李承晚首都师的南朝鲜第1师被我们师彻底歼灭，并重创美军第7师和英联邦第1师。

休息几天后，我们又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到前线潜伏，天一亮就开战，当我们快到山梁时，不远处的山丘上有几声枪响，营长命令我们卧倒，我们只能匍匐前进。战斗打响了，炮声隆隆响，只见火光冲天，子弹在山谷中穿梭，我们背着枪继续匍匐向前。突然，我的腿上有烧灼感，鲜血流出来了，我见是小伤就赶紧撕下衣服上的一块布，把腿包扎好，拿起枪继续向前。

敌人前沿阵地上有大量的地堡、坑道和半坑道、暗堡、战壕、盖沟、交通沟相互连贯，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阵地上约有一个营以上的重兵把守。

这是我经历的最为激烈的近战、恶战。战斗打了几个小时，直到中午战斗才结束。战场上到处是横躺竖卧的尸体。敌人死亡大概有近200人，我们3营的伤亡也很大，一位连指导员牺牲了，一位副营长牺牲了，我们营牺牲了50多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后，我们部队在驻地休整了两个月。1954至1958年，我们志愿军部队除军事训练外，主要是帮助朝鲜老百姓修房、修路，帮他们种庄稼。1958年10月，我和4连的通山籍老乡阮鸣金一起回国了，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采访拍摄：张善格于**2023**年**4**月**6**日在通山县黄沙铺镇源头村李官垅六组采访摄制。

撰稿人：镇南中学，张善格。

影音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014-W-060**。

.李相谷夫妇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王贤佐：从入朝参战到凯旋

王贤佐，男，1928 年出生，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人。1951 年报名参军，被编入 15 军 45 师兵工营 2 连 8 班。1952 年 10 月，随师直部队入朝参战。同年 12 月进入上甘岭前线，负责物资运送和坑道挖掘。1953 年 6 月，随部开赴元山地区，构筑海防工事。1954 年 6 月奉调回国。本文摘选自王贤佐 1992 年发表在《通山文史》的个人自传。

一同入朝参战的我乡（大路乡）志愿军，在朝鲜的各个战场上，无论是攻击战、防御战、阵地战中，我们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同仇敌忾，高度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每个人都舍生忘死，英勇杀敌，顽强奋战。

建国初，我正在吴田乡担任秘书（当时叫书记员）工作，据报道美军侵朝的炮火直接迫近“鸭绿江”边，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为了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于 1951 年 5 月 5 日和本乡青年一起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并在国内受了一年多军事训练后，被编入到 15 军 45 师兵工营 2 连 8 班当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安全，个个心情振奋，誓把侵略者赶出朝鲜去。

1952 年 10 月，我随着师直部队，由营口乘坐火车，经安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国境，到安州下车。时值深夜，跋涉在烟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雾笼罩之下，整个师直部队，成一路纵队，向前挺进。眼见沿线公路，弯弯曲曲，流星般的灯光恰似元宵节的龙灯一样。间有敌机飞来，沿路设防空哨，即对空鸣枪报警，这时司机立即关灯，停止行驶。每辆车外部，都设有伪装，甚至不开灯摸黑行驶。没过多久，又飞来多架敌机，在我头顶上盘旋，并投下了照明弹40多颗，把地面照得通明如昼。由于我们防空纪律严格，均疏散隐蔽在公路旁的交通沟里，敌机很难发现目标，只能向地面盲目地疯狂扫射和轰炸，但整个师直部队数千人，并无一人伤亡。还看到了驻地友邻高炮部队，在对空射击中，一架敌机中弹起火，浓烟滚滚，倒栽下来，坠毁于西侧。首长对我们说：这不但给了我们一个歇息的机会，更让我们经历了一场实战训练。随后，我们仍继续向前迈进。

翌日下午，天将下雨，正跋涉在一个山峦起伏连绵，首尾不见人烟的山垅里，指挥机关通知就地野营，我们班将途中拾到的敌人的降落伞（白色绸布），用来作顶篷，再把个人的方块雨衣，连接起来围着，其余雨衣作垫地用。又迅速地掘好三面坡地的水沟，顶上铺盖一层什柴枝叶作伪装，刚好就绪，大雨来临。

进入帐篷后，每人将所带的压缩饼干，就着用叮药凡消毒过的山溪水，进行晚餐，这种水感觉到要比祖国北方的井水好喝得多。

由于连日来行军的疲劳，熟睡了一夜香甜而又舒适的好觉。

第四日到达上甘岭二线的五圣山，部队住的都是坑道，又黑又潮湿，日夜点着的是菜油灯或白蜡烛，一个排拥挤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坑道里，主要任务是开掘新坑道和向前线运输。

上甘岭战斗结束后，于12月上旬，我们部队奉令开赴前线阵地，我班是驻守南大川前哨，敌我相隔只有几百米距离，中间是南大川河流，敌人阵地里传来的反动广播宣传，我们都听得到，是一个女播音员讲的汉语。夜间宁静时，敌方的讲话声也能清晰可听。伙食是以班为单位，坑道里原来遗留下来的大米、面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粉、黄豆、花生米、咸鱼、海带、冻肉、猪肉和牛肉罐头等主副食品，比较充足；还有磨豆浆的小石手磨以及狗皮垫褥。为了预防夜盲症，每天早晨每人喝一碗豆浆和五颗维他命丸。烧柴不用去砍，山上被敌人炮弹炸断了的树枝，随地可以拾到。但还是要带刀去，因为树枝上封冻着一层厚厚的冰雪，要用刀削去，只是吃水有点困难。至于各式枪支的子弹、手榴弹、手雷，爆破筒、雷管炸药、火索等弹药品，已储堆成墙。到了初夏，我们就在每个炮弹坑里的松土上面种上瓜菜，坚守在前哨的山岗上，誓同敌人周旋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放下手中武器。

我们在二线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输送弹药，食品等物资，但每次运输时，只能在夜间行动，并且还要通过一段横路，而且这条横的路，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有一次夜间执行任务时，同志们均已迅速地通过了这条封锁线，进入下山窝窝的掩蔽所里歇息，由于我背两箱炮弹，比较吃力，正在中途休息一会儿，敌方探照灯，射向了横塝处，同志们喊我快下去隐蔽，上面危险。待我还未来得及跑到掩蔽所时，突然后面轰隆一声，一颗弹片向我腰间棉衣穿过。待我返回时看来，正爆炸在原歇坐的旁边。

1953 年 2 月 14 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正是我值班炊事。早餐后，我乘隙在无烟灶煮沸衬衣，正要准备端起盆洗时，忽然班长姜德华同志拉我进坑道走象棋，不料，进去没几分钟，一盘棋才刚开始，敌人射出一发炮弹轰炸在无烟灶傍，连盆带衣都炸飞了。班长根据我先后两次机遇都有幸，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王有幸”，后来全班可都喊起了我这个外号。

当我们奉令到前线接防时，途中碰到兄弟部队押解两名美国兵，听说是我方送了宣传礼品去后，过来投降的。过了几天，又由师部刘参谋带来了有美、朝两样文字的宣传品和香烟、糖果礼品，确定抽出前哨七、八、九班三个副班长同他一起送去敌方阵地，八班就是我。白天我们准备好将旧雨衣和胶水剪粘缝成统靴，以便过河防止踩破冰冻打湿脚，在拂晓前把礼品送过去。我

们依照白天用望远镜侦察好了的地形，晚上过河后，由一条小溪，沿沟而上，送到敌方饮水凹斜坡路口，安全返回。过了几天，果然有李承晚兵夜间来降，有两个士兵在拂晓时，举手入我阵地。

1953 年 6 月份，为了加强海防建设，我们接收了新的任务，开赴元山地区，构筑钢筋水泥工事，其中包括有几个大型地堡工事，内面有卧铺、台案、枪架、卫生间、透空无毒煤气灶等设施。构筑好后，及时运土护坡，并栽上了杂色树苗，同时还把周围环境伪装好，这一切，都是在夜间干的，白天部队在小树林中休息。当时，我在营部任军械员，同一位姓吴的给养员住在一家能说中国话的，姓朴的朝鲜人家里。他说在中国黑龙江住了二十多年，是在 1948 年迁回国的，儿媳俩都参加了人民军，驻在西海岸。其老伴金大娘也很贤惠，我们换下的衣服，不要我们说，她主动地拿去洗得干干净净，并还请了我们到她家过端午节，搞了八菜一汤，当然是朝鲜风味，朝鲜人民是不喜欢肉食的，还备有雄黄酒。我们入席前，道谢他们太客气了，朴老即风趣地引用了我国杜甫诗人款待挚友所吟绝句的故事说：杜甫家境虽贫寒，但其夫人却相当好客，一次招待客人时，杜夫人拿出一盘炒韭菜上面放两个蛋黄，杜见后对客人吟了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又见二盘端来的是青菜上横铺一路蛋白，接吟“一行白鹭上青天”。再见第三盘又端来的是炒的豆腐渣，再接着吟“窗含西岭千秋雪”，最后见端来的是有小量蛋白丝浮在上面的一碗汤，就吟“门泊东吴万里船”，然后就哈哈大笑。朴老接着说：我家今日也是素菜重碟呀！我们忙答谢：“朴老真是文礼兼优，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人意好、水也甜。何况你们有鱼、有野味（野毛兔）的满桌菜肴呢！真是盛情盛情。”7 月初我们回港东里驻地时，每人在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支金星牌自来水笔送给他家两个孙子，他回了我们每人两支高丽参，互表留念。

一同入朝参战的我乡（大路乡）志愿军，在朝鲜的各个战场

上，无论是攻击战、防御战、阵地战中，我们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同仇敌忾，高度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每个人都舍生忘死，英勇杀敌，顽强奋战。如宾兴会村的宋正山同志、嘴头陈村的陈如福、寺下村的宋云清、半坑村的严心如、神堂铺村阮正真等五名战友英勇牺牲；还有山口村宋逢春、朱义华两名同志光荣负伤。阮正真同志，是在 1953 年 7 月 4 日于中线攻击战中，担任爆破手，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敏捷的动作，用爆破筒炸毁了小毛山正面碉堡。但因火索短，未及脱离险区，腹部受伤，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的。朱义华同志，也是担任爆破手，使小毛山左翼敌堡也开了花。但当时因条件限制，为争取时间不能用长导火索引爆，朱义华同志拉燃火索后虽迅速卧身离开，但左胯窝和左踝侧还是被炸伤。由于他胜利地完成了爆破任务，使我军迅速夺取了敌占的小毛山驻点。朱义华同志这一壮举，荣幸地受到了金日成元帅的接见和亲切的慰问，并被及时送到北朝鲜临时首都平壤市的一家医院，治疗了七天。

为了进一步加强步兵建设，适应现代化步炮协同作战需要，师部扩建了炮兵团和炮兵指挥连。1953 年 7 月中旬，我调到了炮兵指挥连 2 排 4 班任战士，班长李长胜是炮兵学校调来的。在年初军委已经作过指示，凡是在战士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都晋升为班级；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一律晋升为正排级，并同时安排相应职务。就这样，在当时的战士中，也就再没有比较高文化的了。但 2 排又是专搞军事测量和绘制军用地图的，所以调集来的同志，多数是排级，其余的是正班级，津贴待遇不变，仍然还是过着战士生活，只不过是穿着干部衣服，站岗放哨、值勤出差同样地干。而我们班级多数人比较满意，只有正排级待遇的，有些不安心。通过一段学习，大家才安定下来。

同年 7 月 25 日晚上集合点名时，传来一个好消息，签订停战协定了，明天师直单位在港东里下首沙地开欢庆大会，规定统一服装，佩带行李当作座位。在大会上有师长崔建功等三位首长

讲话，分别讲了停战的意义，当前形势，今后任务。总之，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要开这么几千人的大规模欢庆大会，在当时还是空前的。我们连队还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开了军民联欢晚会，并一起跳了集体舞。不会跳的就围成一圈坐下，以拍手口念："喇烈喇烈滚在在，来里来里滚喳喳"代替音乐。双方都演唱了几个小节目,互相欢乐,情意盎然,高兴而散。还有两名朝鲜青年要给我们抬煤汽灯，至中途时，被我们恳辞了。

停战后，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是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是帮助附近老乡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和进行驻地居住建设。自后再没有敌机在空中侦察飞翔了，操场训练如常。这主要是由于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彭德怀司令员亲临战场的正确指挥，以及全体志愿军指战员发扬黄继光的忘我精神与朝鲜人民军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加上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才给予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敌节节败退，狼狈不堪，迫使侵略者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4 年 6 月 10 日，大家正在课堂上专心学习军事技术的时候，突然宣布全连集中，指导员对大家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后天，我们就奉命回国"，并安排了行动的有关事宜。然而，这回国与入朝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一进朝鲜国土，硝烟滚滚，满目疮痍。此次回国，看到沿途群众，欢欣鼓舞。我们乘坐汽车和代客火车，窗门、车门未关，观察沿途的风景和情况，看到元山城市破坏得见不到完整的建筑物。我们经新义州过鸭绿江在沈阳接待站停歇两小时就餐，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还有腰鼓队和文娱演唱队，载歌载舞，一片欢腾。我们连后经邯郸到驻马店下车，步行到汝南的 15 军教导队学习。

资料来源：由王贤佐本人所写的回忆自传，发表于 **1992** 年《通山文史》第五辑 **177** 页。

资料存档：通山县档案馆，档案编号 **014- W -060**。